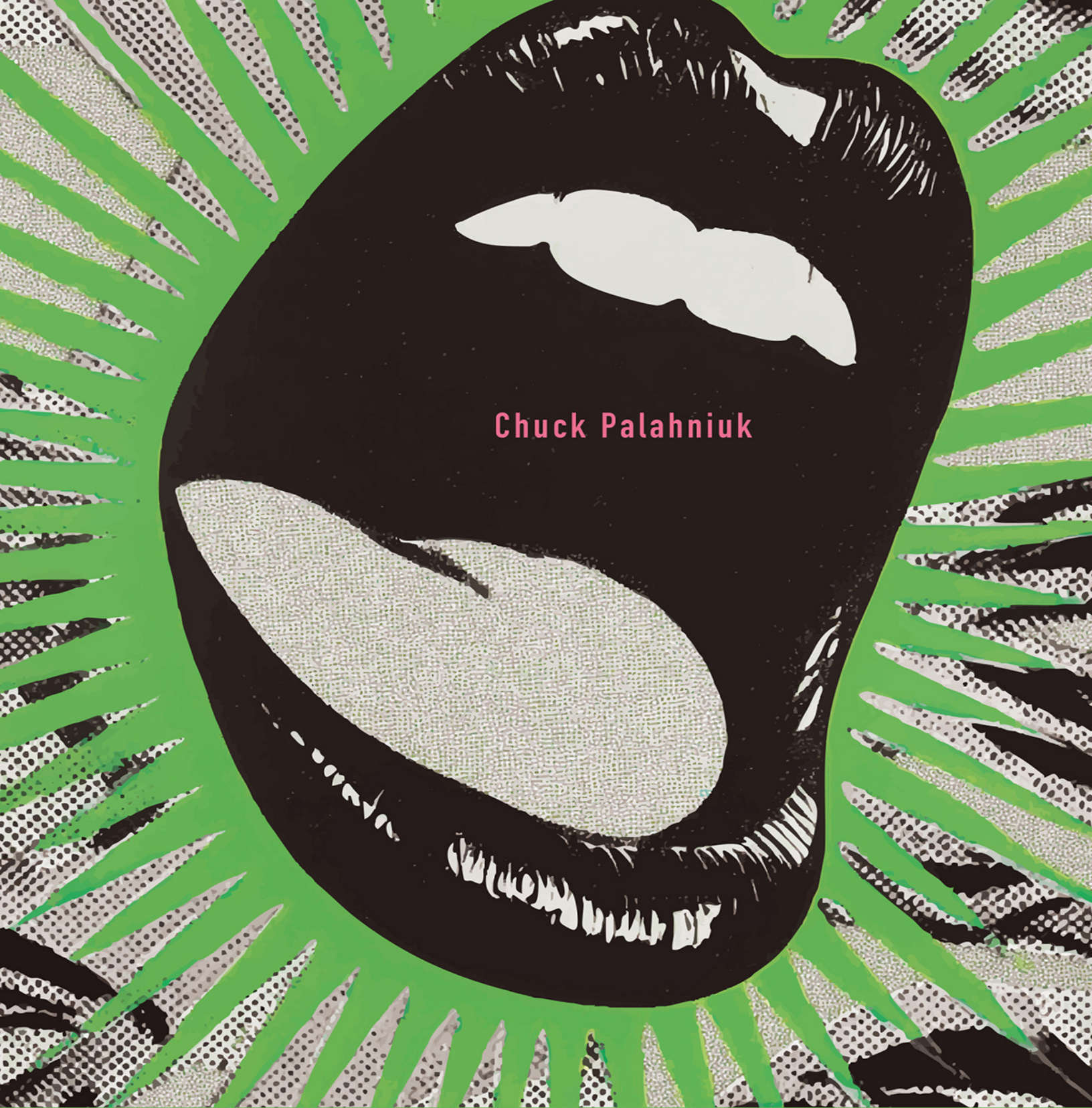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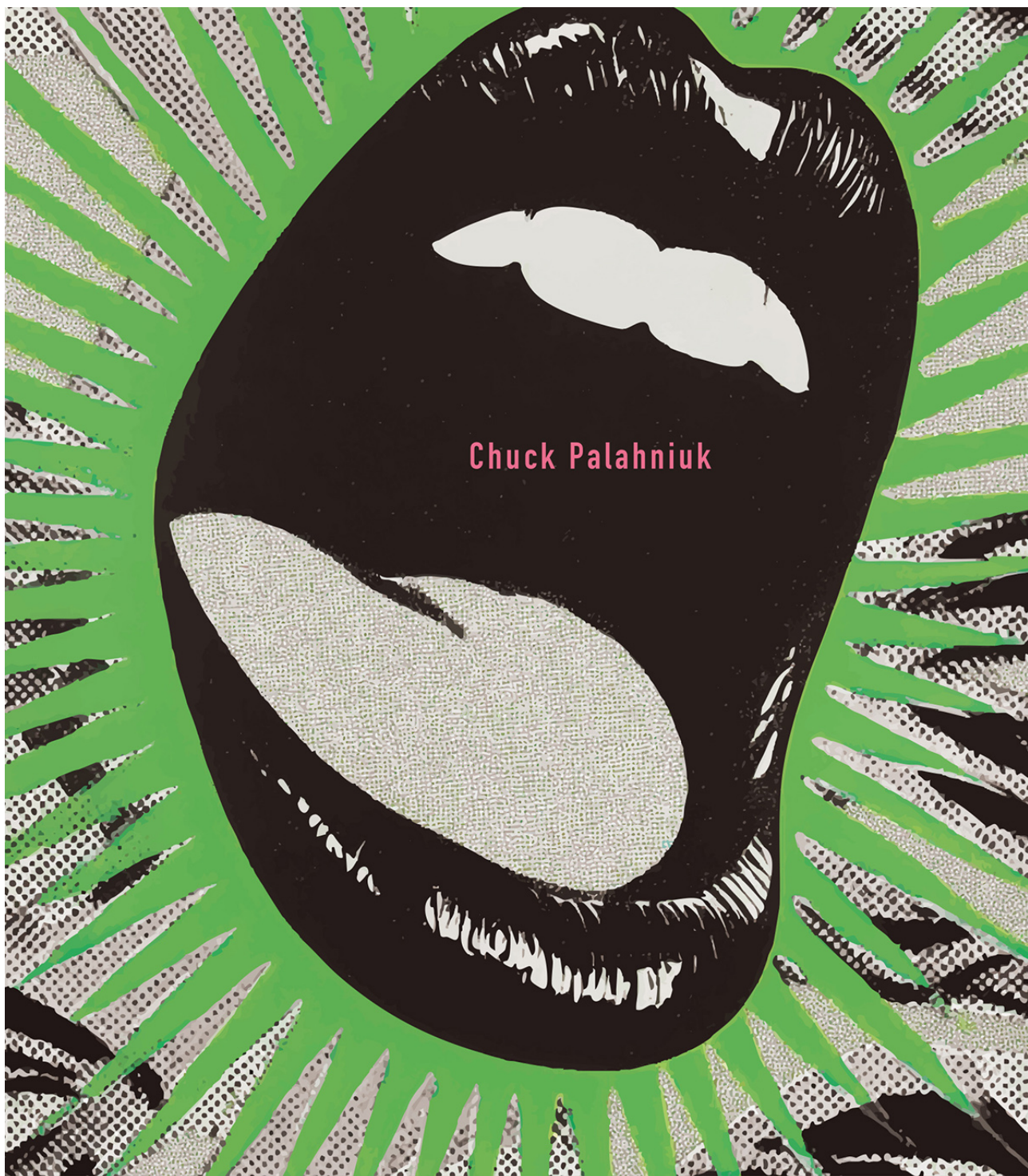
Chuck Palahniuk

THE INVENTION OF SOUND

声音的发明

【美】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尹晓冬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uck Palahniuk

THE INVENTION OF SOUND

声音的发明

【美】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尹晓冬 —— 译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声音的发明

作者：【美】恰克·帕拉尼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ISBN：9787208196148

字数：108千字

（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THE INVENTION OF SOUND

Copyright © 2020 by Chuck Palahniu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People's

(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恰克·帕拉尼克

Chuck Palahniuk

1962年生，美国小说家和自由撰稿人，199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搏击俱乐部》即引起轰动，在被大卫·芬奇于1999年改编成电影之后，爱德华·诺顿与布拉德·皮特扮演的角色更加深入全球青年的内心。帕拉尼克对消费主义时代青年空虚、惘然、通过暴力来寻求人生出口的细致刻画，加上他极简主义的叙述风格，使他成为全球注目的作者。之后，帕拉尼克在题材的探索上趋于大胆和丰富。

《人物周刊》称赞“他有一种独特的天赋”，而《新闻周刊》则评价“他是长期以来最新鲜、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并预言他会跻身文学巨匠之列。

2020年出版写作回忆录《帕拉尼克谈写作》（*Consider This*），拆解三十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分享其个人的反复实验、碰壁、磨炼而成畅销小说的写作经验，《声音的发明》则是紧接着这部非虚构作品后再度回归小说之作。

本书为虚构作品。

人名、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作者想象的产物或虚构。

任何与真实事件、地点或人物（无论是否在世）的相似之处均属巧合。

不断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部电影

第一部分 忘却我们的罪债

一辆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大街小巷，所有的狗都嗥叫起来。狮子狗和边境牧羊犬叫得很像。德国牧羊犬、波士顿梗和惠比特犬。杂种犬和纯种犬。斑点犬、杜宾犬、贵妇犬、巴吉度猎犬和斗牛犬。牧羊犬和宠物犬。家养犬和流浪犬。血统混杂的和血统纯正的，当警笛呼啸而去时，它们齐声狂嗥。

在这段迟迟不散的时间里，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种群。所有犬只的吠吼，都是同一声嗥叫。那声声狂吠太过响亮，淹没了警笛的鸣叫。直到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声音消失了，它们的嗥叫仍声声不断。

因为没有一只狗甘于放弃，毕竟，它们融为一体的时刻颇为难得。

在床上，吉米用一只手肘撑着自己，侧耳听着。他问道：“怎么回事？”

在他身旁，米茨微微动了一下。她从地板上捞起一杯酒，问道：“什么怎么回事？”

街对面的办公大楼里，只有一扇窗亮着。窗框后面，一个男人正盯着电脑屏幕，动态影像那变幻不定的光流淌过他的脸庞。这亮光在他的眼镜上跃动，在顺着他脸颊流下的泪水上闪烁。

不只在外面，也在他们周边公寓大楼的里面，嗥叫还在持续。吉米潮湿、疲软的阴茎的毛发里，一个水疱溃烂了。它看起来快要破裂了，一个肿块，粉白色的脓液鼓鼓囊囊的。他问道：“为什么狗会那样叫唤？”

安必恩（Ambien），一种非安定类安眠药。（以下非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边缘共振（limbic resonance），“limbic”指包含海马体、杏仁体等在内的属于边缘系统的脑部结构，能决定身体该如何对强烈的情绪做出反应，边缘共振即指哺乳动物之间所发生的基于同理心的、非语言交流的行为。

她伸过手去抠那个肿块，发现它并不是病变。粘在他的皮肤上的是：一粒药丸。药物。一粒掉落的安眠药。一粒安必恩^②，她飞快地拈起药丸，放进嘴里，猛喝一口酒吞下了它。她回答道：“边缘共振^③。”

“那是什么？”吉米一边滑下床去，一边问道。吉米算不上是绅士。粗鲁的人，算吧。他赤脚踩在抛光的木地板上，抓住床垫的边缘，猛地一拽，连带米茨一

起，从箱式弹簧床上拉了下来。没有拽她的头发，至少这一次没有，但他拖着她和床垫穿过了卧室，一直到了可以俯瞰城市的高窗这里。“什么共振……？”

“边缘，”她说道，“边缘共振。这是我的工作。”她把空酒杯放在窗台上。杂乱无序的星星底下，网格状的街灯闪耀着。嗥叫声渐渐消散了。“我的工作，”米茨说道，“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个时刻尖叫。”

福斯特没有找律师，而是打电话给他的组长罗伯。那些“警察”甚至也不是真的警察，他们只是在机场干活的。至于福斯特，他只是碰了一下小女孩，说这是犯罪也太扯了。他被拘留了，不过是在航空公司票务柜台后面的快餐店里，坐在一张可折叠的金属椅子上。整面墙都是自动售货机。他的手上有一个月牙形的咬痕，正在流血。

只有一个航班给延误了，是小女孩的，好让她有时间做笔录。

他要求假警察归还他的手机，并向他们展示了一张屏幕截图。他们不得不承认，网络上的那个人和今天的变态有相似之处。那个和小女孩在一块儿的变态。一个假警察，就是那个男的，问福斯特是在哪儿得到这张照片的，但这似乎不是福斯特真能说清楚的。

另一个假警察，女警察，对他说：“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失踪的孩子。那也不表示你有权去抢夺别人的。”

对福斯特来说，他就想过问一下他托运的行李。他那个飞往丹佛的航班很早就起飞了。如果乘客没有登机，他们还会拉走行李吗？他的行李被炸弹嗅探犬嗅过了吗？再说了，这世上没有哪个城市是你愿意让一件上好的行李在行李传送带上转上一圈又一圈，却没人认领的。必定会有人一把拎走它，假装翻看一下行李标签，然后消失在门外。

至于福斯特，他喝上一杯就好了。喝杯酒，也许再给他的手缝上几针。

在这场小小的冲突之前，他只在大厅酒吧灌了几杯马提尼酒。他第一眼瞧见那个小女孩的时候，他还没有喝完第三杯。吸引他目光的是如露辛达那般赤褐色的头发，剪得比他记忆里的要短，堪堪擦过了她的小肩膀。一个和露辛达十七年前失踪时同龄的女孩。

一开始，他并没有那么想。人的心思并非如此流转。他心里很清楚年岁增长是怎么起作用的。牛奶盒上的那些照片。每一年他们是怎样在电脑上让孩子们长大的，一直到他们成年，在那之后就每五年才来一次了。专家们使用母亲的、阿姨们的以及任何女性亲戚的照片，每五年模拟一个新的她。在任何一家超市里，在

Reddi-wip牌喷罐奶油和半乳奶油之间，露辛达会在牛奶货架上的每一个牛奶盒上微笑。

他全然相信机场里的女孩就是露辛达——然而并不是她。

引起警觉的是那个变态抓着女孩的手，领着她走向一个登机口，那里有一个航班正在登机。福斯特毫不迟疑，啪地把钱扔在桌子上，然后朝着他们冲过去。他拿出了手机，滑动着翻看保存的图像。他的拐骗犯图库。打了马赛克的脸，脖子上有明显的刺青。或者汗涔涔的猥亵儿童者的脸部特写。

指漫画《史酷比》中史酷比狗的好友夏齐·罗杰斯（Shaggy Rogers），一个性格怯懦的素食主义嬉皮士，其名字Shaggy有毛发粗浓杂乱的意思。

领着小女孩走的那个混球，看起来像是史酷比那一类型^⑤。一个邋遢人，穿着人字拖鞋，头发蓬乱，像大麻一样炸开。福斯特绕着圈走，从这一边转到另一边，好在拍照时得到角度不同的照片。在他们前方，登机口的工作人员正在通往登机廊桥的入口处为乘客办理登机手续。

那个邋遢的、复古风的家伙已经出示了两张机票，他们穿过了登机口。最后一批登机的乘客。

福斯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走到工作人员面前说：“快报警。”

工作人员挡住了他的去路，堵住了登机廊桥的入口。她向工作台上的一位员工示意，并且举起了一只手，说道：“先生，我需要您停下来。”

“我是一名调查员。”福斯特气喘吁吁地说出了这句话。他举起手机，向她展示了一张模糊的屏幕截图，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他的脸很憔悴，双眼深陷在骷髅般的脑袋瓜里。从远处，隐约不清地，他听到了自己的航班开始登机的通知。

指将飞机从登机口向后推离。

透过登机口区域的窗户，福斯特可以看见飞机。飞行员出现在驾驶舱的窗户里。停机坪的机组人员已经装载好最后一件托运行李，正砰的一声合上货舱舱口。他们马上就要后推^⑥了。

福斯特，他从工作人员身边挤了过去。他没料到会用这么大力气，把她推挤得摔倒在地。他的脚步声在登机廊桥隆隆回响，他喊道：“你们不明白！”没有特别对着谁，他大喊大叫：“他要上了她，他要杀了她！”

.....

一名空中乘务员站在那里准备关上舱门，但福斯特用胳膊肘推开她越了过去。他跌跌撞撞地穿过头等舱，喊叫道：“那个人是个儿童色情贩子！”他挥舞着手机，大声高喊：“他毁了无数孩子！”

从调查中，他知道拐卖儿童的人就行走在我们中间。在银行里，他们就站立在我们旁边。在饭店里，他们就端坐在我们隔壁。福斯特还没来得及撕扯开这张网络的表面，这些掠食者就盯住了他，发给他不堪入目的图片，企图引诱他进入他们那病态的世界。

有几个乘客还站着，在过道里等着就座。排在最后的是那个女孩，仍然抓着男人的手。福斯特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们都回过头来看。每个人都看过来了，先是看看他，然后又看向带着女孩的男人。不知道是福斯特蓝色的西装，还是他乖男孩的发型和书呆子的眼镜，总之人们帮了他。

福斯特指着他的手机大喊大叫：“那个人是个绑架犯！他经营着一个儿童色情业的国际团伙！”

眼神迷迷瞪瞪、头发浓密杂乱，被指控的那个人只说了一句话：“太聒噪了，老兄。”

小女孩开始哭泣，这似乎坐实了这一指控。隐匿的英雄们松开了他们的座位安全带，站了起来，他们猛地跳过来，把那个像野人的混球抱摔在地，一堆人叠压在他身上，而他闷沉的抗议声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听见了。所有人都在大声嚷嚷，那些没去阻止那个邋遢家伙的人则高高举起手机拍摄视频。

福斯特跪在飞机过道上，爬向那个哭泣的女孩，说道：“拉住我的手！”

她抓不住那个颓废家伙了，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层层堆叠的人底下。她号啕大哭，喊叫道：“爸爸！”

“他不是你的爸爸，”福斯特柔声说道，“你不记得了吗？他从得克萨斯州的阿灵顿绑架了你。”福斯特对这个案子的细节烂熟于心。“他不会再伤害你了。”他伸过手去，直到他的大手盖住了她的小手。

那女孩由于痛苦和恐惧而无声地尖叫。扭打的乘客们把那个野人一样的家伙压得死死的，让他动弹不得。

福斯特把女孩拥在怀里，让她安静下来，拍着她的头发，他不断地重复：“你安全了。现在，你安全了。”

在他模糊的视野边缘，他觉察到有乘客拿手机对着他录制：这个男人，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有点儿发狂的男人，平平无奇，他跪在飞机中间的过道里，拼命抓着一个穿花裙子女孩。

头顶上的广播重复道：“这里是机长在广播。运输安全管理局的人正在赶来。请所有乘客都留在座位上。”

那个女孩一直在哭泣，也许是因为福斯特在哭。她把自由的那只手伸向变态那一团乱糟糟的头发，在跌成一堆的身体下面几乎看不到了。

福斯特双手捧着满是泪水的脸蛋，让她那天真的棕色眼睛看向他。说道：“你不必做他的性奴了。再也不用了。”

有那么一个瞬间，每个人都沐浴在他们共同的英雄主义的温暖光芒中。实时地，它传遍了互联网。然后，在Youtube上数以百计的视频中，一名联邦空警用一记锁喉逮住了福斯特。

女孩被圈在他的双手之间，一双眼睛中满是异样的、钢铁般的决心。

他哽咽着向她保证：“你不用感谢我，萨莉。”

“我的名字，”女孩说道，“是克什米尔。”她转了转她的小脑袋，刚好能用牙齿咬进他大拇指的肉里。

医护人员——那些来搬尸体的人——给这种死法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们管它叫做“冯塔内法子”，是照着那幢都不给租户提供任何挂绳子地方的高层楼来取名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高高的天花板上只嵌着射灯，有些人称之为“罐头”灯。有几个单元有轨道射灯。

很时髦，但一点都不能支撑一个人的重量。

去一趟大楼地库的垃圾回收箱就能说明很多了。回收透明玻璃的箱子里堆满了培恩龙舌兰酒和斯米诺伏特加的酒瓶。她的邻居可不穷。住在冯塔内大楼里的人都不吃猫粮，当然，猫除外。

很少有客人来访。除了这些医护人员。

即便这会儿，一辆救护车就停在马路边上。没有闪灯。没有鸣笛。米茨从十七楼，从吉米拖拽到窗口的床垫上往下看。两个穿着制服的男子碰碰撞撞地把一架轮床推下大楼的宽台阶，把它停置在人行道上，他们打开救护车的后门，坐在后挡板上抽烟。

轮床上的那个身形，完全盖住了，用带子束着，看起来很小。一个女人，米茨猜想。不是孩子，因为公寓的章程不允许有小孩。更像是高度的腐烂。即使中央空调开得很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炎热里过上几个星期就能造成这个结果。它能把人烤成那个样子。就像是木乃伊。干化。别的住户会知道是谁。可能是女佣发现的，或者强烈的气味招来了警察。

莎伦·泰特（Sharon Tate，1943—1969），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著名演员，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之妻，与四个友人在家中惨遭邪教组织“曼森家族”杀害，当时莎伦已有八个半月身孕。

米茨知道，是帮佣发现莎伦·泰特^注被杀了。是管家发现玛丽莲·梦露冰冷裸陈。米茨突然想到，撞见自己怀孕的主人被刺死，肯定是一种最糟糕的让自己丢了工作的方式。

刺杀，米茨都能写一本书了。比如说，为什么有人会持续不停地刺那么久。只有第一刀是为了造成疼痛。接下来二十、三十、四十刀刺伤都是解脱痛苦的。只消小小的一捅或者一砍就能引起尖叫和流血，但止住它们却需要费太多劲儿。

在街对面，和她同一个高度，一个男子孤单地坐在办公室里。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爸爸模样的小人物，正凝视着她看不见的电脑屏幕。他戴着眼镜坐在办公桌前，是那幢大楼里唯一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

米茨尝试过一次，她，试过冯塔内法子。那种传来传去讲授给每一个新住户的简单把戏。一个人只要打开一扇门。作为一个比喻，它诗意得要命。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拴绳子，一个人就把绳子系在了门把手上。毛巾布浴袍那根柔软的束腰带就很管用。一个人把束腰带的一端系在把手上，然后把其余的部分抛到门的顶上，做成一个套索。你站在椅子上，把椅子踢到一边，就能在光滑的、上过漆的门板上跳绞刑舞了。

米茨知道，在古时候，没有人想要祸害一棵树。因此每当有绞刑要执行时，人们会把梯子靠在墙上，在最高的横档上系一根绳子。被判处死刑的人就站在椅子上或跨坐在马上。当椅子倒翻，或者马脱缰跑开的时候，悬挂在梯子下方的套索就

起作用了。这就是在梯子下行走会令人恐惧的由来。因为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马贼和凶徒的鬼魂是否还在他们被处决的地方出没。

恶人的魂灵聚集在人间，好逃避他们在地狱的命运。她希望死者不会受到宿孽的折磨。

氯羟安定（Ativan），一种精神类药物，用于治疗焦虑症、失眠症等。

她一边观望着医护人员，一边吃了一粒氯羟安定^⑤，接着又追加了一粒安必恩。她头疼。她经常头疼，但或许她会忘记这是她的头。安必恩可以做到这一点。足够的安必恩。

此处引用了著名的《主祷文》，但把原文中“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宽免我们的罪债）、“as we forgive those who’ve trespassed against us”（如同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的“forgive”（宽免）说成了“forget”（忘却）。

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有人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她开始祈祷，不过安必恩已经让她脑中一片空白。她开了口，又停了下来，搞不清楚正确的祷文。

“忘却我们的罪债，”她说道，“如同我们也忘却得罪我们的人……”^⑥

从她窗户往下十七层楼处，医护人员已经把他们的乘客装上了车，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马路对面的大楼里，唯一的一盏灯熄灭了。

就在这个位置，米茨看见了映照出来的她自己的影子，取代了那个爸爸模样的人。她挥了挥手，看着镜像里的自己也挥手致意。

她的手机泠泠鸣响。救护车已开走。

她形单影只，遥不可及，镜像里的她举起一只胳膊，把她镜像里的手机放到了耳边。她还空着的那只手，在窗户的映照中挥动着。就好像她在跟医护人员，或者在跟那名死者挥手告别，又或者只是在跟她真实的自己挥手作别。

原文为Oscarpcalypse Now，戏仿了电影片名Apocalypse Now（《现代启示录》）。

原文为Blush Gentry，亦有“绯红绅士”之意。

摘自《现代奥斯卡启示录》^⑦，布拉什·金特利^⑧著（第1页）

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 1954— ），是美国传媒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的孙女，赫斯特报业帝国的女继承人。1974年被激进左翼组织“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绑架后加入了该组织，成为一名劫匪。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案例。

别叫我电影明星。我不是，再也不是了。目前，我是一名有资质的宝石学家。如果我拿到角色，也不是因为我的演技。我最不想扮演的角色是那种怪胎秀的配角，就是把帕蒂·赫斯特^⑤都坑了进去的那种。

铬透辉石（chromium diopside），透辉石是一种天然的钙镁硅酸盐矿物，铬透辉石则是其中达到宝石级别的一个品种，被誉为“西伯利亚的祖母绿”。

原文为deeper，在祖母绿从浅绿（light）到深绿（deep）的五个颜色等级里为最深。

不，真正让我兴奋的是铬透辉石^⑥。我的公司拥有西伯利亚最大铬透辉石矿床的控股权。比祖母绿更祖母绿，这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意思是铬透辉石是一种比大多数祖母绿更深透^⑦的绿色。我的整个系列都在“珍奇宝石电视台”的《布拉什·金特利好莱坞皇冠珠宝时刻》节目里播出。

.....

我的儿子，名叫劳顿，十一岁了。我的丈夫还在这个行当里，但不在镜头前。他做后期，后期的后期，就像是深度后期制作。他有点儿工作狂。他跟我说：“布拉什，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教会。”

.....

没有。我们不知道什么骇人听闻的杀戮，至少他们被杀害的时候不知道。

天晓得罗伯施了什么魔法，福斯特给放了出来。他从机场开车载着福斯特去了一家小餐馆。他们在一个戴着超大墨镜的女人边上的卡座坐了下来，她把一个包裹推给桌子对面的男人，而那个男人又推了回来。隐藏在深色镜片后的、不知名的女子，不停地摆弄着她的手机。她咔嗒一声旋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草草地记了点东西。

女侍者还没有端上他们的鸡蛋，罗伯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是麦，”他抽泣道，话语在指间模糊不清，“是这一切。”客人们都转过头来盯着他看。

他的妻子麦在他们的孩子惨死之后离开了他。福斯特在互助小组里已经听过很多遍这个故事了。

罗伯拉开了他的夹克，露出一个腋下枪套，一把枪平贴着他的肋骨。他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脸。他的另一只手摸索着搭扣，还有几个子母扣，直到枪套松开了，他把枪套和枪放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桌子上。“我这会儿不能拿着它。我说不好如果我带着这把枪从这里走出去会发生什么……”他把枪推向福斯特。

福斯特把枪推了回去。重型钢摩擦着塑胶软玻璃，滑动声听起来很响。就像静电噪声。就像在场的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的一间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碾磨。

他们是坐在餐馆里的两个男人。一个男人在哭，他们的中间放着一把枪，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戴墨镜的女人目不转睛地看着。

“求你了，”罗伯恳求道，“就眼下，你拿着它吧。”

从机场出来，福斯特就欠了这个男人一个人情。于是福斯特拿了枪。

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于1975年成立的电影特效公司。

米茨来到了餐馆。靠后面的卡座。老规矩。制片人施洛坐在那里等待着。由于积压了两个项目，她似乎并不需要这份工作。不过施洛就像家人一样。再说，这可是好莱坞，谁不想扮演主角呢？米茨轻巧地坐进卡座，问道：“你已经试过工业光魔^①公司了？”

那人没有回答，没有马上答话。施洛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种靠手机过活的人的讲话方式。他是那种考虑到卫星延时，因而每每在措辞之后都要停顿许久的人。他说道：“工业光魔可不是你。”

即使面对面，就坐在桌子两边，施洛的嗓门也很大。就好像他一辈子都在对着车里的免提电话大吼大叫一样。

阿普唑仑（Xanax），治疗精神焦虑症的处方药，非常容易上瘾。

大块头施洛抬起一只手，一下一下地摸着脸颊上的胡茬。他清楚地看见自己在她墨镜里的身影。它们泄露了她的秘密，墨镜，在室内。“昨晚酩酊大醉了？”他问道。“阿普唑仑^②片剂。”他伸出粗实的手指头指着她，手腕上的红宝石袖扣璀璨耀眼。“我说不定会给你送一些过去。”

对此，她并不屑于回应。

缺镁会使人产生失眠、抑郁等症状，而巴西坚果被认为是含镁量极高的一种食物。

原文为African American Toes，直译为“非裔美国人的脚趾头”，但这个词来源于“Nigger Toes”，指“巴西坚果”，因为这种果子“又硬又脏、形状像黑鬼的脚趾头”。Nigger这个词由于在今天代表了政治不正确，所以为African American所替代。此处仍译为“黑鬼”。

“如果你缺的是镁，那么巴西坚果可以满足你，”^②他一只手拢在嘴边，悄声说道，“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年代，我们习惯于管它们叫‘黑鬼的脚趾头’^③。”他嘶声说话，语调粘腻腻的，为自己的玩笑窃笑不已。

米茨抬起墨镜，瞪了他一眼，但日光灯的光线刺痛了她的眼睛。

他汗毛很重的、肉乎乎的一只手伸过桌子。“你长得很像你的母亲。她是个多么美好的人，”他的指尖轻抚她的脸颊，“你不像你父亲，你不像。我从未见过比你父亲更混账的人。”

她拍开那只手。头痛顺着脖子往下，越过肩膀，再沿着脊柱而下。

她提议工业光魔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在给这个家伙下套。米茨就是米茨。她避开了目光接触，向一位女侍者示意。“打给詹金斯，她很不错的。”

他停顿片刻，才说道：“詹金斯不会碰这个的。”照样地，嗓门太大了。

米茨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她打开一副耳塞式耳机，把它们插进了手机，说道：“我觉得你应该听一听这个新的尖叫声。”

大块头施洛摆了摆手拒绝了这一兜售。对他来说一声尖叫就是一声尖叫。

人们啊，米茨问自己，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他们以为他们知道骨头断裂的声音，而他们所听到的不过是芹菜的声音。冻得硬硬的芹菜包裹在麂皮里，啪地折成两段。当一个人从摩天大楼一跃而下，头朝下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时，他们以为头骨摔折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啊，那不过是把双层苏打饼干粘在西瓜上，然后用棒球棍一砸。

你们这些普通的电影观众以为所有的刀刺进去时都发出一模一样的声响，而那些可怜又天真的人绝不会清楚真正的动脉喷血的声音，直到他们自己一头撞出车祸。

施洛从他身旁的座位上拿起一个厚实的快递信封，隔着桌子递了过去。一个黏糊糊的胶水的印迹，正是地址标签被撕掉的地方。

米茨掀开了封口。她的拇指拨弄了一下里面厚厚的钞票。全都是百元的。一沓又一沓。要讨论的这场戏想必相当地铜臭熏天。

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出生在洛杉矶，而加州是闻名世界的新奇士橙子的产地，其广告中经常出现“橙”光满面的明媚的女性形象。

有什么东西砰地爆开了。口香糖砰地爆开了。一个嚼着口香糖的侍者走到他们的桌前。她不是沾染了橙子明亮气息的洛杉矶的安吉丽娜^①。也不是另外一个凭着金色假发横冲直撞的漂亮而无脑的姑娘。

女侍者注视着施洛太久。随后又过于迅速地错开眼神。她认出他了。她板直了身子。她挺起了胸膛，还扬起了下巴。她的脑袋无缘无故地朝两个方向转了一转，也许只是为了展示每一边的侧脸。她问道：“我能为你们俩点些什么？”她不再是一个女侍者，这会儿她是一个演员，正在扮演侍者。她咽了口唾沫，把口香糖也吞了下去。

她开始介绍特色菜点。每一个吐字都像是在试镜。

米茨打断了她。“只要咖啡，”她又补了一句，“麻烦了。”

侍者离开后，施洛尝试了新的策略。说：“我喜欢你的作品。”他又说道：“上个月发行的那部片子，就是那部孩子在楼梯顶被绊倒、脑瓜子摔破在石头地面的电影……那是你的，对吗？”

一个孩子，某个演员出演的、给闹鬼娃娃缠上的十来岁的少年。那个娃娃是电脑做出来的模型，而那位演员都快到中年了。从楼梯上滚落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假人，里面是带关节的骨架。让这些仿造垃圾变得有血有肉的是声音。某个人的头骨在石头地面撞裂的咔嚓声和大脑内部完美的挤压声，那声音就是卖座的精彩镜头。

米茨说道：“一颗生菜，冰冻过的，就往下扔到话筒旁边。”

施洛晃了晃他那超大号的脑瓜子。“好莱坞的人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一颗生菜。”内行人都清楚，把胶合板条浸在水里，溶化掉胶水，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喀喇折成两半，就能录制股骨折断的声音了。

米茨耸了耸肩。她在手机上调出了她四处兜售的音频文件。她最新的尖叫，代表了电影的未来。超越表演的表演。

要命的双重标准。从视觉上看，电影一年比一年好。用计算机生成图像。用数码动画制作一切东西。不过说到声音，每一个展现马的镜头，仍然是两片椰子壳。演员在雪地里，每走下一步，就有人捣碎一袋燕麦片。由于杜比、环绕声和分层音轨，声音的表现更好了，但粗糙的手艺仍然是他妈的中世纪的。

雷声是一片金属薄片。蝙蝠翅膀的声音是一把伞以恰好的速度打开又合上。

“你那场戏是什么情形？”米茨问道。她很快就能从剪辑的片段中了解足够的信息，但那之前她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回答。

施洛转过头去，看向大窗户外停车场里停着的一辆保时捷。他说道：“没什么特别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给人捅了。”

米茨迅速地从手提包里拈出一本小小的线圈笔记本。她摁开一支圆珠笔。“刀是什么牌子的？”

施洛皱起了眉头：“你需要这个吗？”

米茨动手把装钱的信封一滑，推到桌子那头原来的地方。

约43.18厘米。

施洛把它滑了回来。他竖起一根手指，示意少安毋躁，然后掏出手机，滚动着翻看屏幕上的东西。他一边读道：“一柄德国劳费尔切割刀。不锈钢，乌木把手。十七英寸^①长的片肉刀，制造于一九五四年。”他抬起头来：“你需要序列号吗？”

在摄取一个镜头或一个场景时，摄影机的一趟启动停止，称为一个镜次。

女侍者又回到了场景里。她把头发别到脑后，露出了脸蛋。她的口红看起来鲜嫩又闪着光泽。她的睫毛下垂，又长又密，补上了睫毛膏。她一手拿着两个杯子，微笑着，就好像这是第二次试镜。另一只手端着一壶咖啡。在一个单独的镜次^②里，她把杯子放在桌上，把它们都倒满。她退下。

米茨大略写下笔记：“刀插在里面，还是有好几刀？”

施洛从手机上抬起头：“这有什么关系？”

米茨猛地把那厚厚的一包钱推回到桌子的另一边。她摁了一下笔，假装收好笔记本。

她没说太多，但如果是好几刀的话，就会有刀子拔出来的声音。嘶嘶作响的抽吸声。一种血或空气从伤口里面快速地涌出后形成的抽吸。这很复杂。

施洛把钱推了回去，说道：“三刀。一刀，两刀，三刀，并且刀子留在里面。”

米茨埋头做着笔记，问道：“她哪里被刺？”

制片人盯着那支笔看，盯着那个笔记本看。他拿起杯子，咕噜噜喝了一口：“在一张很大的黄铜床上。”

米茨怒了，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身体上的……哪个部位？”

施洛看了看四周。他脸色变得通红，身子斜过桌子，眼睛眯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掩在手后面对着她悄声说了些什么。

米茨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她睁开了眼睛。

制片人的眼睛眯成了缝，他怒目而视：“别跟我装清高。”他蔑视地笑了。一声冷笑中露出了他下面的一排牙齿，包了牙套，也做了漂白，但仍然很难看。“你制作了那场戏，那些个恶魔犬撕烂了基佬牧师的皮肤。”他气急败坏，羞怒交加。其他几位用餐的客人抬起头来，朝他们的方向瞥了一眼。

这些情节都不是她创造的，但是米茨没解释太多。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独立承包商，不过是帮某些编剧扭曲怪异的梦境成真。

过道的另一边，一个坐在桌旁的男人开始哭泣。他双手捂住脸，夸张地啜泣，哭声响亮、断断续续。另外一个男人坐在这个人的对面，他张望了一下四周，羞愧得脸都变成了砖红色。这第二个男人，只是某个长得像爸爸模样的小人物，就是那样，不过米茨认得他的脸。

福斯特回到办公室，小女孩们还在他那里晃荡。三年级小学生在做影印。初中生推着邮件分发车，但他把显示器调成某个角度，这样她们就看不见了。她们的窃窃私语和咯咯笑声，从走廊和办公室的另一边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不过他还是心无旁骛。他坐在皮转椅上，假装喝着一杯咖啡。销售报告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的一只手总是随时准备着，指尖总是放在一个按键上，那个键会让他切换到一个满是产品型号和交货日期的屏幕上。

当日常世界围绕着他打转时，他正迂回地穿行于秘密的在线门户网站。键入密码。转向嵌在发送给他的邮件里的链接，是用信用卡号码或者加密货币换来的。利用一份用户名列表，他访问了一些站点，这些站点会把他重新定向到无论是谁的IP地址都不会被追踪的站点，再转向JPEG图片储存箱。在那里，福斯特点击了人们拒绝相信会存在的图片。

合同部的一位同事头从门口伸了进来：“盖茨，你有空吗？”她问道，“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女儿，吉娜。”一个小女孩，是那个女人的年轻版，就站在那里，就在女人齐胳膊肘那么高，出现在视线里。

他带着红眼圈看向她，笑着。他说：“你好，吉娜。”正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地区代表的极佳写照。

马尼拉文件夹（manila folder），一种以菲律宾马尼拉麻为原料制作的棕黄色纸质文件夹。

小女孩拿着一只马尼拉文件夹^⑫。纸片和纸条在文件夹的边缘晃来晃去。她审慎地看着他，目光扫视了他的办公室。“你的小女孩呢？”

母亲爱怜地摸了摸孩子的头发。“对不起，她以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可以陪她一起玩的女儿。”

在这个女人视野外几度的地方，福斯特的显示器上各种暴行正在肆虐。播放的画面浓艳暴烈，无声静默，仅仅是观看这些针对儿童的罪行就能把他送进监狱，一直把他关到风烛残年。只要再多走下一步，她就会目睹令她余生再也不能安眠的罪孽。戴着面具的男人列队等候。在孩子显然已经死去的情形下施暴。

福斯特敲击了一个按键，恐怖的画面被一列又一列的序列号所代替。他说道：“吉娜？”

女孩回头看了看，眼神困惑。

他继续说道：“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带你女儿来上班日’，好吗？”

吉娜走得更近了。她的头微微地歪过来，问道：“你怎么哭了？”

他摸了摸自己的一边脸，发现了一滴眼泪，他用指关节抹去了。“过敏。”他告诉她。

每年四月的第四个星期三是美国的“带你孩子来上班日”，此处母亲在提醒孩子离开。

她母亲用口型说：“今天是星期二。”^⑫一字一句地吐出。她把一只手放在孩子的肩膀上，领着她走了。

塔可星期二（Taco Tuesday），是美国由来已久的美食促销活动。塔可，也就是墨西哥玉米饼，每周二进行促销。

对啊。塔可星期二^⑬。除了监狱里和潜水艇上的人，没有人会比他们这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对食物有更大的兴趣了。已经是午餐时间了，楼层里安静下来。福斯特又切回了地狱。

找到这些站点容易得要命。一封匿名的网络钓鱼邮件就让他掉进了兔子洞。每个缓存都有链接指向另外的缓存。

那如果有人逮住了他呢？如果IT部门的人发现他在浏览历史里未能清理的痕迹，谁真的会在乎呢？福斯特没冒什么险。他早就经历了最糟糕的事。这样的搜索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有一次，罗伯在小组里告诉他，在动物身上做医学实验和产品测试的实验室会寻找曾经是家养宠物的猫和狗。野生动物或者生活在大街上的流浪猫狗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有多么险恶。这样的动物有一种生存本能，它们会反击。但是在关爱中长大的动物能忍受折磨和经常性的虐待，绝不会出于自卫而反抗。与之相反，在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动物能够忍耐实验室的虐待，并且总是努力地讨好折磨它们的人。动物能够忍受的折磨越多，它有用的时间就越长。它也就活得越久。

孩子也是如此。像他女儿露辛达这样的女孩，她们会由于不反抗而活下来。如果露辛达还在的话，不会有孩子比她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过更多的爱了。

至少，他或许可以看到他女儿是如何死去的。他呆滞、病态的脸模糊地映照在屏幕上，悬停于这些影像之上。他的眼睑耷拉着，半闭半合。他的嘴唇半张着。

福斯特的眼睛尽量避开那些孩子，就像任何一位体面的人都不会去看街上的死猫一样。最起码，不去看就是尊重其尊严。这些孩子，她们是在众目睽睽下死去的。是在垂涎三尺中死去的。在这些影像中，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变成一场慢镜头般的谋杀。

不，福斯特不关注这些孩子。他在网上找到的这些孩子和男人在一起。那些男人啊，尽管福斯特研究了他们的脸。那些打了马赛克的人，他研究他们的手，或者

查看他们身上的刺青、戒指和疤痕。偶然一瞥地看到露辛达那样的长发或许会引起他的注意——就像机场那位女孩的头发——但那从来都不是露辛达。所以他把关注点集中在男人身上。

这些孩子，福斯特永远不会在街上见到她们。福斯特也清楚这些。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其中某个男人。因此，他切换画面，给屏幕截图，在分辨率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把它放大。通过这种方式，他建立了自己的关于男性的面孔、刺青和胎记的清单。数量之大，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如果他能逮到哪怕一个人，他就能拷问出下一个。

盖茨·福斯特认为自己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挺不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机枪。这里，这间办公室，不，这不是他理想的工作。他幻想的工作是折磨这些折磨孩子的人。

玩命的风险，米茨没有尝试过。

她餐馆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枪。两个奇怪的男人，两个把枪推来推去的白痴，其中一个人还在哭，另外一个人四处察看着目击者。她让自己的视线掠向大窗户外面，那里停着一辆保时捷。她戒备地放低了嗓音：“我想让你听一听这个……”她把插在手机上的耳塞式耳机递给施洛。当她胆敢再去瞅一眼时，那两个已经男人离开了。

制片人谨慎地接口道：“我们雇的那个姑娘，脱衣服她还行，但她尖叫起来，声音连纸袋都穿不透。”

米茨的手机上调出来的是她的新杰作。它将改变游戏规则，让声音取代视觉，成为所有影片里最重要的角色。

施洛盯着耳机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伸手去接。他往他多毛的耳朵里塞了一个，接着是另一个。

米茨眨了眨眼睛。她说道：“你自己判断。”点了一下手机的屏幕。

她没有说太多，不过当一个人不得不应对如此令人不安的经验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分享它，而不只是在手机屏幕上偷偷地播放。一个饱受折磨的人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大屏幕上看到并听到它。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一张接一张地买票。直到这一经验不再让他们感到惊骇万分。

通过手机，她的杰作施展了魔法。施洛的脸苍白起来，像洒满白色糖粉的甜甜圈。他的眼角渗出一滴眼泪，滑落下来。他的下嘴唇颤抖着，双手紧紧地捂住嘴

巴，眼睛望向别处。

她惆怅地说道：“我管它叫吉卜赛小丑，金色长发，年龄二十七，被折磨致死，热风枪。”她抬起了墨镜，不过只是为了眨一下眼。“很吸引人的标题，你不觉得吗？”

吉卜赛小丑（Gypsy Joker），此处与著名的摩托车俱乐部Gypsy Joker Motorcycle Club同名，该俱乐部是美国最为恐怖的暴力犯罪团伙之一。

..... 注

施洛摘下一只耳机，碰到了他的杯子，溅出了咖啡。他从抽纸巾盒里扯了一张餐巾纸，擦了擦桌子。他狠狠地扯下了另一只耳机，把两个耳机都扔向她。他推开桌子，满脸通红，从女侍者身边挤了过去。离开时，他压低声音说：“也许你应该去拜访一下牧师。”

米茨捡起掉落的耳机，在他身后喊道：“我的工作就是它自己的教会。”

侍者目送着他从玻璃门出去，摇摇晃晃地穿过停车场，走向他的保时捷。她说道：“我喜欢他的电影。”女侍者扮演着女演员扮演侍者。

米茨上下打量着她，冲着保时捷点了点头。“你想演他的下一部电影？”

原文为Southland，直译为“南部地区”，此处采取“大洛杉矶”（Greater Los Angeles）的说法，该地区也被称为“都会洛杉矶”。

那姑娘问道：“你是制片人吗？”她看起来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说话里还带着一丝乡野味儿的鼻音。她待在大洛杉矶 注 的时间不算长，头发和皮肤都还没有被烤焦。也没有结婚戒指。前途远大的细节。

原文为Foley artist，Foley源于美国人杰克·弗利（Jack Foley，1891—1967）的姓，他首次为1929年的电影《演出船》（Show Boat）制作了音效。

米茨看了一眼她的名牌。“莎妮娅？你知道什么是拟音师 注 吗？”

她摇了摇头，并不。“但你认识人，对吗？”

作为回应，米茨从桌子上拿起那包钱，掏出一大捆钞票。她用拇指捻出一张、两张、三张，把它们举起来，等着瞧这位新秀是否会上钩。

罗伯从家里打电话给他。来报到吧，他说。他问福斯特是否会在他们小组下次聚会的时候出现。

福斯特仔细察看手上的咬痕。乳牙的小小的马蹄形状，在新鲜血液上结了疤。他告诉罗伯会到教堂地下室去找他。

他还没来得及挂断电话，罗伯的嗓门就大声嚷嚷着什么，忍耐着没说的话直到最后才问出口。福斯特把电话拿回耳边，等他再说一遍。

罗伯问道：“为什么是丹佛？”

福斯特回想他认识罗伯有多久了。他们在小组里遇见时罗伯对他说的那些，关于他死去的孩子的所有细节，一个婴儿，一个男孩，回忆起他第一次加入互助小组时的情形。

罗伯又一次问道：“丹佛有什么要紧的事吗？”福斯特按捺住了就要脱口而出的真相。丹佛有一个恶魔。有个聊天室虚拟角色无意中透露保罗·拉西特要在那里做一票生意。在暗网上，人人都是匿名的，但这个聊天室的路人甲称拉西特是非法儿童色情交易的大人物，说他会科罗拉多州停留一天，也许两天。

丹佛是个几率渺茫的希望。不过福斯特还是把拉西特的截屏存到了手机里，列出了一张最有可能的酒店清单，开始幻想掐着这个大头目的脖子，拷打出有关露辛达的供词。

如果他把这些告诉罗伯，福斯特就会遭到诘问，会把他沉湎于聊天室和图库的全部经过都交代了，这会把他良好的意图抹杀得一干二净。

福斯特改口道：“我在和一个姑娘约会。”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他很是尴尬，但实际上是要把更多的谎话编在一块儿。“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我们有可能会结婚，你懂的。”

这会儿，他的行李应该已经在丹佛降落了。在行李提取传送带上绕圈。甚至很可能在运回给他的途中。

电话沉寂了下来。福斯特听着背景里的声音，罗伯在他儿子逝去后生活的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有。他的妻子已经离去。罗伯很可能是从政府的防空洞打来的，这寂静太过沉重。

“别跟我们撒谎，”罗伯说道，嗓音里满是不屑。“你不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祭出了王牌，补充说，“我们很清楚丹佛的那个姑娘是谁，你应当为自

己感到羞耻。”似乎要充分表达这羞耻感，他压低了声音说：“整个小组都知道了！”

这下轮到福斯特感到难堪而困惑，困惑又懊恼，懊恼地挂断了电话。

过去还活在她的手掌之中，就像米茨第一次带着她的DAT数字录音带推销时它们颤抖的样子。这记忆活生生的，就像她头皮上的疼痛，就像她的头发老是给拉扯着。她那时的头发那么长。高中生的长发，她把它扎得很紧，往下编成法式辫子。她的法式辫子别在后脑勺，就像大学一年级昆虫生物学课钉在木板上的蝴蝶或圣甲虫那样残忍。

米茨·艾夫斯，女学生米茨，她忍受了发夹的痛苦，也忍受了被眼睁睁看着的木板和虫子的痛苦。

她瑟缩了一下，回忆起她的发型，那种露出脖子的样子。制片人一手捋着脸颊和下巴上青色的胡茬，一边打量她的胸部，让她脖子上的皮肤微微发红的样子。

她肩膀向内屈曲的样子。她是怎样弓身前倾，抱着手臂的。她的整个身体都记录了第一次推销。

“艾夫斯小姐。”制片人说道，不是施洛。他看着记事簿上写的东西。“米茨。”

他不是施洛。她担心施洛会认出那尖叫声。她的职业生涯就会从那次会面开始，也会从那次会面结束。这位一直是施洛的竞争对手。他点了点头，示意她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他坐了下来。他居高临下，坐在办公桌靠前的边缘上，就在她的脸的前面，太近了，她能闻到他衬衫上浆洗过的味道。

她逃了半天学。翘了“大众美国政治学”的测验，错过了一节语言的开放实验课和一堂分形入门的讲课。

她在公共汽车上穿着校服，那条打褶格子粗花呢裙子。一件盖袖、彼得·潘领的上衣，最上面的两粒纽扣开着。她的脚还记得那双鞋，一双大得了头的高跟鞋，是她母亲突然离去后留下的。

柏柏尔地毯（Berber rug），一种摩洛哥产的天然色厚地毯，风格粗犷。

她坐的椅子很低，很新式，座位离地板没高多少。低到刚好让她的裙子滑向腰部。低到了她不得不朝前倾，揪住裙子的下摆，把它紧紧地夹在双膝之间。然而，她向前弯着身子，衣领就落到了那位“不是施洛”能往下瞄到她衬衫的胸

口。普通的衣服。在她的卧室里，这样的衣服就是正装。很职业，很老土。而在这里，感觉就像是MV里的脱衣舞。在她周围，是常见的柏柏尔地毯^⑫和镀铬灯。一面墙的窗户就像Netflix的首页。

与她视线齐平的是他的胯部。咫尺之遥。

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在这场她从未玩过的游戏中，米茨带来了一台装了DAT数字录音带的录音机，已经调试好了。她把这声尖叫调得又悦耳又丰腴，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搞不清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把录音机放在她脚边的地板上。她的脚还能感觉到塞在她那双大得过了头的高跟鞋脚趾头那里的卫生纸。

那位“不是施洛”，他的领带是一种暗示，条纹丝绸之箭，红色丝绸，从他的脸往下直指他的胯部。她的眼睛无法忘记这情景：他怎么能就坐在那里，看着她脸上、身体上的任何一点。盯着她的裙子看。顺着她的上衣往下看。然而她却不能直视他那撑实了的、满满当当的隆起，那鼓胀让皮带扣都不显眼了。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肚子，充实得就像她那双塞得实实的鞋子。在下垂的肚腩和鼓胀的隆起之间，他的皮带扣几乎要不见了。这一切她都不能直视。

这是他的权力。

传说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叶遮挡裸体，寓意遮羞布。

她把录音机放到膝上。拿起它就像穿上盔甲。就像砖块形状的、有分量的、高科技的无花果树叶^⑬，扬声器摆放的位置就好像这声音是从她身体里发出的哀号。

在《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吃下苹果而获得智慧，这一故事在后世得到拓展，果核卡在亚当的喉咙里，形成喉结，成为偷吃禁果的罪证。因此，男性的甲状软骨，亦即喉结，也被称为“亚当的苹果”。

那位“不是施洛”，他咕哝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年轻的女士？”他把手移到嘴边，抹了抹嘴唇。他的喉咙随着吞咽而上下颤动，很用力，连带着领带结也上下抖动。闪亮的红色丝绸的亚当的苹果^⑭。

高级录音机上的计数机械，根据计数器指示的数字，可大致了解磁带上各段节目的起始及终止位置，以便对所录节目进行选放。

米茨笨拙地摸索录音机上的按钮。磁带高速通过磁头时发出了啸叫声。她摁下倒带键，拨回了计数器^⑮上的数字。下一个预约候在门外了。已经有声音兀自传了进来，把注意力从属于她的时刻拉开。

米茨觉得很无力。她失败了。她一直都失败。

她的身体依旧是失事客机的黑匣子，无人生还。

她摁下了播放键。

随之而来的是嘶嘶的房间环境音。然后，是她的艺术。

不只是她的手或脖子，还有她整个身体都感受到了冲击。她也不只是她的身体和灵魂。当尖叫声响起时，她仿佛连通了永恒，就好像她正从另外一个世界引入了什么东西。她创造了某种不朽，比金钱更有价值，某种任何只会算账的人都无法创造的东西。

这是她的权力。

玻璃下巴（glass jaw），常用来形容拳击手的脆弱，容易由于下巴、脸和头部受到打击而受伤或失去知觉。

尖叫声响了起来，翻转发生了。逆转。这会儿制片人只剩下一具躯壳。他张大嘴巴模仿这声音。这标志了最精彩的姿势，或者最出色的广告语。它就像鱼钩，倒刺没入观众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这尖叫声是寄生虫。“不是施洛”的眼睛瞪得鼓了起来，就像他的肚子和胯部缩了回去。它们瞪大了，它们闭紧了，就好像忍受了她那位演员感受到的同样的痛苦。制片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下巴落到了脖子这里，整个人都直直地往后靠，就好像米茨开枪射中了他，或者用刀捅了他。就好像她是一名职业拳手，给他的玻璃下巴^②来了一记回旋拳。

磁带回到了低沉的嘶嘶声，这个房间还在战栗中。等候室传来的声音陷入了沉寂。沉寂，直到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直白地问道：“那他妈的是什么？”

•

办公室里，制片人环顾四周。书架不再是曾经的书架了。相框里的照片显得有些奇怪。在这片混乱的丛林里，每一支笔、每一本书都变成了危险重重的动物，似乎有一大堆新产生的、让人上瘾的东西在他身体里汹涌，眼泪夺眶而出，他紧扣的衣领这里暴起了发红的、叉状的静脉。

录制这第一声尖叫时，米茨也曾感觉到这样的冲击。

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人们倾其一生想要获得笑声。或者诱引陌生的观众。目的是把某种东西商品化，复制它，卖掉它们，这些是人类最为隐秘的动力。这意味

着把人的基本人性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从快餐到色情，这就是权力。

制片人摇晃着脑袋，直到他的脸颊都抖动了起来。他踉跄着站了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办公桌后面，瘫坐在椅子上。就连他那把黑色簇绒皮革椅，也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嘎吱声，像被割了喉，“不是施洛”双手从椅子扶手上举起来，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就那样稳住自己。

米茨的身体从未忘记这种感觉。从无名小卒一跃而成为房间里顶顶重要的人物。从猎物到猎食者。

她的手动了一下，好像要再次摁下播放键，制片人摆手制止了她。

“别，”他恳求她，“我的心脏。”

这就是转变，从担惊受怕到令人惊怕。

在那天之前，随便一个粗鲁的公交车司机都能把米茨搞哭。从那天以后，她的职业就会是让所有人都哭泣。她一跃成了职业强手，不过要更好。这是密宗，她将以这一方式创造普遍的紧张气氛，然后再激起统一的解脱。这是性爱，几乎比性爱的程度还要多那么一丁点儿。

离毕业还有两年，她再也没有回去上过课。那天之后，高中给她父亲发送了旷课的信函。不过从那时起，她就是艾夫斯拟音艺术唯一仅有的艾夫斯了。

分形学是其他十五岁女孩要攻克的。大学直通车女孩。米茨通晓一切关于生命和暴力死亡的事情，知道如何按国际净票房后台分配的利润点达成交易。米茨懂得什么样的折磨会毁了尖叫。

外间的办公室里还是阒寂无声。这会儿他们都在听她说话。制片人，“不是施洛”，他把长满斑点的手伸进西装外套里，拿出一瓶咋啦作响的药。他倒了一粒在手掌心，扔到了舌头上。

有一段时间，米茨把她的工作称为“政治”。在她看来，女性从来不被允许杀人，除非她们受到威胁。女性永远不可能单纯为了取乐而杀人，她们也永远不可能杀害另外一个女性。尽管人们对普遍的儿童保育和收入不平等小题大做，但杀戮才是衡量女性进步的真正标准。随着第一次录制的兴奋逐渐消退，米茨告诉自己，收集尖叫声就等于是政治行动。它构成了终极权力。

最后一波女性主义（Last Wave Feminism），指第四波女性主义，这一波女性主义是由技术定义的，关注女性赋权、互联网工具的使用和交叉性。

对她来说，这相当于最后一波女性主义^②。

最终，她的动机会发生变化。当她继续追逐那第一次的亢奋时，米茨会把这工作看作是一种礼物。在典型的情感转移中，她试图在别人身上找到快乐。她正在拯救平庸之人的平庸生活，赋予他们一种他们从来不敢想象的不朽。米茨·艾夫斯：造星者。

但每一个新的动机都只是离真相更远了。这不是政治，也不是慈善，米茨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第一次与权力擦肩而过时的边际回报正在不断减少。

她从来不喝酒，也从不嗑药。这些很快就要来了，等到她给自己讲的故事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那位制片人，“不是施洛”，他已经恢复了理智。他的眼睛算计着米茨看不见的数字，说道：“我给你两万美元，要独家全球版权。”

米茨把DAT数字录音机放在脚边，跷起了二郎腿。她任由裙子往上缩。看他是否会看，看权力是否真的移到了她这一边。

他没有看。“好吧，两万五。”他说。

“三万。”米茨反驳道。她身体前倾，让领口落得很低，展露她几近标准的乳房形状。

他还是没看。她证明自己成了某个那般令人生畏的人物。

••

一声嗤笑，不是真正的嗤笑，更像是过去太多次讨价还价的条件反射，这把他的嘴扯到了一边。“没有人会为一声尖叫付那么多钱，”他说道，“疯了才这么想——”

米茨站起来，拉直了她的裙子。“你想试试四万吗？”她做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样子。

他屈服了。恐惧会说服他，害怕竞争对手会花上四万块钱，用这声尖叫发一笔财。这样一声尖叫，可以被授权并转授权给电影和电视，给电子游戏。电话铃声。贺卡！尖叫不需要翻译就能进入国外市场。涓涓细流永不会干涸。这将是一个永远的利润引擎。

“坐下，坐下，坐下！”他说着，手在空中比画，好像要把她按回到那张矮得不行的椅子上。他在办公桌的一格抽屉里翻来翻去，挖出了一本支票簿。要是他犹豫不决，她就会把这录音散了开去。到下一周，“不是施洛”就得和一大群音响师和特效大师竞价了。他一边试着一支钢笔，一边问道：“你管这个叫什么……你的杰作？”

这个问题让米茨迟疑了。这就像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字，太过重要，她反而忘了去考虑它。照她手表来看，这次会面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其他来推销的会给堵在外间办公室里，所有那些不认识的人都在侧耳倾听。他们会恨她霸占了这么长的时间。

她发现自己很享受被人憎恶。

这是她的辉煌新事业：吸引十亿陌生人来倾听。

“我把它叫做……”她边说边等待。时机就是一切。“连环杀手被孩子剥皮致死，”她继续说道，“我们把价格四舍五入到十万美元，好吗？”

.....

制片人没有回答。

他那细微的刮擦声，钢笔擦过支票上她的名字和数字十万的声音，那声音将永远回响，刻录在她的耳朵里。

起初，没有人开口。他们一组人围坐在地下室里，面面相觑。一位前母亲看着另一位前父亲，后者则望着小组的头儿。没有人看福斯特。他们全都看着组长罗伯。罗伯看着福斯特，问道：“那么，巴厘岛怎么样？”

福斯特低头看着双手，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一位医生，他的儿子骑自行车忘记戴头盔，就一次，就那么一次，只不过是在附近悠闲地骑上一圈，这个故事福斯特听他不厌其详地讲，直到福斯特自己都能说出来。医生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打开一个网页，拿着它给大家看。他说：“我记得你女儿已经过世了？”

有人伸长了脖子去看。另外一些人则在自己的手机上打开了同样的页面。有个组员说：“这么说，你的露辛达没有死？”

他的眉头由于困惑而皱了起来，另一个组员则端详着他的手机。“这肯定不是一个死去的女孩。”

组长罗伯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他对福斯特说：“我以前就很担心这样的事情。”他一脸同情，鼓励道：“请再跟我们讲一遍露辛达是怎么去世的。”停顿片刻后，他又说道：“拜托了。”

已经没有什么福斯特还没讲过了。露辛达走进了一部电梯。

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相当于一种成瘾治疗。对福斯特来说，他们都在从对过世孩子的爱中恢复过来，他们希望他也步入同样的道路，但他做不到。他不会戒掉他的瘾。或许他们嫉妒他的不屈从。他们每个人都目睹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从生活中消失。他们辨认了尸体，举行了葬礼。只有他可以选择假装他的孩子还活着，还在某个地方。

他们仔细研究照片上的那个女子，她有着露辛达那样垂落的、波浪一般的赤褐色头发。上大学的年龄，差不多是。在邮轮的栏杆旁，那个女子就在他身边微笑着，她的眼睛和嘴巴，是另外一些照片里，在年轻得多的福斯特身旁微笑的那个二年级学生眼睛和嘴巴的成年版。

应对机制（coping mechanism），心理学上指人们在面对压力或创伤时采用的策略。

是的，他的孩子，是的，露辛达，是的，她死了。这另一个露辛达，这么美丽，还活跃在她的社交媒体页面上，她是一种应对机制^②。何必费心解释？他的理由永远不会被人接受。

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一种使人产生自我怀疑的心理操控术。

小组的另一个成员举起了手机上的一段视频片段，是这个已然成年的露辛达和福斯特，她的父亲，他们两个在热气球的吊篮里。在他们下方很远的地方，大片大片的葡萄树排成平行线，沿着低矮的山丘流淌般地伸展开去。这位组员问道：

“是用煤气灯效应^③要我们，是不是？”

另一个组员纠正道：“现在的年轻人管这个叫‘引战’。”

组长继续施压：“要是……要是她真的失踪超过七年，你最终必须向法医申请推定死亡令。”

福斯特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呢？事情不是看上去的那样。他把手指团成拳头，再大大地张开，让那个机场咬痕的疼痛感转移他的注意力。

罗伯嘘声让大家安静。“朋友，”他问道，“你的孩子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福斯特开始讲他一直在说的故事。“我们去了我的办公室。露辛达走进一部电梯——”

罗伯打断道：“那你就得办一场葬礼。”他指的是棺材空空的仪式，一场追思会，她所有不存在的朋友和不相干的社交媒体粉丝都可以向装满了旧娃娃、毛绒动物和衣服的棺材致以最后的敬意。抬棺人会把它抬到一个打开的墓穴前。简而言之：一个空洞的仪式。

就在这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时候，他的手机嗡嗡作响。一条短信出现在屏幕上。是露辛达。

这个露辛达，活生生的，美丽的，让人如此上瘾，她问：下周可以吗？

氟硝安定（Rohypnol），罗氏公司出品的一种镇静安眠药。

床上的女孩动了一下。她缓慢地眨了眨眼，嘴唇弯起傻乎乎的磕了药一般的微笑。她赤裸的胳膊和腿扭动着，拉扯着把她的手腕和脚踝绑到租来的黄铜床柱子上的绳子。她的动作把保护床垫的塑料透明薄膜都弄皱了。组装这张床的时间比米茨预计的要长，一件古董，是从电影道具仓库运来的。她还没有来得及安置好监听音箱，也没能把话筒吊杆移到大致正确的位置，氟硝安定^①就开始失效了。

原文为Shure Vocal SM57，但舒尔官网称这一型号为乐器话筒（Instrument Microphone），而SM58为人声话筒（Vocal Microphone）。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和制片人，其代表作有电影《公民凯恩》等，而1938年的广播剧《世界大战：火星人进攻地球》则是他的成名之作，该广播剧当时被民众误以为是真实新闻，引起恐慌。

原文为palace of analog，既可译为“模拟宫殿”，也可译为“指针宫殿”。

她把一个舒尔SM57人声话筒^②放低，直到它快碰到女孩的嘴唇了。在它旁边，一个老式的铝带式话筒已经准备好了，像是某种奥逊·威尔斯^③广播时代留下的东西。从其他方向伸过来的是几个罐式话筒。一个枪式话筒也垂了下来。每一个都连接了各自的前置放大器。她等待女孩开口，留意着指针在每一个VU音量表上跳动，在这个属于她的模拟宫殿^④。

女孩说话的时候，指针快速地摆动起来。“哦，是你。”她像是在水下一般慢吞吞地对着米茨眨了眨眼。她抬起下巴，往下看着自己裸露的乳房，她浑身一丝不挂。

米茨轻轻地把一个话筒推进了一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睡着了。”

女孩松了一口气：“我担心这是强奸。”

为了响应一个监听音箱，米茨稍微移开了一个话筒。她说：“我需要测试一下音量。你能跟我说说你早餐吃了什么吗？”

镇静剂让女孩仍然昏沉沉的，她抬起脸朝向舒尔话筒。太近了，她看着它都成斗鸡眼了，她开始说：“煎饼。土豆。法式吐司。”她显然是在配合，编造些吃食，继续说道：“炒鸡蛋、燕麦片、培根……”

一个女侍者在一口气念早餐特色菜。

指前文的煎饼（pancakes）、土豆（potatoes）和培根（bacon）等单词。

带爆破音“p”和“b”的单词¹³让指针定在了红色刻度这里。让录音过于饱和，听上去有一点暖。但削波造成的数字失真，又会让它变得没办法使用。米茨把舒尔话筒又往后拉了一点。她拂去女孩额头上的一缕浅色头发，很是轻柔地把女孩的头按回覆盖着塑料薄膜的枕头上。

女孩没有抵制，继续说：“橙汁、西柚汁、燕麦片……”她的眼睛不知不觉地闭上了，似乎又要睡着了。她的餐厅制服搭在靠墙的椅子上。她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让指针纷纷直跳。“对不起，”女孩嘟哝道，“说这些吃的东西让我饿了。”

米茨琢磨她是否需要再调整一下房间环境音。她说：“别担心。你不会饿很久了。”

米茨走到放着女孩东西的椅子那里，打开手提包。她拿起一个钱包，找出一张驾照，研究了一下。“莎妮娅？”她走回床边，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莎妮娅，亲爱的？”她在钱包里发现了她拿来当诱饵的三张百元钞票。米茨取回了钞票，把它们折起来，塞进了牛仔裤的口袋里。

女孩睁开了眼睛。她的视线从一个话筒扫到另一个话筒时，眉头皱了起来，好像她已经忘了它们。

威廉尖叫（Wilhelm scream），美国电影中经常被使用的一个声音素材。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电影《鼙鼓雷鸣》（Distant Drums）中，但“威廉尖叫”这个名字则来源于1953年的电影《飞沙河袭击》（The Charge at Feather River），剧中一个名叫威廉的士兵被弓箭射中时发出了这个尖叫声。包括《星球大战》系列、《夺宝奇兵》和《魔戒》等在内的数百部电影都采用过这一素材。

米茨继续说道：“亲爱的，你知道威廉尖叫^⑤是什么吗？”女孩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

杰克摩门（Jack Mormon），美国俚语，指并非受洗成员，但对摩门教教徒很友好的人。此处是由于前句提到的犹他州，犹他州60%的人口是摩门教教徒，其首府盐湖城则被称为“摩门之都”。

摩门教的“圣殿服装”包括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内衣，是成年教徒穿着的。

女孩摇了摇头。她的驾照是在犹他州颁发的。一个杰克摩门^⑥，因为米茨在剪掉她的女侍者制服时，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内衣^⑦。

“你肯定听到过的，”米茨提示道，“那个威廉尖叫。”这是一个男人的尖叫声，是为了一部名叫《鼙鼓雷鸣》的电影在1951年首次录制的。在场景中，士兵们涉水穿过鳄鱼出没的沼泽地，因此这个尖叫声的正式名字是男人，被鳄鱼咬了一口，他尖声惊叫。自从制作以来，威廉尖叫已经被用于四百余部电影，还有无数的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

.....

“经典的尖叫声都有如此优雅的名字，”米茨继续说道，“就像画作。”比如，排名第二的最著名的尖叫，就叫做男人，撕心裂肺的叫声，坠入深渊。“就像一件艺术杰作。”这个尖叫更常见的名字是豪威尖叫，因为它是用来给豪威·隆（Howie Long）1996年在《断箭》（*Broken Arrow*）中的表演配音的，但这一尖叫本身是为了1980年的电影《第九种配置》（*The Ninth Configuration*）而录制的。

.....

高飞惨叫（Goofy holler），迪士尼动画中的一段经典预录制声音，常用于高飞滑倒、从高处跌落或者被打飞上天等场景。

业界第三的最著名尖叫是高飞惨叫^注，不过关于这个还是少谈论为妙。

铃声作响。她的手机就放在调音台上，又一次响了起来。

女孩在床上说：“你有个电话。”

米茨拿起手机，向她展示一个男人的照片。“我的男朋友。吉米。”

“他很迷人。”女孩眯着眼睛说。

米茨看了一眼照片，一个头发蓬乱的飞车党，头上绑了一方沾了油渍的印花手帕。“你还是有点晕乎，”她等着电话转到语音留言，“他想钓我。”她抬起下巴，侧过头，露出脖子上一圈正在消退的紫色瘀痕。与此同时，她还盯着显示器。她把制片公司要她配音的短片看了一遍又一遍。显示器安放的位置让床上的女孩看不到它。米茨知道她有点唠叨，但她需要女孩彻底的清醒。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她拿起一个联邦快递的邮件，感受了一下里面令人意外的重量。又长又薄还那么重的东西，必定是金属的。层层包裹的气泡膜让它的形状模糊不清。

尽管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健康，但她却不是选角经纪人在档案里记录的那种体型。她的嘴唇张开着。她继续喃喃低语，就像是在祈祷：“英式松饼……饼干和肉酱汁……”

米茨拉开一只乳胶手套戴在一只手上。她一边看着音量表轻轻地摆动，一边拉开第二只手套戴上，随后把头发束进一顶布的手术帽里。

女孩的皮肤很光洁，什么都藏不住。她的脸和脖子涨得通红，手和脚却变成了青白色。她的呼吸越来越浅，汗珠布满了胸和腹部。

调音台上，一瓶灰皮诺白葡萄酒在镀铬冰桶里凝出滴滴水珠。一只景泰蓝茶碟里放着几粒药片。总是同样的茶碟，装饰着掐丝珐琅粉红色罂粟花，这些遗忘之花。总是安必恩，允许的最大剂量。米茨倒了一杯酒，啜饮了几口，吞服了一粒药。

她想知道杰克摩门是否祈祷。当他们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呈大字形地绑在一个音效完美的录音棚里的时候，他们是否有祈祷词要吟诵。

安必恩似乎让她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得更快了一点。典型的副作用开始显现，躁狂。据说在昏迷之前，服用了安必恩的人会狂吃冰激凌。他们会在网上或者有线

电视购物中狂买一通。会和陌生人进行马拉松式的性爱。甚至会犯下谋杀罪。这些谋杀罪，他们后来都被宣布免于刑罚，因为他们对整件事毫无记忆。

这就是关键，对整件事都毫无记忆。

她又一次把酒杯倒满。她用戴了乳胶手套的手指从茶碟里拈起一粒药片，吞了下去。

在视频显示器上，几个装扮成南部邦联军士兵的演员扑向了躺在床上的女演员，这场戏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着。

米茨抬起手，把枪式话筒往女孩的嘴边拉近了一点点。她在键盘上输入了这个新文件的名称。她用签字笔在老式的DAT数字录音带的磁带盒上写下了同样的名称。她写道：祈祷的女孩，被残忍地刺杀，迅速失血。她吩咐说：“现在，莎妮娅，请告诉我你早餐还吃了些什么。”

.....

疼痛从来不会带来最好的效果。不，剧烈的疼痛只会引发休克。一种难以避免的紧张性木僵，静默是受了致命伤装死的动物的最后庇护所。只有畏怯和恐惧才能创造出有市场的录音。杰出之作。

她的声音低到了像在耳语，安静得就像她在祈祷，女孩说：“两个煎蛋……一个英式松饼……”

米茨撕开一个小的塑料包装，里面有两只泡沫橡胶耳塞。她用戴了乳胶手套的手指拧了拧一只，直到它能塞进她的耳朵。

女孩在说了“……橙汁”之后停了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米茨，问道：“会很吵吗？”

米茨点点头，把第二个耳塞拧成一个小小的紧实的圆柱体。即使安眠药让她自己的记忆短路，也不会妨碍她什么，这支话筒大军会继续录音的。她拼命回忆女孩的名字，她们是怎么遇见的。

米茨还没来得及插上第二个耳塞，女孩问道：“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或许她还在亢奋之中，又或许是不愿意承认现实，不过女孩说道：“我讨厌吵闹。我也能戴上耳塞吗？”

监听音箱上，它们的指针随着这个请求轻轻地跳动。

米茨正在撕开快递包裹，打算取出刀子。但她考虑了这个要求。没有理由让这个可怜的女孩一定要听。米茨干了她那杯酒，又吞下了一粒安必恩。她撕开一包新的泡沫耳塞，分别拧紧，然后塞进了女孩那温暖柔软的耳朵。

那张脸，女孩那一张涨得通红的、潸然泪落的脸，嘴型在说：“谢谢你。”

米茨答道：“不客气。”但两个女人都听不见对方说话。

只有挤成一堆的话筒听见了，往前靠着，准备收集接下去必定会发出的声音。

福斯特要求坐在背对着门的位子上，这样他就能在她出现之前先听到她的声音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很早就到了，和领班聊着天。苏格兰威士忌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你好。”

一个年轻女性说：“我叫露辛达，我要和我父亲一起吃午饭。”

他没有转身，而是等待着。

“他非常英俊，非常优秀。”那个声音又说道。

一个男人的声音，是领班的，说道：“请往这边走。”

当她出现在眼前时，等待是值得的。她母亲那样的赤褐色头发，露辛达任其披散在肩头，是他最喜欢的样子。当他站起来迎接她的时候，和他本人一模一样的蓝眼睛也回望了他。她穿着他在新加坡给她买的连衣裙。她在Instagram上展示过的那一件。他们亲吻脸颊。福斯特对领班说：“阿方斯，你见过我女儿了吧？”

福斯特让她坐下时，这位先生站在一旁说：“真是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

露辛达的昵称。

为了让领班听得更真，他问道：“露西^⑤，你还记得你踩到蜜蜂那一次吗？”回忆使他笑了起来。

她是个有悟性的人。“当然了。”她迅速就领会了，问道：“那时我多大？”

“你四岁。”福斯特就喜欢她知道如何一唱一和，从不胡乱发挥。如果说她还不是一个演员，那她就应该是。她对于即兴的角色扮演很有天赋。

侍者过来了，送来了她点的一杯酒。福斯特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按照他们早就定下来的剧本，他问了她在大学里的课程。她当然在优秀学生名单上。她则寻求他对于研究生院的建议。她的手从桌子对面大胆地伸了过来，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它。她说：“见到你真高兴！”

福斯特疼得直抽抽。他手上的那个咬伤。她没有过问。

不为人察觉地，他用手指把往常的费用塞进她的掌心。两百美元现金，外加几百元的小费。他们谈好的一小时午餐的费用。这看起来有点贵，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但这比他从任何精神科医生那里得到的治疗都要好。只是看着她，他就满心欢喜。

已经过去多少年了？他用的是牛奶盒侧面上她最新的年龄人脸预测。他在网上冲浪，搜索了很多伴游网站，才找到一个完全匹配的人。

餐厅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转过头来了。饭店的灯光暗了下来。一个侍者从厨房走了进来，拿着一只精心装饰的小蛋糕，上面燃着几根小小的蜡烛。没有人唱歌，这个地方太过高雅，不过侍者把生日蛋糕递给美丽的年轻女士时，还是传出轻柔的掌声。露辛达恰如其分地笑着。她把指尖抵在唇边，就好像要强忍住快乐的尖叫。

“生日快乐，我亲爱的。”福斯特说道。他把手伸到桌子下面，那里放着一只购物袋。他取出一个小盒子，粉色铝箔纸包装，缀饰着层层叠叠的缎带。

她没有理会蜡烛，解开盒子的包装纸和缎带结，打开盒子，里面是光泽闪耀的双层天然珍珠项链。她倒抽了一口气。所有看着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

“它是你母亲的，”福斯特看着珍珠项链说，“也是你外婆的。”

她没在演戏，这一刻没有，而是真情实意地看着他。他知道其中区别。在这一刻，他痛恨丧亲互助小组终结了这个甜蜜的幻想。项链盘绕在盒子里。绸缎衬里的盒子和棺材并无不同。

他对着蛋糕点了点头，说：“许个愿吧。”

她抹着粉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尖碰了碰珍珠项链。她注视着蛋糕，然后低声说：

“我想演电影。”她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微小的火苗熄灭了，一丝苦涩的烟雾从他身上拂过。

穆扎克音乐，指由穆扎克控股（Muzak Holdings）提供的乐曲，这家公司专门为零售商和商业建筑提供悦耳的背景音乐，如今为Mood Media所收购。

下一个日出并不是她的敌人。电梯里的穆扎克音乐^②也不是折磨。没有宿醉，怪味、人们的古龙水，甚至她自己手上淡淡的漂白水的异味，都没有让她的胃翻山倒海，也没能让她的脑袋痛得头晕目眩。不用戴墨镜，她可以坐在候诊室里看一看买卖行情。即使在大洛杉矶，也只有少数几个医生的咖啡桌会提供《好莱坞报道》和《视相》杂志，但阿达玛医生可不是普通的医生。

她醒来时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梦见在组装一个黄铜做的复杂东西。所有的弧线和闪亮的、抛光的花饰，点缀着陶瓷圆钮，上面有手绘的粉红色玫瑰。不是那种让人不快的梦。那是一张床，一张古董黄铜床的杰作。

她坐在那里等着叫她的名字，翻阅着《娱乐周刊》，她的手机响了一下。一条来自私人号码的新短信：了不起的成果。一如既往。

.....

她的收件箱显示有一个新邮件。一个命名为“祈祷的女孩”的音频文件。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还有她手指上那一丝漂白水的味道，让她回想起一个梦。有什么东西给宰了。有人在杀一头猪。那东西一定是她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刺耳不绝的尖叫声，阴森可怖，到处是血。她肩膀酸痛，就像一晚上都在劈柴。

她翻了一页，手机又响了。一条新的短信问道：你的一百万美元叫喊还有效吗？

.....

她还没来得及发短信回复，一个声音问道：“米茨？”她看向一个年轻女子，坐在一张白色漆面的办公桌后面。这个姑娘，接待员，说道：“阿达玛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

米茨收拾好东西的时候，门打开了，留着胡子的医生来迎接她，和往常一样笑得和煦。他们穿过一道门廊，走向门敞开的诊察室。在里面，一张铺着纸的桌子对着不锈钢水槽，还有一排正面是玻璃的陈列柜。医生点头示意她坐在桌子上。

阿达玛医生问道：“感觉好些了吗？”他坐下了，身体往后靠向水槽的边缘。他打量着米茨脖子上正在消退的瘀痕：“吉米怎么样了？”

他指的是米茨的新男友，也是米茨想做输卵管结扎的原因。

医生向米茨伸出手，勾起食指，提示道：“你有什么要给我吗？”

米茨俯身翻看手提包。她拣出三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医生接过了钱，把钞票拿在水槽上方。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点燃了火苗。他把打火机放在钱的下面，直到它烧了起来，烟雾向天花板飘去。阿达玛医生顺着米茨的视线看到了一个烟雾探测器，向她保证道：“已经断开了。”

美元用纸由75%的棉和25%的亚麻构成。

烧焦的味道让人联想起汗水和塑胶，塑胶和铝箔。一股难闻的气味激得米茨眼中含泪。随着烟雾的升腾，烧焦的美元布纸^②碎片飘落到水槽里。火苗靠近了医生的手指，他任由还在燃烧的残片掉落。那余下的碎片，卷了起来，在不锈钢上烧得黑乎乎的。大一点的碎片又断裂成更小的。最后一点边角上的火焰燃烧成了蓝色，又熄灭了。最后一缕烟在这个雾腾腾的房间里消散了。

米茨盯着搁在她屁股旁边桌子上的手提包看，里面卷着一卷钞票。回到公寓，她有一个房间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原文为sawbones，美国俚语，指外科医生。

原文为headshrinker，美国俚语，指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略带贬义。这个词大约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源于该词的本义，指猎杀敌人的头颅后晒干保存，与心理学家神秘、令人害怕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二是说心理有疾病的人，仿佛脑袋里装了太多东西，需要清理缩小。

太子港（Port-au-Prince），海地首都。

在医生变成锯骨人^②之前……在心理学家变成猎首人^③之前，他们是先知。他们曾经是算命先生、神庙妓女、萨满巫师。因此，他们接受训练，读取人们呈现的最美妙的隐情。身体语言、肤色和气味的蛛丝马迹。他们可以通过询问激发的、试探的问题诊断出未被识别的疾病。至少阿达玛医生是这样解释他的天分的。他曾就读于太子港^④的医学院，他有一套超越物理诊断的技能。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一种仪式。仪式就是一切。

她向他寻求咨询有多久了？米茨在她的记忆里细细搜索。是施洛，施洛或者别的哪个制片人把她送了过来。那会儿刺激她第一次杀人的怒火已经消耗殆尽，她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完成下一份工作。

米茨不信这一套鬼话，不过她对于青霉素是怎么起作用的也一无所知。如果有必要，她还是会服用它的。

指用茶叶占卜。

医生俯身在水槽上，仔细查看烧焦的灰烬，就好像它们是茶杯里的茶叶^①。他问：“你对莎妮娅·豪厄尔这个名字有什么印象吗？”

一提到这个名字，米茨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餐厅里的那位女侍者，不过仅此而已。

“她已获得安宁，”医生说道，“而你被宽恕了，因为你的行为使她抵达极乐和圆满之地，超过了她在人间所知晓的任何地方。”

米茨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拍纸簿和一支笔，为接下来的仪式做好准备。

医生研究灰烬。“她的父母住在犹他州奥格登市东普莱瑟大道九四七号。”

米茨草草记下地址，然后等着。

“他们欠了，”医生宣布，“大约八万五千美元的第二次按揭，三万一千美元的首次按揭。”

美国历史上曾发行过的大面值货币，目前流通领域很罕见，但仍是法定货币。

米茨做了个备忘，要送二十万美元的现金。她在公寓里放钱的那个房间就像任何囤积癖的储藏室一样满坑满谷。那里堆放着这么多一捆捆、一箱箱绑在一起的五百美元^②钞票，几乎没有人敢跨进这个房间一步。米茨划去了第一个数字，决定寄一个匿名纸箱，里面装三十万。

烟雾在小房间里飘移、急旋、回转，就像许多幽灵。苦涩的气息。众多迷失的灵魂拥挤在他们周围。米茨尽量不吸入一口气。

在水槽边，医生打开水龙头，用手指引导水流，把灰烬冲到下水道里。他拿吸水纸巾擦干双手，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接着，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白纸、一个信封和一支笔。

他把纸放在工作台上，一边写一边念：“亲爱的美妈和趴爸……”这声音不是他自己的。它瓮声瓮气，拖腔拖调。笔迹也不是他的。那种字母手写圆体的高中生字体。

米茨以前也见过这个样子，太经常了，都搞不清了。从灵异世界来的自动书写。

原文为me-maw，美国方言中指祖母或外祖母。

“不用费心找我。”医生继续道。阿达玛医生一边写满页面，一边说道：“我非常爱你们，还有阿嬷^⑤。”这些反复出现的字眼圆滑急促地在纸面上划过。“她可能还不知道，不过小布雷娅琳怀了孩子，她必须嫁给那个男孩。这是注定的。”花哨的笔迹暂停了下来。

医生把纸翻了过来，在反面继续书写。“我会来见你们所有人，很快，我们将永远分享我们的爱。”阿达玛医生在信里签了莎妮娅的名字。

他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把纸折好，塞进信封。他在水槽里沾湿了一个指尖，用它来沿着胶条揉擦，把信件封在里面。

不是说米茨能理解这一切，而是信中的文字给她带来了暖心的慰藉。它们似乎赦免了她的罪行，米茨确信她不能回忆起来。她知道不要去问细节。她不想知道更多。

医生从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把纸巾轻柔地包在信上，然后把包裹好的信封递了过来。

很小心地不留下指纹，米茨接了过来。

晚高峰快结束的时候，福斯特把车停在了路边。

她站在学生会大楼前，手里拿着厚厚的课本。她挥手喊道：“爸爸！在这儿！”如果这本书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一个道具，这都是一个不错的点缀。

她朝驾驶者一侧的窗子俯下身去，在他的脸颊上啄了一口。她飞快地绕过车子的前面，坐到了副驾驶位上。她扣上安全带，把书放在他们之间的座位上。她戴着生日珍珠项链。

如果没有她来记下这些故事，他会忘掉它们，一想到这一点，福斯特就很恐慌。但或许这就是一直以来的想要的结果。

他看了看两侧的后视镜，打信号示意要开走车子，一边问道：“你还记得我们租的那匹小马吗？”

他想让她从那些容易的事情开始。像是要用某种生僻的教义问答来考考她。首先，是小马的关卡。然后，是烤盘的单元。露辛达福音书。他一直在训练她，直到她对露辛达童年的熟悉胜过她对自己的了解。他伸手拿起他屁股旁边的书，飞快地打开它。一本关于戏剧艺术的课本。他把往常的费用夹在书页间，合上了它。

她像是没有留意到，目光转开了，张望着他们经过的建筑物。那些站在人行道上的人。

Keds是一个美国品牌，以其橡胶底帆布鞋而闻名。

或许她是在争取时间思考。不过这会儿，她的眼睛亮起了自信的光彩，露辛达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角色。“那匹小马？我当然记得。小狗饼干。”正确的小马名字。“我二年级的最后一天。”正确的时刻。“我穿着那双簇新的Keds鞋，我不想弄脏——”

“它们是红色的。”福斯特打断道。

“它们是蓝色的。浅蓝色。”她是对的。

他不是想给她使绊子。他搞错了一些珍贵的细节，一想到她比他更熟悉他孩子生活，他就吓坏了。他把话题转向更模糊的事情。“还记得万圣节吗？”

她问：“哪一个？”很警觉。一个学生正在经受突击测验。

“你的第一次，”福斯特一边开车穿梭于车流，一边指点她。“你四岁的时候。”

这个露辛达把手放到了嘴边，啃着她的大拇指指甲。她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坚持道：“别告诉我。”

福斯特催促着她。“你是个女巫。”

“不——”她把一个字音拖得很长，故意拖延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她叫了出来：“那时我是个小精灵！”

福斯特感到焦躁，突然改变了车道。他们的身后鸣起了一声喇叭。“是吗？”他正在失去他持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他的记忆。

这个露辛达嗔怪道：“我穿着粉色连袜睡衣和芭蕾课上的粉色芭蕾短裙，你还记得吧。”现在是她在讲述他的记忆。这个冒名顶替者已经取代了他述说过往的身

份。

他无法反驳。他不记得了。第一次，他不得不扭转战局：“现在你来选一个故事。”

她用指尖抚摸自己光滑的前额。“还记得……你哥哥装扮成圣诞老人的那个圣诞节吗？”

他回答不出，并且感到一丝愤怒。他把他孩子的生活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她熟悉露辛达的生活，一清二楚。

她并不想演砸了。她只是脸红了，好像在替他感到尴尬。她胆怯地问道：“你还记得我的豚鼠吗？”

他在记忆里摸索，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门口摸索电灯的开关。福斯特高兴起来：“叫林戈。”

她脸上愁云满布。“是鲁夫斯。”她纠正道。又一次。他们在沉默中驶过了几个街区。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她问：“我们去哪儿，爸爸？”

寻找停车位的时候，他对她说：“别那样叫我。”突然间，他打破了角色。她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好了，他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这感觉像一个经典的翻转：父母变成了孩子，孩子教导了长辈。

眼前出现了一个空位，他把车子挪了进去。她瞥了一眼手机，只是想看一看时间。这会是漫长的一个小时。

“谢谢你。”她说道，声音平静了下来。“我是说，珍珠项链。”她摸了摸珍珠项链，像是担心他会要回去。

他从座位上拿起她的书。“你认得那个吗？”他朝方向盘那边点了点头，示意街区那一头的一座办公大楼。一座板正得像墓碑的大楼。

《搏击俱乐部》开头和结尾时主人公泰勒身处的大楼。

她身体前倾，透过挡风玻璃往外看。“是帕克—莫里斯大楼^①，”她说道，“是爸爸——是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他下了车，拿着课本就像诱饵，这样她就可以跟着。他大步走在人行道上，回过头喊道：“你还记得有一次你是怎么迷路的吗？”

她从她这一边下车，急忙地小步追赶在他身后。

“对了，”他拉开了与她的距离，继续说道，“你母亲和我都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

这个露辛达赶紧跟上脚步，叽叽喳喳地说道：“那天是你办公室的‘爸爸和女儿日’……”

他没有放慢脚步，问道：“还有呢？”

原文为elevator tag，脱胎于传统的贴标签（tag）游戏。在传统游戏中，一个小朋友拿着“it”的标签来追其他小朋友，被贴到的小朋友成为新的“it”，成为追逐者，再次展开追逐。

她在其他行人之间跌跌撞撞地走，这会儿有点不确定，她回答说：“我想玩一个游戏？我想玩电梯贴标签^⑤。”

他们来到了大楼门口。她一直想要伸手去拿他手中的那本书。福斯特无法确定，这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学戏剧的学生，还是因为她的钱在里面。“露辛达？”他问道，“你想和爸爸玩个游戏吗？”

吉米，她赴约是看上了他的腿。他有一双长腿，很轻易就把脚抵在了她的后脑勺上。他把她脸朝下地翻了个身，把她光溜溜的屁股往空中猛地一拉。吉米，他只需要看一遍录像。吉米有一头油腻的脏辫，满脸的麻子。他的鼻子就像在罐子里腌制了一百年。他瘦长、坚韧的裸体就像是从泥炭沼泽里挖掘出来的。他从没问过她上次留下来的瘀伤。或者再上一次手臂和背部上的疤痕。吉米刚刚在冯塔内看了她显示器上的录像。对男人来说，色情片就是学习指南。

屏幕上的小个子男人把小个子女人脸朝下地翻了个身。他拉扯她的屁股，直到她跪倒在地，但却把一只小脚踩在她小脑袋后面，把她的脸顶在地板上。他另一只脚还在地板上，矮下身子上了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模仿这个姿势，不过吉米可以。

就像学跳舞的人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把她翻了个身，把他的光脚踩在她的后脑勺上。他们在地板上。床太晃了。他模仿录像，朝她撅起的屁眼吐口水。他的目标，温暖而死寂的中心。这一位，已经比那个嚼烟草的吉卜赛小丑好多了。

他摇摇摆摆地保持平衡，把勃起的顶端抵在她身上。有那么一会儿，当他曲起另一条腿，矮下身子时，他身体的一半重量都压在她身上。他的脚压着她的颈背往

下顶，顶得米茨的嘴都卡进了地毯。她的声音给压得很沉闷，然而她还是坚持说：“重一点！踩重一点！”

胃里的酒涌上喉头，但她又咽了回去。酒混合着胆汁和安眠药烧灼起来。她拼命地扭转脑袋，好让颈椎上脚踩的压力再重一点。

原文为Internal decapitation，即第一颈椎与枕骨形成的寰枕关节的脱位，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神经系统损伤。

她想要的是从里面断头^⑤。这是她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里弗赛德，顶着当地女地痞的死亡注视的原因，直到她遇见了吉米。吉米用他的长腿和灰趾甲紧紧地顶着她的下巴。之前的那一位，吉卜赛小丑，尽管他虚张声势，还有他嗑了冰毒格外想要干的劲头，但他的下半身没有力量。骑摩托车难道不是可以塑造大腿力量的吗？他或许会在她后脑勺上不轻不重地踩上几脚，而她都可以把健身房里的沙袋踢得比这还要狠。除此以外，他会扇她耳光，掐她脖子，直到她昏过去，但她醒来时，总是发现他在她的床上打呼噜。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吉卜赛小丑的皮肤苍白如玉，体毛几近寥寥，以至于浑身的刺青衬得他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结婚庆典上的瓷器。她会发现头发给扯掉了一把又一把。她的头皮疼痛不已。无论她叫他坐下来多少回，让他看录像，他只敲掉了她的一颗门牙，给她留下了一个小肛裂，血流得那个老天爷呀，过了一个多月才愈合。

吉米嘟哝了一声。视频里的男人说：“把这个洞眼给我。”然后拍打了那个女人的屁股。

原文为gimme，俚语，相当于give me。

吉米说：“把这个洞眼给偶^⑥，婊子。”然后拍打米茨的大腿。

橄榄球运动员的一种姿势，运动员右手着地，与双腿构成了三点，身体下蹲，背部几乎平成了九十度。

老式的挤奶凳只有三根凳腿。

他们两个，他们全都被汗水浸得滑溜溜的。他们都喝了酒，因此时机似乎刚好。每一次抽出他那根勃起的東西，他都把重心抬得很高，几乎要摔倒了。他基本上是三点式站姿^⑦，就像一只挤奶凳^⑧，随便一滑都有可能把他全部的重量压到她脆弱的脊椎顶部。

她脑袋中有什么东西啪地爆裂了，爆裂的声音，血涌进了她的嘴巴。不过不是脊椎，是她的鼻子在地板上撞骨折了。软骨从侧面撞在了地毯上，嘎吱一声地折断了，就像干裂的蟹钳。

一个完美的音效给浪费了。她的思绪又一次漫无边际，她想，如果鼻子在森林里折断了，那里没有人录下这个声音，也没有人把它用作电影配音，那鼻子是真的断了吗？

福斯特让她做了最坏的设想。他招手让她进电梯轿厢，说道：“往上行。往下行。换乘电梯。但要是让我抓到你，你就死定了。”福斯特把手伸进夹克里，从腋下枪套里抽出一支手枪。罗伯的枪。并没有上膛。

在这儿，保安仍然是个笑话。那时和现在一样，没有门卫守着前台。一排安防显示器上播放着空荡荡的走廊，黑白的，画面模糊。在一个屏幕上，他看到自己拿着枪，秃顶，眼球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凸起，一只青筋暴起的手握着枪。没有人监视他。只有他在监视。

就让警察来逮捕他吧。警察不会来的。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世界了，再也不是了。也许它从来就不是。

是有必要用枪来吓唬她一下的。如果这个露辛达对他心生恐惧，她以后就不会再给他打电话了。她也不会再现身，只是为了打个招呼，聊一聊旧事。他没法戒断对她的瘾。她必须对他死心。

她看着他，歪着她漂亮的头。不管她真的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还是她在他脸上看出了冷酷无情，她眨了眨眼，忍住泪水。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好似在求助，然后身体向前，摁下一个楼层的按钮。慢慢地靠向轿厢的里面。

“用你的手机，”他警告她，“打一个火警电话。不过要是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我就会比警察先找到你。”

福斯特做了他很久以前就该做的事。他没有去追逐，而是在等待。

她乘坐的电梯门滑动着合上了，轿厢开始按照楼层指示器上升。在大堂里，一块不锈钢面板上显示着一列列纵向的红灯，每一盏都标志着不同电梯的定位。她登上的轿厢停在了十七楼。另一盏灯停在同一层楼，然后向下走了几层楼。很明显她换了轿厢来躲避他。

小小的红灯追踪着她的逃亡路线，上下奔波，左右迂回，从大楼一侧的电梯冲出来，奔进另一部电梯，继续往上或者往下。然后，再次换乘轿厢。

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会让她一辈子都躲他远远的。

福斯特猜她很快就会惊慌失措。她可能会打电话给警察或者给她拉皮条的，但她绝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免得福斯特找到她。他的直觉是对的。有一部电梯直直往下，通往大堂逃生的快速直达电梯。

看着它下降，福斯特想起了很久以前和女儿游戏时他是怎样追赶她的。他只在她一边惊呼一边躲进另一个轿厢时，才瞥见她的身影。他扑过去抓她，然而她跑掉了。这很好玩，他当时这么想。一个游戏。

他完全没想过要叫保安来，让他们封住出口。她离开有多久了，他还在气喘吁吁地、哈哈笑着地追赶着她？就像个傻瓜，他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一直追逐着一个幽灵。

福斯特手里还拿着课本，站在即将到达的轿厢前面。

电梯门往边上滑开，她往前猛冲，差点撞到他。她突然停下，向后倒去，滑倒在铺着地毯的地上。她防备地蜷缩成一团，哭喊着：“求你了，爸爸！”哭喊：“不要。”

福斯特从夹克里面抽出手枪，轻轻地把枪口抵在她的头顶上。那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道：“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也不是演员。”为了搞定这件事，为了让她从心底里讨厌他，他又说道：“你是个婊子。你这个下贱、肮脏、舔鸡巴的婊子。”

她停止了哭泣，抬起脸，直到那把枪对准在她双眼之间。所有的恐惧都被愤怒所取代。不论他是不是杀她，这个露辛达都想杀了他。这很好。这就完美了。

摘自《现代奥斯卡启示录》，布拉什·金特利著（第45页）

人们，他们喜爱米茨·艾夫斯。真心喜爱她。即使在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她那间装满钱的房间之后，人们仍然相信她是无辜的。她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可是米茨，她从未沦落。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活太过艰难，她最后挺过来了，你懂吗？

当然，人们开始散播谣言。只要一个女人，一个单身的年轻女人在好莱坞获得成功，那些对她心怀不忿的人就会说她闲话。他们会说她在拟音行当是一路睡到顶尖的。嫉恨者要么是这样，要么就称她是嗜虐的连环杀手。他们现在还这么说。那些谣言，我从未在意过一丝一毫。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1969— ），Meta公司前首席运营官。

不，我的爱好是铬透辉石。当你可以在一个价格点上让我们的珠宝成为摩登、精明、前卫的女人能拥有的一项最佳投资，显摆老好莱坞的全部魅力，为什么要相信所有这些嫉恨者和他们的嫉妒呢？我们的口号是：比祖母绿更祖母绿。但是，让一个强悍、聪明的女性在任何行业获得领导地位，老派的媒体都会说她是通过把人折磨至死才走到那一步的。看看雪莉·桑德伯格^②就知道了。

.....

对于那些说米茨·艾夫斯是杀人凶手的嫉恨者，我只有一个问题。“那些尸体怎么样了？”给我看看那些尸体。

吉米讨厌坐在中间。人们，他抱怨说，那些坐在后面的人，他们偶尔会踢到他的座位。那些坐在两边的人胳膊肘会不经意地撞到他，要么他们会窃窃私语。坐在前面一排的人会太高了。不，任何电影院的中间位置都可能是观看一部电影的最佳观影位，但这个好处被各种各样的干扰抵消了。这就是家庭影院爆发式增长的原因。

“今晚不一样，”米茨对他说，“相信我。”

吉米不明白什么是粗剪。不明白什么是粗剪的放映。他只是很兴奋能进入电影制片厂。她试图通过解释来打消他的兴致。这不是一场燕尾服和聚光灯的盛会。他们会观看一部南北战争电影的预映版，还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没有人会穿得比休闲星期五更隆重。

吉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休闲星期五。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方干净的头巾裹住他那结了块的脏辫。

他们为什么会被邀请参加这个盛大聚会，米茨很是不解。每天晚上都是一个选择，要么阅读一本经典的图书，要么外出参加一场业内的活动。简而言之：是把时间付之于睿智的死人，还是交代给愚蠢的活人。

原文为pariah，源自泰米尔语Paraiyar（鼓手），鼓手是印度南部最大的低种姓成员在节日期间所从事的职务，因而pariah被用来表示“贱民”，亦即印度种姓制度中被排除在印度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之外的最卑贱阶层，寓意被唾弃之人。

在电影公司的剧场大厅里，没有人敢靠近他们。就好像有一块看不见的屏障阻止了他们，没有人走近她，也没有人和他们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她脖子上的瘀伤，也可能是因为她往骨折的鼻子和肿胀的眼睛上涂抹遮瑕膏的敷衍了事，不过她知道，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是一个被唾弃的人^②。

在这里，每一次打招呼都是在要求一份活计，要么是工作的活儿，要么是口活儿。米茨能接受这个现实，她是每个人的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就像童星，他们都会在她成年前的那一瞬间上了她。

维纳斯捕蝇草（Venus flytraps），叶缘有根根分明的刺毛。

吉米太蠢，看不出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讨厌他的无知，不过她还是希望在他眼里她没有那么不堪。虽然这会儿他正色眯眯地盯着附近的一位女演员看。这位金发女郎穿了一件无肩带礼服，勒得这么紧，这么骨感，她那对乳房看起来就像端在盘子里呈上的东西。她的睫毛上重重地涂抹了睫毛膏，让她的眼睛像维纳斯捕蝇草^③。

足球妈妈（soccer mom），指非常重视孩子的休闲活动、亲自开车接送的妈妈。

吉米，他又脏又邋遢，看起来刚好像个百万富翁名流，在对一个女人抛媚眼。

“那是布拉什·金特利吗？”他朝着那位刚步入中年的金发女郎的方向晃了晃酒杯，那是一位介于花瓶妻子和足球妈妈^④之间的女性。她的卷发让人想起汽车电影院。整整一代人的电影里，某个怪物或精神病人跟踪并最终杀害了她。她金色的卷发仍然很合时宜。腰身几乎还是原来的腰身。她似乎察觉到了吉米的飞眼，她蓝色的眼睛看向了他。

米茨懂得这种眼波流转。布拉什·金特利马上就会中断她和无足轻重的助理的谈话，径直走上前，看看吉米能否提供一个更有前景的新角色。昨天的毒品贩子成为今天的执行制片人。大麻产业在资助独立项目，大项目，只是为了洗白任何银行都不会接受的利润。吉米，脖子上有刺青，脸上有麻点，看上去就是那种有项目要投的类型。

这位女演员立刻把目光锁定他，朝他们走来。“嗨。”她说道，伸出了一只美丽的手，一只曾经被剁肉刀砍掉的手。“我是布拉什。”

追星族吉米的麻子脸变红了。他带有刺青的手握上了她那没被砍断的手。“我是吉米。”

尽管布拉什没有跟她打招呼，米茨还是伸出了手。“米茨·艾夫斯，”又补充了一句，“艾夫斯拟音艺术。”

女演员和米茨握手，并没有眼神交流，说道：“谢谢，不过我所有的尖叫都是自己来的。”

General Equivalent Diploma的缩写，指一般同等文凭，大多是没有美国高中文凭的新移民所考的。

只消片刻，这位女演员的名片就会亮出来，上面还会有她网上精彩片段的链接。吉米则会回以他的GED^②文凭的截屏。吉米不是一位大人物。到这时候，他这位新结识的好友就会忙着在人群中寻找更好的工作前景。

人们看到米茨，却视而不见，直到一个业内的矮胖子给了她一个眼神，那人大腹便便，满是胡须。她对吉米说：“我得去谈生意。”然后朝门厅和洗手间走去。

在女洗手间，她站在水槽边上，透过镜子观察身后的门。镜中的她用破裂、充血的眼睛看着她。业内矮胖子毫不犹豫地走了进来。他环顾四周，确定这个地方没有别人，说：“据说你有样特别的东西要拍卖。”

竞逐（contests），一种营销手段，要求申请免费电影票达到一定的条件，比如集赞、发表文字或视频评论等。

趋势是人们现在独自消费媒体。没有现成的别人的笑声和观众的尖叫，魔力就不会发生了。电影公司清楚这一点。发行商和连锁影院也很清楚。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举行所谓的竞逐^③，发放媒体试映的免费电影票的原因。年轻人若是觉得他们赚到了什么就会欣喜若狂，而当有几位本地评论家会来观影的时候，还有谁能比由他们来坐满场更好的呢？

参见第4页脚注“边缘共振”。

这么多人共同的边缘^④兴奋，这几乎就是一连串好评的保证。人类的边缘系统需要群体来达到它的高峰和低谷。

但现在，家庭影院和下载意味着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引领文化的人，财务自由的人，还有最先接受新技术的人，全都独自蜷居。一边独自观影，一边奇怪电影为什么不像以前那么好笑、恐怖或者悲伤了。

和米茨单独待在女性洗手间里，业内矮胖子问道：“我能听一下吗？”

米茨调出文件，说道：“我管它叫吉卜赛小丑，金色长发，年龄二十七，被折磨致死，热风枪。”她看着这位业内矮胖子把耳塞塞进了他多毛的耳朵里。

.....

独自一人宣泄情绪，人人都会感到不自在。他们需要一声尖叫，好让他们叫出来。他们需要感受到自己是更庞大的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的狗嗥叫起来的方式，那正是边缘共振。

制片人们身陷最佳尖叫的争夺战。

米茨摁下了播放键。

业内矮胖子直挺挺地抽搐了起来，就像给电击了一样。他的身体颤抖，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白就像是黄色虹膜周围鼓起的、充血的边缘。

她任由他身体往前倾，他的双手撑在水槽边缘，紧闭的双眼流出极度痛苦的眼泪。她说：“出价达到了一百二十万。”

在酒吧里，在所难免的事情发生了。吉米一个人在那里。

“什么啊？”他问道，“我是有臭味还是什么吗？”很明显他受到了伤害。布拉什·金特利溜走了，没有别的人愿意靠近他。吉米只是不知道怎么在外面生存。被上流社会冷落：米茨多年之前就习惯了这种感觉。

很难不爱上一个男人，如此坚决地无视有关她的可怕真相。但要尊重他就更难了。

米茨把他领进了小礼堂，中间的座位显然已经有人了。这些最好的位子上坐着小团伙，或者是情侣，这之间只剩下几个单独的座位空着。米茨把吉米留在过道，自己则沿着中间一排慢慢往里挤。她一边道歉一边越过大家，直到走到一个恰好在所有人中间的座位上。

吉米之前建议他们留在家里做爱。多亏了安必恩，每一次都感觉像是她第一次和他做爱。就算他戴了避孕套，她也不会知道。很可能没戴。他的人生一事无成，因此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孕育另一个自己。重新来过：吉米2.0版。就像给自己第二次机会，这么做的话就能把责任转移到这个新的他身上，并且准许现在这个吉米挥霍他余下的时日。

想都别想，米茨曾经跟他说过。她绝对不会让自己怀孕。

她坐到最中间的位子时，坐在她一边的四人团伙站了起来，默默地移到了远处的座位上。并且，她另一边的情侣也站起来，挪到了不那么如意的座位上。在她坐下后的几分钟内，米茨身边的区域就空无一人了。她前后数排以及两边的大片座位都是空着的。她看向吉米，挥手示意他到她这边来。

“我们真走运，”她大声喊道，“我找到了两个挨着的座位！”避孕套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更要命的是她的裙子，现在腰部这里似乎很紧。还有紧身胸衣。想到这里，米茨坐回了自己位子，内心充满恐惧，担心她的身体里不再是她一个人了。

互联网没有帮上一点忙。她已经再婚。改了名字。福斯特打电话给她以前的同事，他们告诉他的差不多。那里没有人认识她，不再是那时候了。员工流动。他最不想打电话的人就是她爸爸。

他在网上找到了她母亲的讣告。上面列有在世亲属的名字，其中有安布尔。安布尔·贾维斯，目前是。露辛达的母亲。电话号码查询服务有一个贾维斯，并没有登记。

最终，福斯特屈服了，给她父亲打了电话。露辛达的外祖父。

“喂。”安布尔的爸爸听起来很愉悦，福斯特差点挂了电话。为什么要破坏这么好的心情呢？

福斯特继续开口：“保罗？”

那个声音还是很乐天的样子，问道：“是你吗，盖茨？”

他没有问起安布尔，没有一开始就问。他想先试着解释互助小组安排的仪式。

最近流行的是买一副全白的棺材，钢质的，或者上过漆的硬木。高亮光泽。所有的哀悼者都会拿到一支定制的锐意牌记号笔，用来在棺材的侧面和盖板上签名，写下充满爱意的话。福斯特试图解释模拟的葬礼。按照父母互助小组的说法，它无论如何算有个了结。

他尽力让它听起来并不疯狂。更像是一个开明的人做的实在事情。

安布尔的爸爸保罗保持沉默。他不是很买账。

福斯特说：“琳达的事我很遗憾。”他说的是安布尔的母亲，根据讣告，她三年前因癌症而去世。“我本来会去的。”他表示道。

保罗的语调并不气愤，不过他说道：“安布尔说不要告诉你的。她不希望你在那儿。”

福斯特说他能理解。他其实并不理解。他问保罗是否会来参加这个棺材仪式。

老人咽了一下口水，略等片刻，说道：“盖茨，我觉得我不会来。”

福斯特想解释一番情绪宣泄。那些小组灌输给他的东西。音乐和鲜花会怎样为悲伤提供一个公共的场景。他可以把哀伤外化，而不是独自承担这重负。他想讲一下解脱。

相反，他等待着，一言不发。多说几句只不过是一个手段罢了，好避免保罗最终说出那个“不”字。

或许是出于怜悯，电话那头的人对他说：“我会告诉她。”

福斯特说：“谢谢你。”

他的前岳父补充说：“但是，你要理解，她也不会去那儿的。”

米茨能预料到一个陌生人会怎样尖叫。她做这种事儿太久了，也太多次。她会暗中观察某个人，在机场里。在超市里。她清楚谁会为母亲尖叫，谁只会自个儿尖叫。经验——至少是她的经验——表明没有人会为上帝而尖叫。胖的，瘦的。黑人，白人，或者亚洲人。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她知道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刻是怎么喊叫的。

只要一眼，她就清楚图书馆里陌生人是会声嘶力竭地讨饶服软，还是会咬紧牙关、倔强地闷声轻哼着死去。或者最糟糕的是，漏气气球一般的呜咽声，几乎有点好笑，就像小狗的吱吱叫咀嚼玩具。确实有人真是这样死去的，有那么几个。

原文为metal cylinder，更常见的说法是蜡筒（wax cylinder），是一种在唱片出现之前的存储声音的介质。它看起来像“蜡”，但实际上由脂肪酸和金属离子所构成。

物理学家卡尔·哈伯（Carl Haber）和维塔利·法捷耶夫（Vitaliy Fadeyev）发起了一项名为IRENE的项目，致力于通过使用光学显微镜来拍摄早期录音介质的刻痕，并通过算法来还原声音。他们对蜡筒刻痕扫描后进行3D建模，所呈现的正是连绵的山峰和山谷的形状。

虫胶唱片（Shellac disk），最初的老式78转粗纹唱片是用紫胶虫分泌物制作的，这种唱片录制时间不长，也很容易损耗，后为黑胶唱片所取代。

要是她没有直接对这么个人上手，她还有自己的工作室收藏来填补空白。她继承的收藏品。一排又一排的文件柜，填满了一间又一间的屋子，它们保存的样本，可以追溯到声音录制的最早形式。其中有锡箔包裹的金属筒^⑩，上面是唱针刻下的一道道山峰山谷般起伏的印痕^⑪。一个圆筒上系着一张泛黄的标签，上面写着：新近的爱尔兰移民男性，胸部挤压变形，玄武岩磨盘。藏得好好的是仍然可以播放这些古董的机器。米茨翻遍了装满中空的发硬的蜡筒的抽屉。被勒死的伊洛魁娘们，慢速中距离，皮绳。她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探索放满硬橡胶唱片和赛璐珞唱片的房间。虫胶唱片^⑫，最后是黑胶唱片。

原文为Iroquois Squaw，指北美原住民女性，尤其是原住民妻子，squaw带有贬义。

.....^⑬.....

这样一座尖叫声的宝库，让她怀疑电影是否只是作为展示它们的媒介而发明的。这是一种不朽，痛楚被保存、被存档、被展示。她想知道美洲原住民是不是对的。如果一张照片能偷走一个人的灵魂，或许这些录音就是亡者的灵魂。他们死去，但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它们是存货。它们在挣钱。有一部分是——大多数是封存在库里了。财富隐藏起来了，就在这里，在这些阴冷的混凝土房间里，在这些滑动的金属抽屉里。

这一痛苦的商品化。

她会倒上一杯雷司令。喝上足以吞下安必恩的一口。酒瓶就在她边上，很容易续杯。

每一段录音都是毒品。每一次都让她的心跳更快。她的呼吸越来越缓，直到她不得不大口地喘气。每一声尖叫都让她血液里的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急升。她会坐下，脑袋上夹着耳机，趴伏在调音台上。尖叫声冲浪。

只有在她气力耗尽的时候，她才会调出她最心爱的。她最心爱的母带录音：小妹妹，在惊怖中死去，呼喊父亲。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摁下播放键。

.....

他的手一直抽痛。咬伤已经发生了感染，那个在机场咬在大拇指上的伤口。要是他没有曲起胳膊肘，要是他任由手垂着，它就会像拳击手套一样膨胀起来，会滴落什么东西。

《诗篇》是《旧约》中的一卷，其第二十三篇为大卫的诗，属于祈愿诗。和合本译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他互助小组里的医生，阿达玛医生，要求在场的人都低下头。阿达玛本该诵读《诗篇》中的第二十三篇^⑨。但显然出错了，他朗读的是《约书亚记》，关于耶利哥城陷落的部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观众投入地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旧约·约书亚记》（6：20—21）。

阿达玛医生结束了诵读：“……百姓……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杀尽……”^⑩医生合上了《圣经》，示意福斯特到他的位置来。

盖茨·福斯特站在讲台上，开始致悼词。他肿胀的手举起来，就好像在作见证。除了少数几张他在小组里认得的面孔，整个哀悼的人群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每个人都注视着他，直到他感到畏怯，移开了目光。他发现哪一个方向都有陌生人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他们举着手，在底下窃窃私语。有人咯咯地笑。

就在那时，福斯特看见了她。安布尔。现在是安布尔·贾维斯了。坐在小教堂后排尽头折叠椅上的是露辛达的母亲。希望渺茫，但她还是来参加了葬礼。她似乎是独自来的。穿了一件棕褐色的外套，在这一片葬礼的黑色海洋中很容易瞧见。

“露辛达六岁的时候，”他开始道，“她问她的母亲怎么做饭。”他冒险看了一眼后排的女人。她点了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她们准备做烤肉来当晚餐……”一抹微笑掠过她的脸，她明白了这个故事会怎样进行。

约5.08厘米。

福斯特停顿了一下，回了她一个微笑。“她们把待烤的肉从包装纸里取出来，母亲让露辛达从橱柜下层拿出平底锅。”每一个动作和细节都推动他前往下一个记忆。“她的母亲把烤肉放在砧板上，从刀架上抽出一把刀，解释说第一步是要把烤肉较小的一端切下大约两英寸^⑪。”说着说着，福斯特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把一

大块看不见的生肉放在他面前的讲台上。他肿胀的那只手伸直了，像是在做空手道的劈击，变成了一把刀。

等他切着看不见的炖肉的时候，他说起了露辛达询问，为什么她们必须把烤肉弄得短一点。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小的那一端煮熟得太快，端上桌时会变干，变得不好吃，所以必须放在一边，分开烹饪。

福斯特笑了：“露辛达不相信这一点。”她问为什么，不停地问为什么整块烤肉不能以同样的速度烤熟。“她以前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说道，尽管用过去时态来提起他的孩子让他感到刺痛。

现在，在他的身后，棺材是打开的，里面堆满了旧玩具。罗伯和小组成员送来了一捧大得惊人的白色康乃馨，有棺材那么大，就像那种你会扔在获胜的赛马马背上的东西。一张露辛达二年级时的照片，笑咪咪的，放大到了海报的大小，就搁在棺材旁边的画架上。

福斯特抬起头来与他前妻的眼睛对视。一个女人，有着她女儿那样浓密的、深色的头发，垂落在背后，但在脸的两侧散着缕缕灰色。她点了点头，他接着往下说。

“露西从不相信那个切下炖肉的理由。”他回忆道。她的母亲给了其他的合理解释。比如，较小的那端往往太肥。她们切下的那一小块尝起来总是太苦或者太硬。无论如何，她的母亲认为，她母亲——露辛达的外婆就是这样教她的，所以她也打算就这样教她自己的女儿。

“可是，”——福斯特耸耸肩，无可奈何地伸出两只手——“露辛达坚持她们要给外婆打电话，打破砂锅问到底。”

因此，她们给露辛达的外婆打了电话。她如今已经因癌症离开人世三年了。她们问，为什么把炖肉较小的一端切掉那么重要。

到这里，他讲完了，要交代故事的结尾。

“这不是因为肉煮得不均匀或者煮得太干，”他说道，“这是因为她们唯一的烤盘——在很久以前——只有这么大。”

一个错误代代相传的教训。一打说得过去的理由，全都是不对的。

露辛达，他们聪明、美丽的女儿，是那个怀疑论者，让他们全家最终了解了的真相。

他抬起头来，看见露辛达的母亲一心一意地听着。

福斯特往前挤的时候，坐着的哀悼者中越来越多地举起了手机，准备录下他说的话。人群中传来一个很小的声音，说“太聒噪了，老兄”，不过很微弱。另外一个很低的声音，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喊叫，说道：“他不是你的爸爸。”

哄笑声在小教堂里传了开来。那个失去亲人的人弓着身子往前走，摁着按键，在发短信。

一个更响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喊叫道：“那个人是个儿童色情贩子！”是福斯特本人。这是他的声音，正从另一个手机里叫道：“你不必做他的性奴了。再也不用了。”

他们在看机场视频。有人在看。它在网上疯传，把他变成了一场怪胎秀的明星，而他们找到了他。

这么多手机在录像，等着捕捉他的反应。福斯特伸长了脖子，目光竭力越过一片高举的手臂的海洋。想要看一眼露辛达的母亲，但她坐的地方已经是一把空椅子了。安布尔逃走了。

他支离破碎的声音在喊：“炖肉！”在叫：“炖肉！”有人哈哈笑，其他人嘘了他，因为他们还在拍摄。人们想要再来一遍。

露辛达死了，但没有人在乎。露辛达活了下来，但没有人在乎。他幻想着把那些猥亵儿童的人揍趴下时感受到的愤怒，在他内心积聚起来。机关枪一样的他。

那把枪在他的夹克里面一碰一碰的，就好像一个重物在他砰砰作响的心脏上一蹦一蹦的。

米茨穿着睡裙走到窗前。她刚刚发作的头疼证明她还没有死去。她身后打鼾的吉米也同样证明了。在街对面的办公大楼里，只有一扇窗亮着。一个像她一样孤单的夜猫子，爸爸模样的小人物，正在研究着电脑屏幕上的什么东西。这必定是在庆祝着什么。他从一个像是装着深棕色酒的瓶子里猛灌了一口威士忌一样的东西，直接从瓶子里痛饮。

没有人看见，她举起自己那个手工吹制的酒杯向他敬酒。

分别为Bakersfield和Stockton，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其中斯托克顿尤其以暴力犯罪率高而闻名。

类固醇是体育运动中的一种雄性激素类禁药，健身者往往用以快速增加肌肉。

吉米就是做不到。不是说他没试过。他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她的脖子上，但却没有弄断它。甚至，单脚踩在上面保持平衡，而她表现出来的顶多只是脖子痛，都不像椎间盘突出那么严重。她必须往深渊更深处去寻觅，可能要开车到贝克斯菲尔德和斯托克顿^①去找一个接替者。去健身房物色一个使用类固醇^②的家伙。虽然她的鼻子断了，但吉米没有杀人的天分。

她身后传来了哼的一声鼻息。她床上的鼾声停止了。

吉米，有一双坚韧长腿的吉米，带着一股里弗赛德坏男孩的趾高气扬和流里流气，他说道：“你还好吗，宝贝？”

米茨没有转身面对他，不过她问道：“你想演电影吗？”不是她瞎想的，她的乳房变大了。她的乳头开始疼痛。

他对她说：“别耍我啊。”然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欢喜。他周身都透着一股静默，她知道他必定是难以置信到呆住了。

她观察着办公室里的那个男人。他敲击着键盘，眯着眼睛盯着显示器微弱的光芒。她问道：“你知道什么是‘高飞惨叫’吗？”

“知道啊。”吉米撒了谎。

汉内斯·施罗尔（Hannes Schroll, 1909—1985），奥地利滑雪运动员，曾多次代表奥地利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奖。1935年参加美国国家速降和障碍滑雪公开赛后，受聘于优胜美地一家滑雪学校。1937年在加州开设糖碗滑雪场（Sugar Bowl Ski Resort）。施罗尔在进行滑雪比赛时经常边滑边唱约德尔山歌，后受邀为迪士尼动画《滑雪的艺术》（The Art of Skiing）用约德尔唱法录制高飞惨叫，而剧情中的高飞正是去“糖碗”学习滑雪。约德尔（yodel）是流行于古代瑞士和奥地利山民之间的一种山歌唱法，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牧民呼唤羊群、牛群的喊叫声，其特点是运用真、假声两种唱法迅速地交替演唱，形成一种奇妙的效果。

“这是一个名叫汉内斯·施罗尔^③的奥地利滑雪选手用约德尔唱法^④录制的，”她解释道，“最早出现在1941年的动画片《滑雪的艺术》中。”从此以后，这段约德尔惨叫就被用在了数百部电影，以及数以千计的电视作品和电子游戏中。它非常有可能是最著名的人声录音了。施罗尔从未从中赚到一分钱。

吉米在床上翻了个身，弹簧嘎吱作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说道。

米茨叹了口气：“我猜是的，一点没错。”

合作公寓（co-op），住户仅拥有股权，而没有产权的公寓。合作公寓筛选购买者时会十分严格，必须通过住户委员董事会的面试。

“好吧，”他怒气冲冲地说，“要是我去工作，我是要有报酬的。”他胡乱摸索着什么东西，那东西从床头柜滑了下来。玻璃碎了。烟灰缸，或者高脚杯。米茨听见打火机的啪的一声，闻到了飘过来的烟味。冯塔内是无烟合作公寓^②，不过他早就清楚这一点了。

米茨估量了一下杯子里还剩下多少酒。

然后，就在那里，浮现在街对面孤零零的、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那个男人从椅子里猛地往前一扑。他的眼镜从鼻子上滑了下来，他吐在了办公桌上。

今晚他就躲在办公室里了。明天福斯特将会因为葬礼而被逮捕。他会向警方自首。今晚，在每一个新闻网站上，他都是头条。在一个又一个视频中，每一个都是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拍摄的，每一个都是从葬礼上的某个手机拍摄的，他从夹克里抽出了枪。在他的电脑屏幕上，小小的视频版的他猛然转向人群，他的手臂直直地往前伸，双手紧握着枪。折叠椅哗啦哗啦地向后翻倒，把每一排的人都推挤到后一排人的膝盖上。哀悼者乱爬一气，拼命抓着一堆胡乱踢打的腿和挥舞的手臂往外挪。电脑的小音箱里传来了他们的哭号声和织物撕扯成碎片的嘶啦声。手指攥住衣领和皮带，就像攥住了梯子上一级级的横档。鞋子重重地踩在层层叠叠倒下来的被压扁的身体上。在另一段视频中，棺材在架子上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然后倾斜欲坠，倾斜欲坠然后轰塌一地，泰迪熊和慰问卡都散落出来了。

在第三个视频中，缩小版的福斯特倒退着离开尖叫的人群，从消防出口逃了出去。

杰克丹尼（Jack Daniel's），一种田纳西威士忌。

今晚他会喝杰克丹尼^③，最后一次在暗网上冲浪，寻找他的孩子。

有时候他会恨她跑掉了，即使是在玩贴标签游戏。不管她想要做什么，如果她没有冲进电梯，她就会还在这里。因此，或许葬礼达成了它的目的。葬礼迫使他表达了自己的悲伤和愤怒，而如今这两种情绪都消失了。他克服了他对她的难以自拔。

这种漠不关心，并不是麻木，因为麻木意味着与之相反：即某种情绪会重新回来。这里并没有反而行之。

他的收件箱响起了收到邮件的提示音。来自他不认识的地址的链接。不管它是不是某个隐秘的变态发来的，这是一个普通的链接，指向YouTube上的盗版影片。

福斯特年纪够大，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是独属于他的。让他整夜难眠的事情，也会让另外的一百万人夜不成寐。这个视频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很假的高中啦啦队队员，在一片暗示着黑暗的很假的森林里跌跌撞撞地走，光着脚，只穿了一条蕾丝睡裙。她手上和脸上抹着的假血太可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看了太多的很假的死亡。灯光很美，表演拙劣，用音乐来烘托氛围。现在没有人相信死亡的真实性了。

当人们被灌输了这么多谎言之后，他们再也不会把什么都当作事实来相信了。

数百万人观看了这个衣着暴露的演员艰难地穿过荆棘和丛林，一个影影绰绰的手持屠夫刀的身影尾随着她。福斯特不是唯一不相信的人。他拿起杰克丹尼酒瓶，放到嘴边。喝酒，没错，但没有醉。

不，这一刚刚产生的漠不关心不是来自威士忌。这是根本无法相信任何事情。

啦啦队队员拼命挣脱，她的睡裙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被带刺的灌木缠住了。

尾随她的人举起刀，长长的刀刃映射了月光。澄澈透亮。

啦啦队队员举起双手抵挡攻击。她气喘吁吁。

刀干干净净地砍下去，但却沾了血迹举起来。血迹斑斑地刺下去，但却鲜血淋漓地举起来。

从侧面看去，啦啦队队员的脸往后仰，在满月的映衬下轮廓分明。她那闪着光泽的嘴巴动了动。她的唇形与尖叫声并不搭。配音太糟糕了，不过尖叫声弥补了不足。一个吓坏的女孩的刺耳声音尖叫道：“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不要！救救我！”

这些话如同腾腾的烟雾一般飘浮在空中。假如啦啦队队员逃脱了，福斯特不会在意。要是她死去，他也不会说什么。

这不是露辛达的声音，直到它是。

他下巴一缩，吐在了键盘上。

第二部分 磁带出血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

——《约书亚记》（6：20）

酮症酸中毒的病人闻起来有烂苹果味，由于食欲不振，也往往会暴瘦。

吉米的皮肤闻起来像油漆。太像了，她用手握着他的小弟弟上下移动——就像晃动一罐喷漆那样——她都有点期待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哗啦啦作响。这味道很可能是酮症酸中毒^①，他的身体就是那种精瘦的样子。不过米茨怀疑，经年累月的侵蚀已经渗入了他的毛孔，让他的身体散发出深夜涂鸦的气味。

谁猜得出氟硝安定和他体内的血液相互反应出了什么样的化学物质？米茨拉开一个文件柜抽屉，翻出了阿达玛医生给她的纳洛酮气雾剂，就是用于这种紧急状况的。只吸了一口，吉米就睁大了眼睛，喘着气醒了过来。

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用药过量了吗？”他那双黄色的眼睛惊叹地望着她：“你救了我的命！”

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缩写。

米茨靠过来调整RCA^②型77-DX铝带式话筒，说道：“先别谢我。”

墓穴就在福斯特的脚下敞开着，空空荡荡。黑暗中几乎看不清，一块块墓碑竖立着，就像无数的见证者从这个点往外辐射。每一块碑石，无论花岗岩还是大理石，都是从这一整个地、大得不可思议的地球上劈下来的一块，再捶打成统一的尺寸和样式，用来传递约定俗成的信息。

一个框架还放置在洞穴的上方，是用来盖住坟墓，还是最后用来把露辛达的棺材放下去，福斯特并不清楚。

割草（cut grass），假稻属植物，叶片边缘有锯齿形。

灰水（gray water），又称杂排水，指洗涤等产生的废水，在水资源循环利用中多用于灌溉植物。

夜间割草^③的味道让他回想起童年，而留下的花束，无论是鲜花还是塑料花，都没有气味。地面洒水器把鬼影一般的灰水^④喷向了无风的空中。

有味啦味啦的声响在靠近。沿着碎石小径而来的脚步声。然后是一个人影，一个黑色的轮廓，在蓝色的夜幕中行走着。一个嘶嘶的声音响了起来：“福斯特？”男性的声音。罗伯向前走来，紧紧地抓住他经过的每一块碑石的边缘，就像盲人在陌生的房间里摸索。

福斯特没有打电话给律师，而是再一次找了他的组长。罗伯不是把他从机场那桩指控里游说出来了么？但就算是罗伯也不能这么轻易地让涉枪指控消失。在网上，在啦啦队队员的视频结束之后，一则弹出式预告片广而告之：“失去至亲的父亲在女儿的葬礼上威胁进行大规模枪击。”

按照网上的说法，福斯特正在逃避逮捕令。他每走一步手机都会发出信号，所以他把电池取出来了。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坐牢。在他听到露辛达的声音后就不需要了。她的声音，不是他的幻想。不是一个梦。她的喊叫把他给震得清醒了，他需要帮助。他需要一点点帮助。

“谢谢你能来。”他说道。

罗伯说：“我本该报警的。”

福斯特压低了嗓门：“我的朋友，这是冥冥中天注定。”

罗伯看了看手表：“已经很晚了。”

站在为他女儿准备的墓穴那里，福斯特陈述了他的证据。他坚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就在几天前，他回到机场去取那个他人没到，却已飞到丹佛的行李箱。机场的小女孩就是一个征兆。一个预兆。把他的行李箱送走，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拿回它了。一切似乎全都是注定的。无法避免。

是某种天意在指引他和露辛达团聚。或者是他孩子的灵魂需要决断和复仇。然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引导他的路。

他看得出罗伯并不买账。

原文为not transfer the title, “title”类似于美国汽车的“户口簿”，除了汽车的信息以外，还包含车主以及车辆共有人的信息。一般如果是全款现金购买，那么title显示的车主是购买人。如果是贷款购买，显示的车主依然是贷款方，这种情况下最终需要过户。

福斯特打算写一张支票，一张他银行里全部钱的支票，把支票开给罗伯。罗伯只需要把它兑现了，把现金交给他。福斯特可以用现金从网上买一辆破烂车。生活

在里面。睡觉在里面。在他搜寻视频中露辛达的尖叫声的时候，不用过户^②，可以一直开到散了架。

他还没来得及问出口，罗伯就说道：“绝无可能。”他不需要在他的犯罪记录上增加一条协助和教唆的指控。他既往的经历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福斯特从口袋里掏出枪：“陪我走走？”

吉米还没有意识到他一丝不挂。他牛肉干一般的身体，肌肉虬结，呈大字形地给绑在齐腰高的木制平台上。和往常一样，话筒如同听众般簇拥着他。另外一些用电线吊着，靠近他脸的上方。

米茨把一股钢琴线系在了工作室天花板的钩子上，垂到了他凹陷的肚子上搁着的一个小套索这里。她把套索圈在他阴囊的顶部，系得紧紧的。这个他确实注意到了。她刚一碰，他立刻就勃起了。

.....

在调音台上，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灰皮诺，又吞了一粒安必恩。她问：“你知道连狗都有笑声的录音吗？”

米茨一边把双手伸进一副乳胶手套，一边讲述动物研究是如何确定狗在玩耍时的喘息方式的。声音摄谱仪的分析显示，这种喘息包含各种频率的爆发。这些声音类似于老鼠在嬉闹和性交时发出的高频的“吱吱”声。

狗对人的示好。

米茨把她的头发束进一顶外科手术帽里，说道：“吱吱声和喘息声似乎都起到了笑的作用。”等到研究人员录下这种特殊的喘息声，播放给一群关在动物收容所里焦躁不安的狗听时，这种犬类笑声的录音让狗摇起了尾巴。录制的笑声引得狗都来舔脸^③了。狗中止了与压力有关的行为，不再顺拐着跑来跑去，这些狗玩耍了起来。

她用指尖轻叩一个罐式话筒，观察相应的音量表上的指针。“打呵欠和欢笑声，”她继续解释道，“是有传染性的，因为它们是原始人调节他们群体和部落情绪的方法。”

吉米的眼睛渐渐地闭了起来。他似乎又滑落梦境中。

“精神病患者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她解释说，“当周围的人都打呵欠时，他们不会打呵欠。精神病患者没有同理心。他们缺乏镜像神经元。”

她把一只戴了手套的手放在一个冰冷的金属手柄上，转动了半圈。手柄带动了嘎吱作响的齿轮。这个机械装置十分古老，锈迹斑斑，很久没被用过了。至少在她的时代没有。她使劲地转着，平台往下降了，直到连到天花板的那股线绷得紧紧的。

米茨把耳塞塞到耳朵里，她心不在焉地想起了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他船员的耳朵，然后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这样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塞壬的歌声了。这很典型，仅仅一个声音就可以诱使人们走向毁灭。

吉米眨了眨眼，醒了过来，用困惑的眼神看向他。

她把曲柄又转了半圈。木台缓缓地往下倾斜。他很快就会明白了。

就像她试图解释的，平台会降低，而吉米的手腕和脚踝会停留在原来的高度。如果他能够维持整个身体都直挺挺地，那根小套索就不会扯得更紧，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只要他能保持全部的肌肉都绷紧，让他的身体在半空中笔挺地悬挂，他就能保住他的睾丸。

她又倒了一杯酒，嚼了几粒安必恩，好快点儿起效果。音量表跳动不停，它们的指针随着最轻微的声响快速地移动。最后，她戴上一副护目镜。万一血液喷溅。她在耳塞外加了副降噪耳机，完成了她的静音空间。

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成立于1965年，美国迷幻摇滚乐队，邪典音乐的先锋，开创了嗑药后演出的风气。1995年随着主唱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的去世而解散。

她想跟吉米说感恩而死^⑤乐队的事情。他们是怎样发现了被称为“磁带出血”的现象的。当一盘母带卷得太紧了，某一段的磁性编码透印到了相邻的磁带上。这就产生了幽灵般的反复播放的回声。无意中叠加的录音，这个在错误位置的微弱的声音层。和大多数意外事故一样，起初看起来像一场灾难。很快，音乐界的每个人都有意在他们的作品中制作同样闪耀的效果。

她打开一支记号笔，在DAT数字录音磁带盒上写道：里弗赛德歹徒，突如其来的创伤性睾丸割除。

.....

大多数情况下，米茨晕乎乎的。由于酒和所有这些东西。吉米？蒂米？她绞尽脑汁，突然不是很确定这个散发着油漆味儿的、绑在她的木台上的男人是谁。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照这样下去，她永远不会记得自己转动曲柄，降低木台，任由这个陌生人只靠他绷紧的肌肉力量悬挂在半空中。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调音台，她转动手柄，不停地转，什么都听不见，忘记她转动了多少圈。

尽管如此，她的头痛正在缓和。随着VU音量表每一次的上升，她脑袋里的痛楚逐渐消散了。

当所有的音量表都定在了红色刻度时，米茨感到手臂上一阵刺痛。就好像一只大黄蜂在她胳膊肘上蜇了一下。血从她实验室大褂的袖子渗了出来。她撸起袖口，发现皮肤里插进了什么东西。一小片绿色的东西，边缘锋利，像绿色的燧石箭头。她把它拔了出来，转过身给自己再倒一杯酒。

酒瓶和酒杯都不见了。酒杯只剩下底座和杯脚，还立在她放下酒杯的调音台上。酒瓶只有一层厚厚的绿色玻璃底和部分参差不平的瓶身立着。她手臂里的绿色箭头是酒瓶的碎片。它爆裂了。酒瓶和酒杯都炸开了来。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朋友。”福斯特说道。他招手让罗伯沿着一排坟墓往下走。在需要罗伯转身的地方，他就猛地晃一晃枪。他们一声不吭，到了一座白色的墓碑前，墓碑在昏暗中似乎闪着微光。在这片专门供奉给婴儿和孩童的区域里，有些地块堆满了玩具。有太多的祝福卡和鲜花堆在一块墓碑上，把名字都遮住了。两个人就在那里停了下来，站定了。

黑暗中蟋蟀和树蛙低声鸣叫，老鼠窸窣作响。日光下太过脆弱之物的声响。还有猫头鹰和蛇的静默，它们捕食这些最为脆弱的东西。

“你为季度审计而焦虑万分。”福斯特说道。他站在那里低头凝视着苍白的碑石。“你决定在午饭的时候都要工作。然后你决定工作到很晚，于是你给妻子麦打电话，让她去托儿所接孩子。”

约等于37.8摄氏度。

福斯特对这个故事烂熟于心。他听罗伯在小组里讲过太多次了。“那天温度达到了一百华氏度^②，”他继续说道，“随后麦从托儿所打电话来，说特雷弗不在那里。”托儿所的人说罗伯没有把男孩送来。罗伯坚称他送过去了。他指责托儿所的员工隐瞒了一些事情。他在电话里嚷嚷着叫麦报警。他能听到她转述他的指控，而工作人员则坚持那个早上罗伯根本没有过来。

麦在电话里问罗伯有没有把他们的儿子从后座上抱出来。他们给车窗贴了膜。就算有人经过，也看不到里面。麦小声地让他去查看一下车子。

罗伯朝小小的墓碑弯下腰，扶正了一个倒下的亮闪闪的塑料花环。

1英亩等于4046.85平方米。

“你就站在满是电子表格的桌面前，”福斯特说，“你很清楚你都做了些什么。”如果那天气温达到了一百华氏度，待在一辆锁着的车子里情况就太糟糕了，停在露天水泥停车场上，周围是好几英亩^①的汽车。

特雷弗宝宝独自醒来的时候一定还给绑在他的汽车座椅里。罗伯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孩子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紧张症（catatonia），具有精神障碍，并伴有全身肌肉紧张的精神病。

麦就在那天离开了他。先是歇斯底里，然后是服用镇定剂导致了紧张症^②。警方，警方当然把他给逮捕了，名义是疏忽致危罪和过失杀人罪。很快，季度审计成了他最不用担心的事情。部分原因是他由于旷工而被解雇了。就这件事，还有公司里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奔向自己的车的事实。他们全都看到了，起先是他，然后是医务人员，毫无希望地试图救治那个软趴趴的小身体。福斯特问道：“你还记得吗？”

坟墓上的玩具，是麦的亲人留下的。福斯特不需要拿开毛绒熊和篮球才知道埋在这里的人是谁。福斯特祭出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折磨罗伯，而是为了提醒罗伯，他自己也是一个凡人。他们都是凡人。他们都会偶尔把事情搞砸。

“尽管那场噩梦无比残忍，”福斯特说，“但至少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罗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一遍又一遍地说给小组听，直到它不再刺痛人心。或者说不那么让人痛楚。这是福斯特无法求得的。

这件事情。这座坟墓。这是福斯特能够把握的。

福斯特又说道：“我的朋友。”他把枪放进口袋，拿出支票。他在这个世上的全部的钱。他早就写好的、藏在口袋里的支票，他递了过去。

罗伯接过了它。

米茨沿着一排排文件柜走来走去。她的手指顺着文件柜抽屉移动，每一个都塞满了磁带，至少一代人以前录制的。金属柜积满了灰尘。灰尘让她踩在水泥地面的

脚步声变得含混不清。

她一只胳膊费劲地夹着一个打开的鞋盒，用同一只手勉强拿着酒杯。她脑袋因为酒而晕晕乎乎的，不过她还是一心一意地找寻着。她的另一只手，她把它伸进了生锈的文件柜抽屉和朽烂的纸板箱里。她查看了女骑手，被踩扁了，狂奔的野牛群。她疑惑有人是怎样设计出这种场景的。冲浪人，被活活剥皮，吸血蝙蝠。这真是难以置信。这两样都是她出生以前的东西了。

.....

等到鞋盒满了，或者她的酒杯空了，她就会回到消声室，播放她选定的片段。

工作室的储藏间堆满了用捆扎带绑着的箱子，就像那些有囤积癖的人的堆场。沉重的箱子压坏了它们底下的箱子，散落出一卷卷松开的磁带。这就造成了一个消防隐患。易燃的虫胶。发硬的蜡。到处都是遗落的硝酸银原液显影的电影场景残片，是她前辈的前辈的前辈早就配好音的，很快被遗忘了。腐烂的赛璐珞臭味，就像退潮时的鱼腥味。

兴登堡号（Hindenburg），由齐柏林公司于1931年开始制造的载人飞艇，得名于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被誉为空中的“泰坦尼克号”，也曾被用于希特勒政权的宣传工具。兴登堡号1936年首飞，1937年5月6日空中起火后坠毁，仅半分钟就在空中燃烧殆尽。

一根火柴，甚至只是一丝火花，整个宝库就会像兴登堡号^②一样燃烧起来。

米茨想着坐在被劫持的、注定要坠毁的飞机上的人留下的电话录音。这些人，还有困在世贸中心大火上面的人留下的语音留言。这样的留言在网上到处都是。人们听起来十分理智，对着答录机诉说再见和我爱你。尤其是想到他们中有多少人，正是在不久后就跳楼自杀的那两百多个的同一批人。

触动米茨内心的是，收到这些留言的人是如何始终把这些磁带视若珍宝的，复制它们，再复制这些复制品，确保这些遗言永远不会消失。

始终是这样的冲动：要长久保存，要精心展示。要逃过死亡。

安必恩很管用，给她的短期记忆打下空洞。但她的长期记忆才是问题所在。

十一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十二岁呢？如果她睡不着，她的父亲会在消声室中央把几条旧毯子堆成一个窝。她蜷缩在窝里，而他会把灯都熄灭。在那个无声无光的地方，他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抹去。然后慢慢地，他会在她周围构建一个新世

界。坐在调音台那里，他会创造出风的声音。他会加上壁炉里木头的噼啪声。老式钟响亮的滴答声。镶嵌玻璃窗松脱的一块玻璃的咔哒声。她的父亲会在她身边建造一座城堡，把她安置在最高的塔楼上。他只用声音就做到了这一切，让她置身于一张有着华盖的、垂着刺绣天鹅绒的床上，她会睡去。这就是她十二岁时的记忆。

福斯特猛地醒了过来。狗的叫声，或某种像是狗的叫声，打断了他的睡眠。他瘫坐在一辆汽车的驾驶座上，发现自己停在一个长满草的庭院边上。一个圆滚滚的男人把棒球扔向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小男孩又把它扔了回来。不是狗在叫唤，是那个孩子戴着皮制捕手手套拍击的声音。

他的车头顶着路沿。他把车停在了斜对着一片公寓大楼草地的地方，一长排斜线停车位中的一个。他两边的车位都是空着的。

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美国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原文为beater，有击打者、搅拌器等含义，美国俚语，指尽管外表尤其破烂、里程超标、车龄超长，但性能仍然不错的二手车，往往能在“克雷格列表”这样的网站上买到，不仅价格便宜，保险费用也几可忽略不计。“夯”字有用力击打之意，字形“大力”也暗合了开车的人可以毫不顾惜地随意使用的劲儿。

管道胶带（duct tape），一种防水、耐热的多功能宽胶带，因多用于密封供暖或空调管道而得名。

调幅收音机，相对于FM调频收音机音质较差，也没有双声道立体声，但能收听较远距离的声音。

汽车曲轴箱的下半部，又称为下曲轴箱，封闭曲轴箱作为贮油槽的外壳，防止杂质进入，并收集和储存由柴油机各摩擦表面流回的润滑油，散去部分热量，防止润滑油氧化。

车牌标贴（tag），在美国车辆必须每年进行登记才能合法上路，车牌标贴上会注明登记的年月。购买二手汽车时，新的车主必须重新进行登记，更换车牌标贴。

尽管福斯特耷拉着身子，不过他还是能看到那个男人和男孩，然而他们不太可能瞧见他。这辆车是他从“克雷格列表”^①买来的。一千五百美元买一辆道奇飞镖（Dodge Dart）^②夯车^③，座椅用管道胶带^④修补，里程表上有好几十万英里。一台AM收音机^⑤。油底壳^⑥漏了。一个穿着快餐店制服的煎炸厨子签字转让了汽车户头。他们趁着厨子午休的时间在停车场完成了这笔交易。车牌标贴^⑦的有效期还有十个月。宽大的长条座椅意味着如果不因流浪而被抓，他就可以睡个安稳觉。

煎炸厨子说他相信福斯特会去办理过户。这根本没可能。

给车窗贴膜的家伙活计糟透了。蓝色的薄膜起了气泡，皱起波纹，让他感觉自己像是在水中。尽管如此，这已经够不错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注。

根据IMDb的信息，用露辛达的尖叫声配音的电影就叫《浴血保姆》。让他意外的是，那位女演员有那么一点名气。布拉什·金特利，她在整整一代的恐怖片中扮演漂亮的配角。永远搞笑的金发性感女郎，她会开玩笑，还拒不承认有连环杀手的存在，直到她成为他的受害者。她扮演的大多数角色，死去的时候，迷人的嘴边都冒着鲜血。

金特利女士的大部分作品都淡出了公众视线，但这一部电影仍然吸引着观众。

十七年之前，在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四岁了。这就是说她现年四十一了。比福斯特要小几岁，但差得不多。

在圣迭戈举行的北美最大的动漫游戏展览。

美国漫展公司Wizard Worlds所举办的动漫展，以较多明星出场闻名。

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亚特兰大举办的老牌动漫展。

如今，布拉什·金特利靠巡回展会支付账单。在Comic Cons^①、巫师的世界^②和Dragon Cons^③动漫展上，她收费签名，并且有偿与粉丝合影。她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老男人和小孩一直把棒球在两人之间扔来扔去。

直觉促使福斯特打开了手机。他知道不能开机太久，尤其在信号塔发出随便一点声脉冲都可能招来特警队围捕他的时候。他浏览着他的数据库的影像，只是为了确认。

是这个老男人。毫无疑问。那个玩接球的男人是奥托·冯·盖斯勒，臭名昭著的比利时儿童皮条客。福斯特的证据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张分辨率很低的照片，这个恶魔的耳朵。

福斯特一边解开安全带，一边掂量着风险。他把枪从腋下枪套里抽了出来。高大的红砖公寓和小小的草坪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

他的计划是：一把抓住孩子。救下孩子，再用手枪柄击打那个捕食者。

一个汽车喇叭鸣响了起来。伴随着无线电静电的噼啪声和低沉的轮胎滚动声，又一辆车驶入了他的副驾驶那一侧的空位。一辆巡逻警车，它一头顶在了路沿。

从福斯特耷拉着身子的地方，他只能看到车顶的灯架子，但他听见了驾驶位这一侧门的动静。他压低身子，隔着前排座位的距离往外瞧，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巡警走了出来，走向接球游戏。

一个声音大声道：“你好，警官。”是那个男人，不是男孩。冯·盖斯勒的声音。

在福斯特的注视下，巡警把一部手机递给冯·盖斯勒，说道：“抱歉打扰你们这些好心人了。”他点头示意他们看手机：“不过你们见过照片里的这个男人吗？”

冯·盖斯勒接过手机，端详着它。男孩凑近他们，伸长了脖子看。那个恶魔用胳膊肘推了推男孩，说道：“他看起来像个狠角色，不是吗？”他对警官说道：“他是为了什么给通缉的？”

袭击罪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犯罪。即企图对他人施加伤害，使被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

警官说道：“持致命武器袭击^②。”他迅速地、审慎地瞥了男孩一眼，补充了一句：“蓄意接收非法网络图片。”

不管是谁进入了他的办公室电脑，那个人都更加知道如何搜索，胜过福斯特懂得如何抹去痕迹。

医生说道：“恭喜你！”他低头注视着不锈钢水槽，研究着一堆刚刚散落在底部的灰烬。

怀孕的阴影让米茨胆战心惊。除此以外，她感觉就像正常人一样。她的宿醉已经过去了，她希望这就是值得祝贺的原因。

米茨极力想要逃避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她最终不得不告诉孩子家族事业真相的那一天。

在学校里，米茨，小米茨，缺乏安全感的独生女米茨家里没有母亲，只有父亲，她就像一张坏掉的唱片反复唠叨。我爸爸制作电影。我爸爸为那部动画片配音，

就在美人鱼拿尾巴换来两条腿，她尖声喊叫的那部分。孩子就是孩子，她的同学都想见见他。他答应了她们，允许小女孩们顺便访问他的工作室，逼仄拥挤的混凝土房间。在消声室里，他让她们闭上眼睛，而他来创造特殊的效果。她们会大声喊雨！他会向她们展示，雨声实际上是滚珠轴承在木盒子里倾倒向一侧的声音。雷！而雷声是一片柔软的铝片在空气中挥动。

.....

要是她们问起尖叫声，他就编个谎话。他会告诉她们，他雇用专门表演尖叫的演员。然后，他会让每个小女孩都走到话筒前，他会录下她们的尖叫声。当他回放她们的尖叫时，她们全都哈哈大笑。尖叫听起来很假。米茨也会哈哈大笑。在她知道真相之前。

如今，一想到她的朋友们这么轻易就来拜访，她就会不寒而栗。然后是，尖叫和大笑。紧张和放松。一百个女孩中只有一个会问，为什么工作室闻起来有像漂白水的气味，而米茨会耸耸肩。对她来说，那只是父亲的味道。他身上总是有漂白水的味道，他的双手尤其是。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她的鼻子再也闻不到的气味。

一个响指。医生打了一个响指。这声音打断了米茨，让她回神到了此地，此时此刻。坐在烟雾缭绕的诊察室里，烧焦的脏兮兮的东西散落在水槽底部。

阿达玛医生查看了灰烬。他的一条眉毛几乎拱到了发际线，他问道：“詹姆斯·芬顿·华盛顿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吗？”

医生点着了扔进水槽的是一条沾了污渍的印花手帕。那块红布闻起来像醋酸盐，像喷漆，甚至比她床上的味道更像。米茨不清楚为什么，但她感觉到这就是她要交出的物件。

那块布一下子就腾腾地烧了起来。在水槽里，火苗顺着它攀爬，蓝色的火焰吞没了它。布片扭曲起来，就像在痛苦中挣扎。一片片烧焦的东西像黑色的蛇皮剥落。像脱落的鳞片。大一点的碎块破裂成碎片。碎片碎裂成碎渣，又随着最后一缕袅袅升起的刺鼻的烟消失殆尽。

医生把一只手伸向水龙头。他拧开一个，让水流淌着，直到水槽里冒起了蒸汽。他把一只手放到水龙头下面，挥动着手指来引导水流，冲洗掉灰烬。他从一个瓶子里摀压出液体皂，洗了手，又从墙上的自动抽纸盒里拉出一张吸水纸巾。干净、干燥的双手，他转向工作台上的平板电脑，开始输入些什么东西。他头也不抬地说道：“照詹姆斯的意思来看，你还没有摆脱困境。”

米茨没有回答，因为她真的、真的不想听到答案。

不管怎样，医生问道：“你最后一次来例假是什么时候？”

感谢黄牛党。就算在这里，沿着展会中心外面的人行道，也有年轻人站在那里挥动着挂绳招揽生意。每一根挂绳上都吊着塑封的标牌。福斯特花三百美元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这玩意儿让他进了门。

里面却出现了一个新麻烦，让人进退两难。

离这场混乱不到两步路，一个穿制服的保安人员拦住了进场人员。她引导每一个精灵或海盗侧身伸直他或她的双臂，而她则拿着一根安检棒上上下下地扫他们。这可不是什么魔法棒，而是探测金属的标准装备。和世界各地机场的保安使用的一样。那把枪，福斯特藏在他松松垮垮的靴子的上部。他还没来得及从他刚进的门退出去，保安已经在招手示意他往前走了。

“请抬起手。”她语气很不耐烦。显然，对美人鱼和机器人进行搜查早已失去了吸引力。

要从源源不断涌入大楼的激光枪和半月刀、十字弩、干草叉、雷铳枪、毛瑟枪、花剑、短剑、骑士携带的尖刺钉头锤、维京人挥舞的斧头、吸血鬼杀手装备的木桩和木槌、罗马人佩带的阔剑、手榴弹、高地大剑、法杖、弯刀、投矛和长矛、三叉戟、牛鞭、鱼叉以及战斧的武器库中做出判断，她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福斯特束手待毙，准备给逮住。给逮住，给拘禁。她把安检棒靠近他的腿内侧往上移。安检棒开始哗哗作响。

“先生，”她说道，“我需要你脱下靴子。”她往后退了一步。

福斯特单脚站立，脱下了一只靴子。有东西哐当掉在了水泥地上。那把枪。

保安把安检棒挂到腰带上，一只手放在了她自己的左轮手枪枪套上。“把你的手放在头上。”她说道，蹲下身子去拿枪。不可能把它错认成玩具的。她没有去检查弹匣里有没有子弹。她站起身，后退一步，命令道：“现在，用一只手摘下你的面具。”她解开了枪套上的保护装置。

就算从他身边挤过去的人注意到了，也都毫无反应。缓慢的，不带任何突然动作的，福斯特抓住他刽子手兜帽的顶部，把它拉了下来。

保安人员久久地打量着他。她从宽松裤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把手机屏幕凑近他的脸。她的视线在他和手机上显示的不知什么图像之间快速地移动。“给

你，”她说道，把枪递给了他，“祝你有个不错的展会。”

福斯特吓了一跳，接过枪，正要向她道谢，不过那位保安已经对着他身后喊道：“下一个！”

不动脑子并不赖。今天，不动脑子正合她的心意。米茨一踏进健身房的门就爱上了这里，在这一方充斥着呼哧呼哧声和铁件哐啷哐啷声的世界里，不费心思地重复同样的任务，直到精疲力竭。西西弗式的反复举起和放下，没有比这场无止无尽的与地心引力的必败之战更能代表生活了。呼哧声和喊叫声所传递的，远远超过了言语能表达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建者。

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1884—1957），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这儿是一条装配线，人们在这里组装自己，就在这些重量训练椅和小腿训练机上。有滑轮，也有引体向上横杆，这间哐啷作响的房间很有可能是亨利·福特^①创造的，或是路易斯·梅耶^②。大批量制造男神和女神的传送带，人们既是生产者，也是产品。在这里，他们花钱流汗，练习肱二头肌弯举和腿部屈伸，希望成为梦寐以求的新的自己。无论这是在一帧一帧地拍电影，还是在塑造形体，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结果。或者说想看到结果。真实的劳作太过沉闷，难以观看。

米茨接过了前台姑娘递过来的一个书写夹板，一份标准的保险责任豁免。上面问：“你怀孕了吗？”她勾选了标有“否”的方框。

一声尖叫，一个女人嘶哑、窒息的尖叫声让她惊骇地跳了起来。

一个双腿粗壮、虎背熊腰的男人正在深蹲架之间休息。尖叫声是从他横握着的手机里发出的，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

尖叫声再次响了起来。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啜泣的、刺耳的尖叫声，是他的手机正在播放的一部电影。尖叫声盖过了呼哧呼哧和哐啷哐啷的声响。是一个女人在乞求，在哀求：“求求你，不要！你不能够！我是你的妻子！”

尖叫声让米茨毛骨悚然，仿佛有一根冰冷的手指顺着她的脊梁骨往下滑。她知道这个声音。几年前，它曾用于一部廉价的万圣节发行的影片中，那种电影院租来在十三号星期五午夜放映的粗制滥造的恐怖片。电影的名字叫《术士的血宴》。

这声尖叫的正式名称，就在她父亲手写的一盘磁带上，是米茨偶然发现的，叫做不忠的女人，迅速除死，生锈的冰锥。米茨听了好多遍，数都数不清。

.....

这声尖叫对她来说很珍贵。这是她母亲的声音。

盖茨·福斯特随着打扮成女巫和外星人的人潮往前走。他任由人群带领着他穿过会场大厅。在那里，一个个摊位展示着电视节目和漫画出版物。巨大的横幅广告从梁架上悬垂下来，兜售暑期上映的电影大片和电子游戏。福斯特放眼望去，只见到处都是扎堆的人群。

就在某处，在这个迷宫一般的、被销售玩具的摊位以及供艺术家画画或在作品上签名的桌子隔开的过道里，布拉什·金特利就在某处。按照展会导览手册，她将与粉丝见面——是有偿的。导览显示她在K馆。那是哪儿，福斯特毫无头绪。

他购买装束的零碎物件时，觉得自己像白痴：兜帽、弹力紧身连衣裤、靴子、护胸甲和可笑的斗篷。还有那副手套。商店货架几乎被来参加展会的人挑得精光，所以他不得不七拼八凑的。他的弹力衣服松松垮垮地，要么就是褶皱堆错了地方，露出了内衣和滚边的痕迹。刽子手兜帽上开的洞眼很少和眼睛对得上，因此他时不时地撞上银河冲锋队队员和霍比特人。但在这里，他没什么难堪的，在道具服里他是隐形的。

那把枪在靴子里往下沉得更厉害了。每走一步，都硬硬地戳得他的脚踝刺痛。兜帽闷得他喘不过气来，让他的头皮汗津津地发痒。导览手册的封底印着一幅地图，显示K馆就在他的右边，福斯特朝着那个方向斜切过去，穿过踉踉跄跄的机器人和摇摇晃晃的僵尸。

他一直在留意布拉什·金特利，寻找她标志性的金色卷发。在网上的盗版视频里，他看到她被一群老鼠活活吃掉。年轻女子被绑在铁轨上，被绑在传送到锯木厂大锯片下的原木上，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好莱坞从来不缺乏把漂亮姑娘大卸八块的新奇花样。

他找到了她面前的长长的队伍。很长很长。队伍蜿蜒进入H馆，距离她坐在折叠桌边给光面相片签名、与粉丝聊天的地方有三个馆之遥。光是买一张票并且排进队伍就花了五十美元。他还没走出三步远，又有一群粉丝付了钱，跟在了他的身后。

这地方对于任何恋童癖来说，正是一个潜藏着大量目标的场所。成千上万的孩子摆脱了父母，四处转悠，对他们看到的卡通角色惊叹不已。连通展馆和外面世界

的出口无处不在。随便哪个打扮成泰迪熊的变态都能拉住受害者的小手，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把她带走。

他把眼睛这里的洞用力拉正，查看起手机，把他的屏幕截图图库和人群里的人一一比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宇航员摘下了头盔，夹在了他的一只胳膊底下。他稀疏的头发由于汗水而紧贴在前额上，憔悴的面孔因为酷热而涨得通红。这位中年怪人不仅显得格格不入，而且看起来很眼熟。

福斯特偷偷摸摸地靠上前，把手机举到与这个男人齐高的地方，迅速地用拇指翻动着旧照片。他的鼻子，他的下巴，他的脖子，完全符合另一张打了马赛克的脸。这就是答案。

有什么东西拽了拽他的斗篷。一个声音说：“嗨。”

福斯特转过身，发现一个穿着凉鞋的角斗士，脸颊上满是青春痘。角斗士问道：“你是什么角色啊？”

一个王冠下盘着假辫子的公主问道：“你想要扮演的是谁啊？”

那个宇航员、恋童癖已经打开话头，与一个装扮成瓢虫的小女孩聊了起来。两人似乎亲密无间，令人发毛。

他对角斗士说：“我没有扮演谁。”宇航员的鼻子至少看起来是完全契合的。如果福斯特离开队伍去救那个孩子，他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布拉什·金特利了。但是再过一时半刻，这个变态就会带着那个小“瓢虫”穿过任何出口，消失无踪。

在他们前面的队伍里，一队日本武士和忍者回过头来，仔细打量着福斯特。有个人向前移了一步，然后全都向前移了一步。他们全都百无聊赖，刷着手机，需要更多的消遣。

费金（Fagin），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犹太老头，教唆奥利弗·退斯特去做小偷。

福斯特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宇航员。“你们看见那个男人了吗？”福斯特问道，“每年有八十万儿童被报告为失踪。这是来自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的数据……”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当代的费金^⑤。

聚成一堆的忍者用胳膊肘捅了捅几个蒙面强盗，更多的苏格兰高地人转过头来，看向宇航员和“瓢虫”正聊得起劲的地方。福斯特继续说道：“这相当于每天超过两千个孩子。在美国，每四十秒就有一个孩子被绑架。”他让人们明白了这数

字的实际含义。“那个男人就是埃默里·埃默森。”他举起手机，让那位公主和那些凑得够近的人看他存档的影像。

这群正听着的正义战士和僵尸看起来不再感到无聊了。那位公主问道：“那又怎样呢？”她的眼睛盯着宇航员不放。“做点什么！”

福斯特在兜帽下耸了耸肩：“除非他有所动作，否则我不能动手。”

一个僵尸问：“你是警察吗？”

福斯特蹲下身，把手伸进他的靴子，抽出那把枪，只是亮了一下就塞了回去。他脚踝被磨得刺痛的地方火辣辣的。人们盯着他手上咬痕的目光，并不亚于盯着那把枪。

满脸青春痘的角斗士从他的腰带里拔出一把塑料阔剑，说道：“或许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可以。”他转过头对公主说：“给我在队伍里留个位置，好吗？”

公主踮起脚尖，亲了亲他的额头。

还没等角斗士冲到去往宇航员的半路上，日本武士就离开队列跟了上去。小精灵强盗也加入了这场打斗。当一大群火枪手和盗墓人团团围上去，层层困住宇航员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喊叫，一声惊惶错愕的惨叫。仿制短棍和双截棍噼啪作响的塑料击打声吸引了更多的注意。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无聊得迷迷瞪瞪的，走出来拍摄这场骚乱。

福斯特瞅准机会，慢慢地走过注意力分散的人群。等到“瓢虫”惊恐地尖叫起来，而泡沫橡胶忍者飞镖纷纷扔向那个变态时，福斯特已经穿过I馆和J馆，进入了K馆，他寻找的目标正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暂时被冷落一旁。她的经纪人似乎是离开去叫保安了。布拉什看上去比他想象的要老，几乎和他一样的年岁。她嘴边深刻的纹路透露出她是一个烟鬼。她的头发看起来太亮了，不是很自然。她坐在桌子边，手里拿着一支毡头笔。她的胳膊肘旁边堆着一叠光面相片。

布拉什·金特利抬起头，甜甜地笑了一下，问道：“你有票吗？”

福斯特从他弹力衣袖的袖口乱摸一气，掏出一张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纸质票。他问：“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找个地方聊一聊？”

她草草地在一张相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递给他，说道：“谢谢你过来。”

队伍又排起来了。随便哪个经纪人或艺人助理马上就会回来。福斯特惊慌失措，略微弯下腰，手伸到靴子里，这一天里他第三次掏出了枪。

米茨瞥见了自身的身影。健身房的镜子从地板铺设到了天花板，没有人能躲开。

就连她松松垮垮的运动衫也让人想到微微凸起的孕肚。她的脑海里萦绕着太多的半真半假的记忆和梦境的碎片，还都浸透了鲜血。她也没法绝对赌咒发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有没有来过月经。有一个不完整的影像特别鲜明，血从她的阴道流出来。或者从某个人的阴道流出来。并不痛，她还把泡沫耳塞塞进了耳朵里，这很没有道理。她在最后一次月经之前，塞住了耳朵，念了一段祷告，祈祷词是这样的：“炒鸡蛋……培根……橙汁……”乱七八糟的梦。

她的健身包里传来了一阵铃声。她自己的手机。制片人施洛打来了电话。她迅速地做了一个祷告，期望是一份配音的工作，但她念的祈祷词却是：“荷包蛋……一节香肠……”

“米茨，我的宝贝姑娘，”施洛说道，“我需要你借给我你最近那声尖叫的原版。”创伤性睾丸割除。

.....

米茨用手捂住手机，好挡住身边健身器材哐啷哐啷的声音。“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做事规矩。”她对他说。规矩是永远不交出尖叫的原始录音。再说，原版和工作室档案里所有的尖叫声一样，不知所踪。在她身旁，一个男人在杠铃杆下吼叫，上面挂着汽车轮胎大小的铁制杠铃片。他怒喊，他嘶吼，抵抗着铸铁相撞的响亮的哐啷声。

“什么？”制片人在电话里喊道，“你是在工厂里吗？你现在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人吗？”

一段记忆在米茨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是几个单词：“煎饼……燕麦片……吐司。”这祷告就像女侍者在餐厅背诵菜单。

电话那头说：“最近的那声尖叫有点不对劲。”吉米的尖叫。

米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给你发一个链接，我就是这么知道的，”施洛说道，“我们只进行了一天的观众试映，然后就——炸翻天了。”

一条新短信响了起来。米茨刷开它，找到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可以看到一篇美联社的通讯稿。标题是：“超过一百人死于观看电影。”

福斯特不得不表明来意。布拉什·金特利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他刚亮出枪，她就对人群宣布：“明星也有内急。你们能等我一会儿吗？”她的经纪人刚要走上前来协助她，她对那个女人说：“我五分钟后回来。”她把两根手指放到嘴边，比画抽烟的动作。

看到队伍弯弯曲曲地延伸开去，越来越多的粉丝正在等待排到他们的那一刻，福斯特不知道如何离开现场。

“把你的手机给我。”布拉什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把头转向一扇没有标志的门。她接过他的手机就走开了，好像笃定他会跟上。每走一步，她都在小小的屏幕上输入些什么。他们穿过门，站在一条后勤走廊里，混凝土砖墙，荧光照明灯。在那里，她伸手去够他刽子手兜帽的下摆，说道：“把这个给我。”

他把它脱了下来，上面浸透了汗水，沉甸甸的，他有点难为情。

她用两根手指接了过来，嘴唇有点嫌弃地撇了起来。“这东西臭死了。”她说道，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湿漉漉的布翻过来盖在头上。

福斯特开口道：“我只需要问你几个——”

波卡（burka），一种遮挡极为严密的穆斯林罩袍。

她打断了他：“你觉得我穿一件波卡^⑤会是什么样子？”她抬起下巴，让眼睛透过黑布上开的洞眼与他对视。她的蓝眼睛在黑布下受惊了一般，急切地扫了一眼旁边。

他寻找着她或许是在暗示的什么东西。一个安全摄像头正从走廊天花板上监控他们。他问道：“一件什么？”

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美国人，2002年14岁时在犹他州盐湖城家中被绑架成性奴，9个月后才逃脱，是当年惊动总统布什的全美第一大案。

“这对伊丽莎白·斯马特^⑥很有用。”她说道，再一次用拇指按动他手机的按键。她步伐迅捷、自信，带领他沿着走廊走向一扇标有“出口”的门。再往前走，他们进入了一条小巷。他们没有放慢步速，也没有引起注意，她戴着黑色兜帽，他紧紧抓着斗篷，掩藏手中的枪，他们沿着小巷走到了大街上。

布拉什问：“你有车吗？”

福斯特指了指：“在这边。不过我只需要问一个问题。”

她大步地朝他指的方向走去。

“等等，”福斯特抗议道，“你要带我去哪里？”

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 1890—1944），四方（Foursquare）福音教会的创办人，曾于1926年失踪，陷入绑架丑闻。

她一边走路、一边发短信的本领真是了不得。“你听说过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②吗？”她问道，“那么阿加莎·克里斯蒂呢？”

他们走向一个立体停车场。“这里，”福斯特说着，朝电梯方向点了点头。他摁了上行的按钮，对于伴游女郎，那个替身露辛达的记忆浮现在他脑海里。门滑开了，他们走了进去。他摁下了楼层的按钮。

他们往上的时候，布拉什仍在专心致志地敲击着键盘，她的声音在兜帽里十分低沉。“艾梅和阿加莎都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中期低谷，你知道吗？”布拉什说道，“我太知道什么是职业生涯的中期低谷了。”

电梯停下了，他们走了出来。混凝土坡道倾斜地伸展开去，停满了汽车。福斯特把一只手伸进他的弹力紧身衣，摸索着他放在短裤里的钥匙。

布拉什继续说着话，编写着短信，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的他的手机。“那是一九二六年，好吗？麦克弗森是美国当时最有名的宗教领袖，不过她正在失去她的影响力，你知道吗？”他领着她走过一排排汽车，她紧随其后。“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销量平平的作家……”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福斯特来到了车子这里，一辆从克雷格列表上买来的道奇飞镖。他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门，布拉什坐了进去，仍然戴着兜帽。

此处引用了耶稣肉身复活的典故。

如同她所解释的，两个女人都失踪了，并且毫无线索。麦克弗森一个月，克里斯蒂十天。两个人都是世界级别搜寻和媒体密集报道的对象。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想要找到她们。“无意冒犯耶稣，”布拉什说道，“不过消失和重归是女性版的死亡和复活^③。一个奇迹，你知道吗？”

在驾驶座上，福斯特提醒道：“你还记得一部叫《浴血保姆》的电影吗？”

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说道：“开车吧。”

他问道：“难道你不用回去吗？”

她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摸出了一包香烟。她掀起兜帽，露出嘴巴，把一支烟放在嘴唇间，摁了一下汽车点烟器。她一边抽烟，一边说：“快开车吧。”

他想要跟她说别抽烟，但还有更要紧的事情。

她在手机上最后摁下了一个按键，口中念出“发送”这个词。

如同她所解释的，人们相信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淹死了。人们普遍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场谋杀案的受害者，凶手多半是她的丈夫，他想要离婚，这样他就能和秘书结婚了。最终被找到的时候，麦克弗森宣称自己被绑架了，给带到了墨西哥。克里斯蒂则声称自己失忆了。不过两位女士回归的时候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人来迎接她们。她们迟滞的事业再次反弹，让她们获得了享誉全球的成功。

当福斯特转动点火装置上的钥匙时，他能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

“开车。”布拉什命令道。“你不想这么快就给逮住吧。”

警笛声越来越响。更近了。

福斯特把车开出停车位时，伸长了脖子往后看。

“我会回答你全部的问题，”布拉什说道，她吸了一口烟，“但前提是你得继续绑架我。”

汽车已经盘旋而下，驶向出口。福斯特反对道：“但我并不是绑架你。”

布拉什驳斥道：“我需要事业上升，而你也有所求。”

汽车猛地停在了出口道闸处。福斯特已经预付了费用，但在按下按钮并插入收据之前犹豫了。他摇摇头，说道：“你不能逼我绑架你。”

布拉什把他的手机举到她脸的旁边。她从手机上念道：“亲爱的911。我绑架了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布拉什·金特利。”她停顿了一下，眼睛里透出得意的笑意。

福斯特把票插进去，按下按钮，道闸打开了。

摘自《现代奥斯卡启示录》，布拉什·金特利著（第50页）

人们说我导演了自己的绑架案，因为我早就清楚奥斯卡金像奖的事，知道那一年的奥斯卡会发生什么。人们还说，有几家珠宝商和时装设计师拒绝为这一重大场合提供首饰和服装。这可把我归入了一个好队伍。提出这些指控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正被人用手枪指着。

粉尘（Dustification）是朱迪·伍德（Judy Wood）博士自创的一个术语，她是一位材料工程学专家，认为从“9·11”事件现场来看，双子塔的倒塌并不是由于飞机撞击，而是被一种新式的可使钢铁化为粉末的能量武器所破坏。她把这种武器称为“粉尘”，但该理论目前并未得到确认。黑色直升机指在美国流行的一种阴谋论，认为凭空出现的、没有标记的黑色直升机是政府或精英阶层用以对民众实施监控和统治的秘密军事力量。

还是这些人，坚持有一种叫做“粉尘”^⑩的新式武器被使用了，让世贸大厦化为齑粉。查一查粉尘吧。你就能找到答案了。如果我的绑架案不符合一群黑色直升机^⑪狂徒的叙事，我很抱歉。

••

米茨又倒了一杯酒，为想起吉米而干了一杯。她做这样一笔买卖，和像他这样自负的男人交往，是希望沾染一些他那过了头的自尊。女性总是暗地里期待这个：跟一个自恋的人交往会潜移默化地赋予她们自信。从未奏效过。

她揭开前臂绷带的边缘。酒瓶碎片造成的伤口几乎愈合了，甚至不会留下疤痕。

原文为“Do not pass Go, do not collect two hundred dollar”，指经典游戏《大富翁》的一张卡牌，游戏者抽中后必须直接去监狱。此外，还不能经过“Go”，如果经过的话，就不能从“银行”领两百元，而通常是可以领取的。

酣乐欣（Halcion），一种用于短期治疗失眠症的药物。

她回头瞥了一眼挂在卧室门上的套索。死亡意味着太过不可预测。明天她可能被一辆公交车撞到，她就下地狱了。直接下地狱吧。不要经过Go，不要拿两百元。^⑫不过，如果她给自己用上冯塔内法子，她就能和这个宝宝绑在一块儿了。两粒安必恩，一瓶灰皮诺白葡萄酒，一点剩下的酣乐欣^⑬，她就会永永远远地成为一个未婚妈妈，四处游荡，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她觉得被鬼缠上了，但这一回是来自身体里面。

她的电话响了起来。一个私人号码。

“米茨。”一个男人说道。是施洛。她最好的作品，她最后的工作。他说：“我想你今晚应该看一部片子。”

在街对面漆黑的窗户里，米茨看着她自己的影子干了一杯酒，又从窗台上的酒瓶子里倒了一杯。“已经深更半夜了。”

“这是午夜试映。”他说道。

米茨对他说：“我们会迟到的。”她看着影子们漂浮在所有昏暗的方框中，这些影子举起酒杯，端到唇边一饮而尽。它们是她的冯塔内酒搭子。

“不算太迟，”他说道，“还赶得及尖叫部分。”他就在楼下，等候着她。

米茨看过去，前门外通常停救护车的地方，一辆没有熄火的豪华汽车停在马路边上。

他们漫无目的地开着车。福斯特和女演员，他们一直躲在暗沉沉的贴了膜的车窗后面，苦恼着怎样购买食物而不被识破。太阳西沉。也许等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并排停放（double-parked），指在已经停着一辆车的情况下，仍在其旁侧停车，影响后车通过，是违规行为。

在前方挺远的地方，一辆巡逻警车并排停放^⑤着，一个警官坐在驾驶位上。为了不被它堵在后面，或者冒着绕过它而引起注意的风险，福斯特把车停在了路边。他关掉了引擎，踩下驻车刹车。

布拉什要求看一下枪。福斯特从夹克口袋里摸出枪，说：“没装子弹。”

她伸手越过前排座位去拿枪，他给了她。她放在手上掂了掂。“你是怎么把它带进动漫展的？”

福斯特耸了耸肩。

她倾身向前，把他的手机从仪表盘上拿了起来。“如果你带了一把枪进去，这是因为有人想要你带一把枪进去。有人想让你绑架我。”她面无表情，扮了个鬼脸说道：“也许是我的经纪人。”

••

福斯特思索着他自己那套关于露辛达正指引着他的理论。就好像他的女儿正以某种方式引导着他的行动。

布拉什从点烟器上拔下他的手机。她伸手从座位上取下他道具服的一只手套，问：“你介意吗？”

他没有回答。他坐到驾驶座上的那一刻就摘下了沉甸甸的手套。它们被汗水浸透了，就跟他那套弹力衣服的其余部分一样软塌塌的。

布拉什早就把湿漉漉的刽子手兜帽从头上剥了下来，扔在了后座上。显然，她把他的沉默当成了同意，并把手套戴到了她的一只手上。她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像要自拍。她用戴手套的手举起枪，把枪口紧紧地抵在她的脸颊上。这么摆弄好之后，她把脸扭向一边，双眼紧紧地闭上，泪水因而涌了出来，在脸颊上留下一道道睫毛膏黑色的痕迹。她往下耷拉的嘴唇张开，就像在哭泣。手机咔嚓拍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她为什么需要手套的原因。由于自拍有限的裁剪角度，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用枪顶在她电影明星般的脸上，而她畏怯地退缩着。展会上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他戴着这副手套。照片会从他的手机发送。他，一个涉枪指控的逃亡犯。

她发送照片时手机响了一下。“这一条是发给《纽约时报》的。”

布拉什滑到了一个新的页面，屏幕上显示了当前为她百万美元赎金众筹到的捐款数额。“他妈的。”她说道，不是一声开心的他妈的。她那一声显然是愤怒、失望的他妈的。

.....

福斯特紧盯着问他的事。“你演过一个被刺死的保姆。”然后，尽量若无其事地问道：“是谁为你的尖叫配音的？”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很是防备，就好像这个问题构成了威胁。她漂亮的脸蛋又回到了那种自以为是的自信：“我从来不用尖叫替身。”

他跟着她的目光看向街区那头停着的警车。他取回他的手机，找出了一份文件。一个吓坏了的女孩刺耳地尖声叫了起来。

这声音让他们两个都呆滞了片刻。在停泊的汽车的空气中，它似乎盘旋着不走了。

布拉什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咽了口水。她干巴巴地说道：“那就是我。”她的眼睛盯着警车，身子佝偻了下去。

福斯特试探着说道：“这声音听起来并不像你。”

“这是我的工作啊，”她说道，“我可以听起来像任何一个人。”

福斯特说：“下车。”

“这是我的尖叫声。”布拉什说道。她赶在他再一次播放录音之前，一把抢过了手机。

•••••

福斯特摁响了汽车的喇叭。它发出刺耳的长鸣声，直到他松开手。

人行道上的一位老人拢起手抵在她这边的窗上，眯起眼睛往里面瞧。人群会把警察引过来。

布拉什说：“狗屎的，行吧。行了吧？”越来越多的人往车里窥探，她双手掩住了脸。“这尖叫有可能不是我的，行了吧？”

这正是福斯特想要听到的。

酒不是安必恩。它甚至不是酩酊乐欣，不过它让米茨处于一个很自如的恍惚状态。司机打开豪华汽车的车门时摘下了帽子。施洛就等在里面，带着冰镇的灰皮诺白葡萄酒和热辣劲爆的八卦。斟满灰皮诺的高脚酒杯已经准备妥帖，就在米茨进入真皮衬垫的车内，深陷在座位上时，她已经伸手去拿那杯酒了。

汽车驶离马路边缘，沿着夜晚空荡荡的大街滑行，如此平稳，如水般流畅，在米茨看来就像是建筑物和公交车站在移动，而这辆豪华汽车则停驻在一个地方。制片人按下按钮，合上了他们和司机之间的挡板，他问道：“你很高兴你不是布拉什·金特利吧？”

米茨接过那杯酒，直接送到了嘴边。她感到头晕乎乎的。轻微的头晕目眩，她最近独自一人在她那间公寓里待了几天，就像一条狗给关在房子里太久了。

施洛没等她回答，就脱口而出：“她被人绑架了，可怜的孩子。”

他举起手机，给她看女演员的影像，一把枪残忍地顶在她的额头，泪水把睫毛膏都冲刷了下来，流淌在脸颊上。他把手机转了过去，察看那张照片。他摇摇头，

满是惊奇：“在拍了那么多的、全是她被发狂的猴子啃掉的电影之后。想想因果报应吧。”

汽车沿着匝道慢慢往下行驶，他们正在高速公路上平稳滑行。

米茨停止了喝酒，好喘上一口气。她用喝了一半的酒杯祝酒：“忘却我们的罪债吧。”

制片人从吧台上的冰桶里拿出那瓶酒。他向前倾过身子，把她的酒杯倒满了。

汽车沿着出口匝道缓慢地往上行驶。它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间的一个红灯前停了下来，就在一条原本很冷清的大街上。商店橱窗上覆盖着铁栅。别的司机寥寥无几，彼此距离很远。

汽车的车速减慢了，缓缓地停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世界不再流动着经过他们，只余下灯火的色彩和闪光漫映在车窗上。霓虹斑斓的招牌遮篷。

他们停在一座影院的门前。帝国影院。影院华盖的上方，黑沉沉的宣礼塔和尖塔林立，映衬着夜晚的天空。高耸其上的是一座若隐若现的混凝土圆顶，暗示着礼堂的巨大规模。

电影宫（picture palace），电影史上最早的大型电影院，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模仿古典的豪华宫殿，多为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电影宫标志了现代影院的开端，也确立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如前低后高的位次排列、围绕着屏幕呈圆弧状的座位展开等。

帝国影院孤零零地兀立在成片的玻璃幕墙办公大楼之间。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市中心电影宫^⑫的最后的幸存者。遮篷上的灯拼出了“午夜试映”的字样，玻璃门后的大厅看起来空荡荡的，只有一条红地毯、亮闪闪的黄铜和有了年份的镀金细部。售票处一片漆黑。窗口挂着一个标牌，写着：“敬请见谅。”无论哪个方向都没有空的停车位，说明里面一定有很多人。一千个人。两千个人。

米茨眯着眼睛看向大厅拱形的天花板和锦缎壁纸，说话不再大声，而是轻声低语：“这和底特律有关系吗？”

雪荷载（Snow load），建筑术语，指用在建筑物或构筑物顶面上计算用的雪压。底特律冬季寒冷，下雪是常态。

制片人在空气中轻轻拍了一拍，像是要她少安毋躁。“底特律没发生什么。底特律只有雪荷载^⑬这一件事。”

她把酒杯举到嘴边，就听到了“叮”的一声轻响。像是小铃铛的声音，就好像有人赢了什么东西。这声音让她注意到了明晃晃的遮篷上的一个黑点。就在她望过去的时候，又响起了“叮”的一声。一个灯泡灭掉了。又一声“叮”熄灭了第三盏灯。灯泡接二连三地爆了。叮叮声不绝于耳，像老虎机往外吐钱，像圣诞节，华盖上每一处灯泡都在爆裂，速度就像机关枪在扫射。如此密集，如此迅疾，“帝国”的字样已经难以辨认，下一个瞬间就完全消失了。

米茨的视野里，有什么东西掉落了下来，在她车窗旁的人行道上爆了开来。碎片飞溅到了汽车上。她往上看，可以瞧见建筑物的屋檐，红色的屋顶瓦片咔啦咔啦作响。又一块瓦片松动了，掉落到人行道上摔得粉碎。

一大块彩绘玻璃窗上的一片玻璃向外炸开了。再加上不断爆裂的灯泡和碎裂的陶土瓦片，逐渐交织成了一场响亮的声音暴风雪。东西破碎的尖锐声音的共振体。整幢建筑物凌乱复杂的轮廓似乎要剧烈地颤动起来。

在这片刺耳的爆裂声中，制片人在他的手机上摁下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出了一个乱子。”他对某个人说道。他的声音平静、严肃，听天由命。“让地震专家为二号场景做准备。”他说话更大声了，提高了嗓门，好盖过窗户炸开、灯泡爆裂和瓦片碎裂的震耳的噪音。“现在就把我们的说辞发布给媒体。”

大厅的门全都向外膨胀，变成了安全玻璃碎裂时雾蒙蒙的网状。冲击波让汽车都晃动了起来。每一座混凝土宣礼塔的锥形轮廓似乎都在震动中变得含糊不清，沉闷又刺耳的嗡嗡声回响在夜空。附近一辆汽车的警报器发出尖啸声。跳动的尖啸声在高楼大厦的峡谷间回旋震荡。

福斯特的汽车左右晃动。感觉就像从不知道哪里吹来了一阵轻风，但比轻风要更有劲道。汽车被一阵强劲的气流推动，像一艘船一样地倾斜，太强烈了，已经磨损的减震器因此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福斯特的身体受过应对地震的训练，他坐直了身子，头砰的一下撞上了什么东西，撞到了方向盘上。他之前横躺在前排座位上睡着了，肾上腺素毒害了他的血液。

..

后座上传来一个声音，问道：“你还好吗？”话语被一声尖啸打断了，空袭警报般的越来越响亮的尖啸声。数以百计的汽车警报声。布拉什撑着手肘起身，从后窗往外窥探。汽车喇叭和警笛颤颤轰鸣，尾灯和前灯闪烁不停。那些整齐地停在空寂、黑暗的大街两旁的车子。

福斯特摸了摸额头撞击处的血迹，没什么感觉。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布拉什。她目瞪口呆地盯着远处的什么东西。他顺着同一个方向望过去。那里天际线的形状正发生着变化。它让人联想到拉斯维加斯酒店的内爆，对高层公共住宅项目的受控拆除。一座尖细的塔沉入了云团般的尘埃中。这座塔边上的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消失在视线里。闪光频闪个不停，像是来自断了的电缆。

米茨的记忆里闪过一个酒瓶。那个酒瓶和她的酒杯在某个人尖叫到极致的时候炸开的样子。她的肘部仿佛复刻一般感受到疼痛，像是手臂有它自己的记忆。就在她看着的时候，天幕一般的华盖并没有很快坠落，而是如同在慢镜头中融化了似的。它一点点下垂，直到它掉落在人行道上乱糟糟一堆钢筋和碎裂的霓虹灯灯管中。一座混凝土尖塔同样缓慢地凋落，从天际线坠了下来。一座宣礼塔，然后是所有的宣礼塔都融在一起了。它们陷落到这幢建筑物的主体之中，房子没入了黑暗。摩尔风格的瓦片、墨西哥和阿兹特克调性的瓷砖都碎裂、剥落了，露出了混凝土浇筑的剧院外壳。大厅的门被瓦砾堵住了，现场充斥着警报声和越来越近的警笛声，现在只剩下礼堂屋顶巨大的隆起的残骸立在那里，映衬着黑色的天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机就把车停在这儿的马路边上了，尽管这幢建筑物的柱子和雕琢的中楣、华丽的烟囱和圆顶似乎都变得软绵绵的，垂落下来，最终消失不见。她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把酒杯送到了嘴边。她的另一只手在夹克口袋里摸索着硬实的药瓶形状的东西。

制片人就靠在她身边，拿相机对着车窗。施洛拍下了颤动的巨大的建筑物，崩裂、下沉的大圆顶，它们开始垮塌，伴随着沉闷的、尘土飞扬的轰鸣声向内陷落。

房子的立面向后倒塌。彩色的玻璃窗和马赛克镶嵌的壁龛里的雕像。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屋顶水箱还是水塔，一股洪流倾泻在往下坍塌的残骸上。水流把破碎的玻璃和陶瓷碎块冲刷到豪华汽车的侧边，叮铃作响。

原本矗立在大街这一边的建筑物主体还在下沉，不断地移动，往更低处掉落。所有这些崩塌的东西都消失在了大街下面。大量的瓦砾往下冲进建筑物底下的地下室还是地下二层。太深了，米茨可以看到爆裂的主水管从几个地方喷涌进了空洞之中。

混凝土碎块和红色天鹅绒残片沉到了更下面，黑色的水越涨越高，把它们浸没了。很快地，喷涌的水管也淹没在水中了，整个现场变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方方正正的湖泊。

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位于美国洛杉矶，是天然的沥青积聚场所，由于保留了大量的陷落其中的动物骨骼，而成为最大的冰河期动物化石遗址之一。

一个纹丝不动的黑水湖。漆黑，不祥，就像拉布雷亚沥青坑^⑤。在这凝滞而死寂的表面上，除了散落的爆米花漂浮其中，什么都没有。

一座建筑正在被拆除。福斯特想到了这个念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晚还有一堆汽车停在市中心：围观的人。出于安全考虑，拆除就在这天亮前的时刻进行。他告诉自己，这很说得通。

布拉什说道：“打开收音机。”警笛声越来越响了。“打开收音机，让我们离开这里。”她语气平静但不容置疑。

在这个万物皆流媒体的世界，收音机似乎和电报一样过时。福斯特必须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转动一档，才能操作收音机的旋钮。闪烁不停的警灯正在靠近，红色和蓝色的光一下一下地灼亮了现场。

布拉什蜷缩在后座上。“开车！”她在把电池插进她的手机。

幕式震颤（tremor），能量释放过程十分缓慢，通常能够达到数天乃至数年时间的一种慢地震。

“这是幕式震颤^⑥。”福斯特伸长脖子察看空荡荡的大街上的车辆，驶离了马路牙子。仅有的另外一辆行驶中的车子，是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一辆豪华汽车，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驶去。

布拉什注视着后窗外。“快上高速公路。快一点。”她把胳膊猛地伸过前座的椅背。手机拿在手中，她举着它给他看屏幕。手机的扬声器里传来刺耳的尖叫声。汽车收音机里广播说：“……疑似轻微地震……”

布拉什对着收音机愤怒地喊道：“轻微地震？”

福斯特冒险瞥了一眼屏幕。

手机上正播放着某种不上档次的灾难片。数也数不清的尖声惊叫的十来岁孩子挤满了电影院，一排又一排扭曲变形的脸。男孩和女孩，在红色天鹅绒椅子上或站或坐。他们的手举得高高的，手指张开，大块的金色的混凝土块砸到他们身上。摄影机的镜头向上摇，露出了华丽的湿壁画天花板，框饰在石膏和灰泥的花檐中，所有这些建筑都崩裂成碎块，轰然砸落。彩绘的云彩和天使从混凝土的天空

直坠而下。在它的中央，有一盏巨大的看起来像是黄铜的枝形吊灯，灯上一簇电子蜡烛熠熠生辉，垂下一串串切割水晶的流苏。这盏硕大无朋的灯闪烁了一下，熄灭了，摇晃了一会儿，然后掉落下来。摄影机的镜头追逐着它跌落，刹那间，迅疾坠下。它像流星冲撞地球般发出砰的一声，一瞬间就把大大小小的少年们撞击得鸦雀无声。撞击激起串串火花。

福斯特哼了一声，很是恼怒。他有点焦躁，吃不准她为什么要给他看这样的坎普风格灾难片。他前额撞到方向盘的地方还在抽痛。疼痛是他唯一的保证，这不是噩梦。

这部灾难影片，它似乎发生在一座电影宫里。远处的银幕上有一个演员，他饱受痛楚折磨的脸扭曲着，他大张的嘴巴尖叫着。观众模仿的似乎正是他的尖叫声，他们尖叫着，音调和他的一模一样，就好像他们的反应是出于完全的共情。围绕着他们的建筑物摇摇欲坠，轰然坍塌，掩埋了他们。

摄影机的镜头现在移动了，转向一边，相邻的一堵墙倒塌了，把伤亡者埋在了红色天鹅绒墙布和混凝土的塌方下面。钢筋像甘草糖一样扭曲。别人的胳膊，背景里的其他人，举起手机仿佛要记录下他们自己最后的时刻。倾泻而下的雕像和柱子不断地把挥舞着手机的人群压趴在地，顷刻之间就砸死了他们，直到布拉什手机上显示的场面变得漆黑而无声。无声而死寂，屏幕上只映出了福斯特那张脸的模糊暗影。

米茨过了一会儿才认出她自己。她一直在工作室里，在存货之中，尖叫声冲浪。她在好几十年的录音带里仔细翻检，期望能找到睾丸割除尖叫声的原版。她不知道自己会用它做什么。

她随意挑了一盒录音带。点击播放。她就在里面，一个陌生的自己。就算是她本人都差一点认不出来了。话语含糊而恍惚，录音带上的声音问道：“亲爱的，你知道威廉尖叫是什么吗？”

从录音带上可以听到，一个人的肚子咕咕地叫。“对不起，”一个女孩，一个神秘的女孩，嘟哝着。“说这些吃的东西让我饿了。”

米茨的声音在录音带上含混不清，她说道：“别担心。你不会饿很久了。”

她和女孩继续聊着。她们声音的品质变好了，话筒似乎给调整过了，电路表上的音量也测试了一遍又一遍。

女孩嘟嘟哝哝：“英式松饼……饼干和肉酱汁……”

米茨心不在焉地听着录音带，尖叫声忽然爆发了，工作室里的每一个扬声器都传出了痛楚的声音。

尖叫声达到顶点，又破碎成短促、时高时低的叫喊声，一声声地，越来越轻浅、低落，最后是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倒抽气的声音越来越短，渐次减弱，直到最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录音带里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咔嚓声。米茨这一生中每一次头痛都能听到的一种声音。打火机点燃的声音。香烟点着的嘶嘶声。抽烟的长长的吸气声和烟草燃烧的爆裂声，这声音如此逼真，就算是现在她都吸了吸鼻子，想在空气中嗅出香烟的味道。录音清晰真切，似乎盖过了她独自一人的现实。她孤零零地坐在调音台前，在一间锁上了的工作室里，听着如此真切的声音，就好像它们是房间里隐匿的幽灵。又或者是她，她本人，可能是一个幽灵，正在聆听一个她不存在于其中的世界。

录音带上传来走近的脚步声，一个声音喊道：“先生们！”新出现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阿达玛医生明智、务实的声音，一个忠贞不渝的吸烟者。他同样在那个房间里，又待了多久，谁也说不清。

米茨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一些。在黑暗当中，过去充盈了整个房间。

医生呼唤道：“先生们，你们这会儿可以清理现场了。”

布拉什想要一个凸耳扳手。“就像那种换轮胎的？你有吗？”她解释道。他们把车停在了路边的宽阔之处，现在两个人都坐在了前排座位上。

福斯特说不准他是不是有，不太确定，于是他绕过去打开了后备箱。

他们之前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往上行驶，进入夜晚的山丘，来到了城市的上方。在她的引导下，他拐进了一条黑暗的小巷。他的车前灯照在一块写着“私人车道”的牌子上，四周的房子都落在了他们身后。他们的路线沿着高耸山岭的细长山脊展开，山脊的一侧陡峭而下，崎岖不平。从这个高度，他可以看到市中心，几架直升机盘旋着往建筑物之间的一块空地打下探照灯光。警笛呼啸。

很多狗，狗就和丛林狼一样，大洛杉矶盆地的每一只犬科动物都跟着那些警笛声嚎叫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地想到，每一种动物都还是这样的野性难驯。

夜晚的空气中有一股杜松和鼠尾草的气息。黑暗中，福斯特在后备箱里摸索着，直到摸出一根弯曲成某个角度的钢筋。一端铸造成六角形的套筒，适配轮毂螺母。另一端削成锋利的楔子，用来撬开轮毂罩和车轮盖。

布拉什这会儿正站在他身边，从他手中接过了工具。她大步走开，一只拳头握着凸耳扳手，像武器一样地挥舞着，拍打着她另一只手的手心。福斯特急忙跟了上去，她沿着马路边一道水泥砂浆墙行走，墙正对着风景。粉色水泥砂浆，剥裂了，脱落了，墙很高，看不见里面。每隔几步路，墙上就固定着一块保安服务的牌子。还有“禁止入内”的标志，钉在墙上，锈迹斑斑。前方是一幢黑沉沉的房屋，烟囱和屋顶轮廓耸立在高低不平的墙头后。

止赎令状（Writ of Foreclosure），指债务人因未能清偿债务而永久地丧失“回赎权”，其担保物的所有权归于债权人的法律命令。

他们靠近房屋，来到了门道前。大门是纯正的电影制片厂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上面扭曲的铁艺枝枝杈杈，交错纵横。铁质的鸟栖停在栅栏之间。穿过大门，他们就走上了一条环形车道，来到硕大的用胶合板堵住的房门前。没有上过漆的木板，已经翘曲变形了，像疤痕一样紧紧地贴在房子上。钉在那里的是一块晒褪色的标牌，警告他们“止赎令状^②，禁止擅闯”。布拉什用惊人的蛮力向后仰，然后猛地向前，把凸耳扳指尖利的一端戳进了木板的一边。她上上下下地捅着扳手，让它戳得更深，然后对着木板猛然一拉。胶合板从固定住它的螺丝边上裂开了。

福斯特走上前来，双手握住扳手。他们一起往外拽，胶合板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就像电影里面骨头折断的声音。不是很吵闹的声响，但在一个如此静谧的夜晚，在一条如此荒僻的街上，声音很是嘈杂。胶合板沿着三条边脱落，向侧面翻过去。在它底下，一扇门上结满了蜘蛛网，灰蒙蒙一片。

布拉什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她用一把钥匙插进防盗锁，转了一下。第二把钥匙插进了门把锁。

门的底部卡住了，朝里面打开，摩擦着门槛，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她的一只手曲着伸进了门框。

福斯特听到了开关的咔嗒声，不过灯并没有亮。

“把你的手给我。”她说道。

大街上的灯光只漏进了几步路。涌出来的空气热腾腾的，日复一日的阳光在许多个月里积聚起来的发霉的闷热，晚上打开窗子或空调都无法缓解。布拉什走进了这股难闻的味道。她一跨过这个关口，就拽着他，大步地、自信地走入了黑暗。

米茨一直在洗餐具。大多是酒杯。她的手握错了杯子，太过用力地握住了一只杯子，太滑了，沾了皂液的溜滑，结果可想而知。杯子发出了小小的呼号，玻璃碎

裂了，断成了两块。每一块都有刀片般锋利的边缘。

她一直都太紧张了。录音带在她脑海里播放了一遍又一遍。阿达玛医生的话在她记忆里循环不停，如同那个垂死的女孩的话语。一个女侍者？此外，还有令人不安的男人的声音，她从未见过这些男人，但他们似乎都知道她。最糟糕的是她那诡异的另一个自我，那口齿不清的声音，胡说八道的醉鬼，但不可否认正是她本人。米茨·艾夫斯人尽皆知的白痴声音。紧张让她咬紧了牙关。她思忖着这一匪夷所思的情形，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就在这时，杯子碎裂了。

还没等她意识到，水槽里的肥皂水就变成了暗红色。这证明了在温水中割得很深的一刀可能并不会疼，至少一开始不疼。她把手伸出水面，大拇指下面的皮肤，就在大拇指根下面，像红色的鲸鱼一样喷涌。切口呈弧线形，像孩子的嘴咬出来的。鲜血从中涌出，米茨不忍直视，于是她猛地把手放回了水槽底部。

温暖的水和很深的伤口，她的身体填满了水槽，就好像她是水管。

她想知道她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出活下去的决定。应该找人来救她？或者只是等待她的身体做出另一种选择。

福斯特听凭自己给拽着走。他空着的那只手拂过光滑的金属和粗糙的支架，他觉得是煤气灶的灶头。他的腿滑过冰箱的金属门，髌骨撞到了拉手上。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他那只空着的手摸到了橱柜门板和抽屉面板的球形把手和边框。他不敢抬脚走，生怕绊到什么东西，在他拖动的脚下，地板感觉像是平滑的瓷砖。

此刻，他对布拉什·金特利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的气息和她那有力、细腻的手的触感。他能估摸出房间的大小。从回声来判断，空间一定很大。

布拉什停了下来。“抓住你右边的扶手，”她说，“我们要上一段楼梯。”

福斯特摸索地晃着手，直到他找到了扶手杆。一座光线昏暗的拱门出现在他们上方。在楼梯的顶端，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大得足够举办一场篮球赛。清晨的第一缕蓝色阴影透过脏乎乎的窗子照了进来。灰尘吸收了他们的脚步声。

“是你的房子吗？”他问道。他的声音低低的。一幢没有食物和水的房子。一幢没有暖气和电力的房子，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的藏身之处。他跟着她来到了一个嵌入式书架前，在那里她挪开了几本皮封面装订的书卷。

她的手指在书架背后的暗影里摸索着什么。一声气动的嘶嘶声响了起来，书架从他们这里转了开去，露出后面的一片黑暗空间。

布拉什摸了一下里面的墙，灯亮了起来。她又摸了一下，那里安装着一个数字键盘，冷空气从天花板附近的通风口吹了出来。她招手让他进去，说道：“避难密室。为地震准备的。瓶装水。发电机。”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没有手机信号，因为这个地方是用铅或者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做衬隔的，万一发生核爆炸……”她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部老式电话机，上面拖着一根长长的螺旋电话线，“但我们有一台固定电话。当然，是未登记的。”

就在这时候，电话响了。

布拉什盯着电话看，她的脸因为忧虑而阴沉沉的。它响了七声，然后停止了。她松了口气：“打错了。”

铃声又响了起来。七声铃响，然后又停了。等它又响起来的时候，她伸手拿起听筒，并把它靠近耳朵。“施洛！”她用一只手捂住话筒，小声地对福斯特说：“他是朋友。一个制片人，不过是一个好人。”她对着听筒说：“我要给你开免提了。”

那声音突然在房间里响了起来，就像打了一个大饱嗝。“我就知道能在哪儿找到你，”它说道，“你和绑架你的人在一起吗？”

“福斯特，”布拉什点了点头，示意着那部电话机，那上面有覆着网罩的小小的扬声器，“这是施洛。施洛监制了《浴血保姆》。”

打嗝声说道：“布拉什，小姑娘。你不打算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吧？”

布拉什又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福斯特。“我本来这么打算的。”她说道。

打嗝声坚持道：“别参加。听我的。”

线路断了。

布拉什扔下包，脱掉夹克，然后迅速地跑开了。要去取回凸耳扳手。要掩去他们对挡住临街大门的胶合板造成的破坏。她离开时随手合上了门。

福斯特不知道怎么打开它，给困在了里面。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啪的一声把电池插好。就算他找不到信号又怎样呢？警方也一样无法定位他。他划动着屏幕。他想给这位影星看点东西。一段视频。就算它是模糊的，也没有声音，又怎样呢？它播放的时间顶多只有一根生日蜡烛燃尽那么长，但它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视频。

施洛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朋友。他是这么一个慷慨仗义的人，贿赂了冯塔内的门卫。这才是施洛本色。门卫使用了一把万能钥匙，他们发现米茨已经失去了知觉，她蜷成一堆，昏迷不醒地躺在厨房水槽边上，把软木地板染成了血红色。他怎么知道要这么做的，谁晓得呢。不过施洛让门卫去拿强力胶和双氧水，并且施洛还把米茨的胳膊抬高到她心脏的上方，用力按压。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医生的。

他头脑冷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说道：“米茨，我不知道的事物多得可以填满洋基体育场，但我确实知道有些东西不对劲了。”

帝国影院，它的坍塌圯毁。宫殿般的地标建筑，经受住了多次地震而不倒，政府却声称这次是地震。他们还说底特律是雪荷载造成的。下一座剧院呢，上帝保佑不要吧，他们会把它叫做恐怖袭击的。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波兰导演，1977年因在美国与13岁的模特发生性关系而在法院判决前潜逃至欧洲，从此遭到美国政府通缉，至今不敢再踏上美国国土。

米茨应当打包走人，这就是那个人的意思。带上她积累的钱财，学学罗曼·波兰斯基。^②“销毁母带，”他吩咐她，“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我们整个行业。我们都被耍了。”

塔塔粉（cream of tartar），一种酸性的白色粉末状食品添加剂，主要用途是打发蛋白并中和蛋白的碱性。

施洛就像一个巫师。或许她不是第一个他用胶水黏合手腕上伤口的女孩，不过施洛用冰清洗了伤处，并在上面撒了塔塔粉^③。等到流血止住了片刻后，他捏紧伤口，滴上了强力胶。

好莱坞就是好莱坞，谁不想扮演主角呢？

她昏昏沉沉地躺在厨房地板上，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耶利哥（Jericho），传说耶利哥的城墙坚不可摧，以色列人本无能力攻城，但耶和华以神迹震毁城墙，使之轻易地攻入。出自《旧约·约书亚记》（6：1—27）：“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第七日清早……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百姓……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

施洛站在她旁边，说道：“是耶利哥^②！宝贝儿，耶利哥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福斯特最后给她看了这段视频。一开始，他们喝多了，喝得有一点多，不过喝了挺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她把临街的门弄好，这样它就不会引人起注意，然后又带回一瓶朗姆酒之后。朗姆酒，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甜味，它就像她从未参加过的高中派对，因为她一直忙于扮演十几岁的荡妇角色，而没有真正地放荡过。扮演性感尤物让她保持了处女之身，直到她第一次婚姻。

他们在避难密室里安营扎寨。布拉什举起酒杯，深深地扫视了一圈。“你觉得我怎么能差一点就买得起这幢漂亮的房子的呢？”

.....

即使凭他所见不多的情况来看，这地方也是巨大的。

“当然，”她懊恼地说道，“对于房子来说，它够大了，不过对于世界来说，它还很小。”她在事业巅峰期买下了它，那时她就跟此刻一样被困其中。摄影师在外面蹲守着跟踪她。疯狂的粉丝也等候着。

他们倒了更多的朗姆酒。更多的可口可乐。他们干杯，为她的众筹突破了两万美元。

他们缄默了下来。他们仍在小口小口地喝着酒，观看着电视上播放的现场实况报道，帝国影院发现了第一批人的尸骸。一袋又一袋的尸体，每个袋子里装的东西都太小了，不太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甚至都够不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她睡着了，盖茨·福斯特对着睡去的她讲述模拟葬礼搞砸了，以及互助小组的一个成员，甚至还是个医生，他是怎样弄混了《圣经》诵读的。那个人没有读福斯特选择的片段，而是宣读了《约书亚记》。约书亚的兵丁大声呼喊，直到他们的众声高呼让城墙塌陷。

他告诉睡梦中的她，葬礼是如何迅速地演变成公开的羞辱的。几乎就像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阴谋，目的是激起他的怒火。

在电视上，新闻广播节目中断了，插播了安布尔情真意切地恳求他释放人质，并请他向警方自首。可怜的安布尔。

布拉什眨了眨眼睛，从小睡中醒了过来，说道：“别再胡思乱想了，小子。”她看着屏幕上的女人，福斯特的前妻，说道：“她很漂亮。你们的小女儿长得像她

吗？”

直到这时，福斯特才向她展示了手机上的图集。先是他心爱的露辛达的照片，然后是过去十七年来出现在牛奶盒上的各种年龄渐长的肖像。是的，每一张，她确实看起来更像她母亲了。

他给她看他那些恋童癖的坏蛋的图库，讲述他永不停歇的追捕，就仿佛他在追查纳粹战犯一样。讽刺的是，现在他成了被追捕的那一个。

只在那一切之后，福斯特才给她看了那段视频。没有声音的几秒钟。这段模糊的监控录像比一根生日蜡烛燃尽的时间还要短，画面中露辛达正被领着穿过走廊，走出帕克—莫里斯大楼的一扇门。她牵着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女孩的手。那女孩很可能是十二岁左右，站在那里高了一个头，她领着小一点的姑娘穿过门，走到了大街上，永远地消失了。

“露西一直想要一个兄弟姐妹，”他说话时，布拉什反复播放着这段很久以前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短小的视频。“她总是要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这样她就能有一个姐姐了，”他回忆道，“然而我们尽力解释了，大孩子必须先出生。”

•

布拉什在大一点的女孩的脸看起来最清晰的时刻停下了视频。“我想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眯起眼睛研究那粗糙的影像。

福斯特拿回了手机。他翻动着一个图片库。“我找到了之前做年龄预测的人……”他把手机递了回去，说道：“当然，我必须自己付钱。”

屏幕上有一个二十好几岁的女人，可能有三十岁了。显然是视频里的那个不知名的女孩，不过她的金发变得更深了一点。她的圆脸变瘦了，显得她的颧骨很宽，眼睛也更加分明了。这个绑匪很可爱。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称为绑匪感觉不太对劲。把他自己当成绑匪也感觉不太对劲。不如说，这是一场互相帮忙的绑架。

布拉什看着那个长大成人的女孩的照片。她看了很久，久到了福斯特喝完了他那杯酒，又伸手去拿酒瓶。

等到他给她倒酒的时候，她说话了：“我认识她。”

米茨的手提包装不下这把刀。刀刃太长了：一柄德国劳费尔切割刀。她不敢猜测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她是在工作室道具房里发现的，还裹着联邦快递的包装。

缝钉（staple），指用吻合器植入缝钉来缝合伤口。

她用吸水纸巾包扎了她受伤的手腕，那里仍然用胶水粘着。缝针或是缝钉^②，或是医生最近在用的随便什么法子，她仍然需要处理一下。

然而米茨·艾夫斯在诊所遇到的却是一辆搬家车。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正从诊所前门往外搬运封装好的箱子。

这幢房子的前窗上用胶带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空间出租”。

而在街区的另一头，停着一辆医生的戴姆勒汽车，里面有上好的真皮座椅，还有一株波士顿蕨。这株波士顿蕨之前摆在候诊室唯一一扇窗前的花架上时，它看起来很小，而在医生的车子里，它占据了整排后座。

米茨并没有惊慌失措。她礼貌地用眼神向搬运工致意，侧身从他们身边经过，穿过临街的门，进入了空荡荡的候诊室。

不管搬运工有没有留意，她举起联邦快递的包裹，就好像她只是在送货一样。医生走出诊察室，正要穿上他的外套。只差这么一点就能利索地脱身了，这时他看见了米茨，似笑非笑地笑了一下。他打起了响指，直到一个搬运工看了过来。

“那个，”医生指着一把托利多牌子的秤，“也放到仓库里去。”

那个人费劲地抬起了秤。他把它拖到门口，就这么一点时间，米茨看到了机会。她胡乱地从外包装里取出刀，朝诊察室挥舞着。

医生翻了个白眼。他看到米茨挥着刀，摇了摇头，但还是走了回去。

这个地方，将无人知晓。搬得空空如也，甚至连水槽也消失不见了，只有输水管和排水管的断口还在墙上。已经有工人拿着油灰刀来过了，只待重新粉刷。这一位医生，他示意米茨走进来，并且关上了门。锁上它，把他自己和一个挥舞着刀的人锁在了里面。他说：“你不会捅我的，米茨。”他注视着裹得紧紧的吸水纸巾。他询问，就好像他很在意，他问道：“你的手怎么了？”

米茨把刀举高了一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什么说我不会捅你？”

“因为，”阿达玛说道，“你是个懦夫。”他走得更近了，伸手去摸她受伤的手腕。“你是那种最糟糕的受害人：一个认为自己是加害者的受害人。”

米茨任由他抓住手腕，任由他撕掉吸水纸巾。

医生一边这么做，一边说道：“你跑来找我寻求赎罪的方式真让人恶心。”他揭开了割伤的地方，伤口仍然在一层发亮的胶水下皱巴巴地闭合着。“看看你都做

了什么。”他一边说道，一边轻轻地触碰伤口。“你这个蠢蛋，”他声调轻柔地说着这句话，“你甚至连自己都割不下手。”

医生靠得这么近，身子俯得很低，查看受伤的创面。就在这时，米茨举起那把刀，把它放在了阿达玛的喉咙上。她把它锋利的刀刃抵在了他的喉咙上。“你什么都不知道，”米茨说，“我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杀了很多。”

医生并没有躲闪，他甚至把脖子倚在了刀刃上，对她说：“来证明我错了。”他甩了甩头，示意候诊室那边，那些搬运工。“他们不会知道的。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杀了我。”

米茨害怕了，收回了那把刀，但医生靠得更近了，一直到喉咙被刀刃压出了印痕，又一次。米茨拿开了刀，举在一臂远的地方。她很不安，说道：“除非说个清楚，否则我不会罢休。”

医生把手伸进外套口袋。他掏出一个标有“急救”字样的塑料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根预先穿好尼龙线的针。他把一个像番茄酱一样的密封塑料包装袋撕成两半，取出一块闻起来像外用酒精的纱布。

“把你的手给我。”他命令道。就像他从米茨十来岁起就做的那样，他握住米茨的一只手腕，晃了一晃，对她说：“请别乱动！”他开始用酒精纱布擦拭那片胶水，那股气味让米茨的眼泪涌了出来，差一点让她扔掉了刀，因为它太刺激了，擦拭确实灼痛了她。

她是一个刽子手。米茨清楚这一点。最后一波女性主义者。一个连环刽子手，一个杀人犯，没有人会说她不是。

医生牢牢地握住受伤的手，取笑她：“看看你呀。你胆子太小了，光是看着别人吃溏心蛋你都受不了。”这个办公室，一直就是一场骗局。这么多年以来，不过是布景道具。

针扎进了她的皮肤，医生问道：“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警笛是怎么让狗全都叫起来的吗？”针出来了，在转瞬之间牵着线穿过她的手。“警笛触发了所有的狗的群体本能，”医生继续说道，“这是狗必定会共同加入的原始尖叫。”

米茨的眼睛盯着墙看，针又进去了。它出来了，扯着线穿过她的皮肤。

医生说道：“想象一下，如果人类也有类似的行为。一声像沃尔特·惠特曼那样的粗野的喊叫声，会唤起每一个听到它的人的原始的尖叫。”针进去了。出来了。线在皮肤底下游走。

出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原句为“我在世界的屋顶上发出了粗野的喊叫声”（I sound my barbaric yawp over the rooftops of the world）。

..... ②

米茨瑟缩了一下。当缝线被拉扯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给拉扯了。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木偶，被医生的话给牵住了。就好像她是一个风筝或气球，医生正在摆弄的一个东西。在香烟的味道里，他的皮肤上还有漂白水的味道。她吞了那么多的药片想要忘记的他父亲的味道。

“你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医生说道。针进去了。出来了。拉扯着米茨体内的什么东西。“你父亲是诸多参与这个伟大计划的人中的最后一位传承者。”

针钻进她的皮肤，穿透了，出来的时候跟着那根缝线。“我对你的建议是这样的，”阿达玛医生说道，“带上你的孩子和你的钱。有人会来找你。给他们最后一声尖叫的母带。带上你的孩子和你的钱，到一个漂亮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米茨不敢动弹，被那根尼龙线牵制了，无法脱身。那种疼痛，那种刺痛感觉很细微，但那是一种恐惧，害怕这么多的线在她体内穿过来穿过去，如果她要躲开的话，它会怎样给扯破，像拉链一样撕开。

“你什么都没做，”医生鄙夷地说着这些话，“没干脏活。噢，你知道怎么调控录音电平和明亮度。你简直点石成金，而我们又不能找一个外人。”缝线拉扯着，拉紧了皮肤。“但你从来没有杀过人。”

米茨勉强说道：“可我杀人了。”汗水让衬衣都贴在了后背上，又顺着手臂的内侧滚落。

医生靠得这么近，他的呼吸吹在受伤的手上，暖呼呼的。他打了个结，用牙齿咬掉了多余的线。他说道：“不，是我杀了他们。你太胆小了，一点儿都不像你父亲。”

米茨转过头来察看她的手。整整齐齐的一排针脚缝合了伤口。

就像布拉什说的那样，最先是PayDay糖果棒不见了。没有人能说去哪儿了。这也不是说自动售货机卖完了，并且有人忘记了补货。第二天，士力架巧克力全没有

了，摆放士力架的螺旋金属只是空无一物的弹簧。接着很快消失的是花生黄油杯，然后是那些玻璃纸包装的橙味薄脆饼干，中间夹着花生酱。

除了一些日期有点久的Red Vines牌甘草糖和几包没人要的樱桃味Life Savers硬糖，自动售货机空空如也。还有一些过期的Skittles彩虹糖。

布拉什·金特利坐在一张豆袋椅上说她的故事。她和福斯特，给封在了避难密室里。没有窗，空气再循环系统嗡嗡作响，没有人搞得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不再喝酒，开始说故事。

炮弹休克（shell-shocked），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士兵身上的一种心理创伤。

她每天都要进入这个不可原谅的、没有花生的世界。作为对每一样他们喜爱又不见了的美食的交换，仍然处于花生“炮弹休克”^⑩的六年级学生们有了一个名叫劳顿·特勒·凯斯特勒的新同学。

布拉什摆了一个“谁在乎呢”的表情。“他就是个普通的孩子。他头上并没有长角。”

唯一不讨喜的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凯斯特勒夫人，她在儿子上学第一天陪着他来上课，并要求和年级里的其他孩子讲几句话。老师让劳顿到走廊里去等着。

凯斯特勒夫人告诉布拉什和她的同学，她的儿子有很严重的疾病。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致命地过敏，特别是花生。每个男孩和女孩都有责任确保劳顿绝对不会接触到任何形式的花生，或者说，任何在处理过花生的设备中加工或打包的食物。这位凯斯特勒夫人，她描述了最微小的花生酶粒子会如何激起全身免疫系统的反应。劳顿的肺会停止运作。他的舌头会肿胀，让他呼吸困难。

哈耳庇厄（Harpy），希腊神话中贪得无厌的鹰身人脸女妖，在某些传说中，她们拐走儿童，把有罪之人的灵魂带往塔尔塔洛斯（地狱）。

“没有凯斯特勒先生，”布拉什说道，“难怪呢。那个女人是哈耳庇厄^⑪。”

布拉什拉扯着脸庞边上的一缕头发，开始挑拣发丝，一旦发现一根白发，她就要皱一下眉头。“他有一次在中场投进了一个篮，三分，单凭这一点就能让他大受欢迎，可他的妈妈是个阻碍，没一个孩子能绕得过去。”

有时候她会在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她会站起来，走到触控板前，关掉通风。在风扇和鼓风机没有嗡嗡作响的情况下，她会凝神倾听，就好像她听见了有

人进入房子。他们被墙保护在里面，甚至经得起核打击，而她却为窃贼而焦虑不安。在这些令人紧张的静默时刻，空气会随着他们的呼吸而变得温热又潮湿。

经过一段时间的聆听——细细聆听和凝神思索——之后，她会打开空调，坐回她的豆袋椅。在这些停顿的时刻，她似乎在反复斟酌这个故事要讲到什么程度。

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 syndrome），一种通过想象和述说疾病症状，假装有病或自残，以获取同情的心理疾病。

她问：“你听说过孟乔森综合征^⑩吗？”

福斯特点点头：“一个人说不符合实际的谎话。通常都跟他自己的健康有关的，对吗？”

想起往事，她笑了。“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吃晚饭。他一口都没吃。我能看出来食物让他很恐惧。我妈妈为他感到很难过。”

一般在每小时60到75英里，约合每小时96.56到120.70公里。

她的父亲告诉她，问题不只是花生，还有可能是黄蜂。蜜蜂蜇伤。他的一个朋友骑摩托车时，脸被一只蜜蜂蜇了。他从没有过敏过，但现在他的脸颊开始肿胀。这个小伙子视线模糊，喉咙肿得堵住了。与此同时，还在以高速公路的速度^⑪飞驰。她父亲的这位朋友，他把车骑到了紧急停车道，用力刹车，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那一刻看见了自己的死亡，看见现实世界正在消失，感觉到摩托车打滑，翻倒在沙砾上。他眼前一黑，喘不过气来，倒了下来。一阵剧痛窜上了他的腿，然而他并没有死。

如同医生所解释的，布拉什的父亲说，摩托车滚烫的排气管灼伤了这个人的腿，伤到了骨头。随之而来的本能的肾上腺素飙升止住了过敏反应。余生之中，这个人走路一瘸一拐，但至少他还有命好活。

是她的父亲联想到孟乔森代理综合征的。晚餐之后，布拉什和父亲在洗碗。劳顿·凯斯特勒饿着肚子回家了。孟乔森代理综合征是一种精神疾病，也是虐待儿童的一种形式。患病的家长会让孩子相信自己很脆弱。认为自己对所有东西都过敏，或者患有弱疾。这对她十一岁的大脑来说太难弄明白了。

“我以为我能治好他。”布拉什说道。

晶洞（geodes），一种常见于美洲的地质构成，其内部往往含有石英晶体和玉髓沉积。

她翻过身子，把豆袋椅碾成一团，这样她就能直面福斯特了。“你要知道，我并非一直如此，总是给外太空怪物生吞活剥的。我在爱达荷州长大。”她点了下头，像是要他相信她并没有说谎，“群山。晶洞^①。”

她小时候，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去远足和露营。“我并不是为了要给斧头杀手砍成碎块而长大成人的。”她曾经想成为一名宝石学家。

福斯特大笑：“真的吗？宝石学家？”

“别笑，”她笑着说道，“爱达荷州被称为宝石州。”

他笑个不停，说道：“抱歉，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他绷不住脸了，话没有说完。

她说：“我知道片岩、玄武岩和岩屑坡。”她骨子里是一个科学家。因此她在某个星期六说服劳顿去远足，只有他们两个人。她打包了自己的午餐。他的妈妈给他准备了一些不含坚果和麸质的食物，还有一些不含大豆和乳糖的东西。“然后我们沿着通往桦木山的步道出发了。”

她默不作声，看着福斯特。这一刻变得漫长，就仿佛她在试探他。这是一个考验，看他是不是会打断，改变话题，或者看看福斯特是不是真的在聆听，沉浸在她的故事里。而他则任由这沉默的片刻流逝。

她说：“别笑了，但是我以前认得出看到的每一只鸟。我也熟悉它们的叫声。”

福斯特不笑了。

“我还是这样一个迪士尼公主，”想起这些，她翻了个白眼，“白马王子用亲吻唤醒睡美人，这就是我打算用来拯救劳顿·凯斯特勒的方法。”

早餐时，她吃了一粒花生，有一把西班牙花生。他们到达桦木山的山顶时，她搂住了他的腰，亲吻了他的嘴。她能感到他的身体变得僵硬了，不过她吻他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放松，直到他回吻了她。这个吻一直持续到他们不得不放开彼此，大口大口地喘气。森林和草地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老鹰在他们底下盘旋，他们是这么高，就在群山之上。

“结局就像是另外一个故事——白雪公主的故事——尤其像女巫让白雪公主咬了一口毒苹果的那部分。”她的吻原本很好。美妙的吻。他们再一次地接吻了，他的嘴里有股牛奶的味道，闻起来就跟那些擅长运动的男孩一样。她什么都没有说，没有马上说，但她很兴奋。她没有治好他，但她证明了他原先并没有病。

她本打算等他们一到家就告诉他，他没有生病。他并不孱弱。他只是有一个发疯的妈妈而已。

布拉什·金特利又一次在静默中等待。试探福斯特的注意力。或许期待他会打断，把谈话引向剧院的倒塌、众筹，那些安全的话题。

他并没有，她继续了下去：“我们还没能沿着步道走上几步，他就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气了……”

他有一支笔，一种他随身携带的注射针，万一他发生这样的反应，就可以给自己打上一针。但那是十月下旬，附近没有蜜蜂，当然也没有花生需要担心，他们下车时，他把注射笔留在了外套的口袋里，落在了布拉什家的汽车里。天气这么暖和，他觉得不会需要一件外套。

事情的发展就和他母亲所预料的差不多。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和嘴巴周围的皮肤肿胀起来。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陌生人，喘不过气来，一边扯下衬衫，一边抓挠他发红的皮包骨头的胸膛和胳膊。

她想给他盖上，让他暖和，但更令人窘迫的是他的赤身裸体和剧烈痛楚。就好像只要把他的衣服盖在他的身上，她就可以掩盖她造成的伤害了。当她提议跑下山去寻求帮助时，他抓住她的手，苦苦哀求。步道的起点有数英里远，要走上几个钟头，也不能保证她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请求我不要离开他。”她说道。劳顿以为他就要死了。他的呼吸穿过喉咙里胀痛起来的红肿，发出啸叫声。他知道他快要死了，他不想孤零零地死去。

她帮他在松针上躺平，希望这个姿势能有点用。她希望这像癫痫发作，过一会儿他就能恢复正常。可他的眼睛开始肿得睁不开，嘴巴张得更大了，他尽力吸进一口气。他的胸膛起伏，屏住气，嘶叫着呼出来，每呼出一口气，就会从他烧灼的喉咙里喷出点点鲜血。

布拉什陷在她的豆袋椅里，默不作声地等待着，好像在请求福斯特，允许她讲完这一段恐怖的经历。她不再讲述美好的故事，取悦他，粉饰自己。现在她要分享一份重担，而他余生都将难以承受。她曾经造成某种伤害，如今正等着看他是接受还是抗拒。

“劳顿的眼睛肿得闭了起来，但他抬起了一只胳膊，喃喃地说：‘爸爸。’”他肿胀发紫的嘴唇扭曲出一个微笑，他试图坐直身子，尽管布拉什按着他，想让他平躺在地上。

“是我爸爸！”他坚持道，倒抽着气，“他是来救我的！”

有些字词，福斯特真希望他能预见到。比如，爸爸，让他像被击中了一样。就算有人设计了这个故事来折磨他，也不会让他更五内俱焚了。

••

十一岁的布拉什什么都没看见。步道向两边延伸开去，空空荡荡。他们很快就不会再有日光了，但她无法忍受让他死在黑暗之中。一个看不见的六年级学生在黑暗的森林中独自面对死亡。

她还没有想到，她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六年级的凶手，孤零零地与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一起，待在那片夜晚的林子里。

就在那时，她想起了父亲的话。摩托车和蜜蜂蜇伤的事情。小布拉什，她从背包里摸出一板纸板火柴。她脱下劳顿的一只鞋和袜子，卷起裤腿，露出一块皮肤，那里的伤疤在有生之年也不会太过显眼。她确信自己能救他。她不再是迪士尼公主了，这会儿她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笔下的某个人物。卖火柴的小女孩。只是火柴并没有带来安慰，当她一根根点燃火柴，把火苗放到劳顿的腿上时，他尖叫了起来。

福斯特把酒一饮而尽，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并没能拯救劳顿，每一根火柴带来的只是硫黄和烧焦的肉的恶臭。他脚踝上的皮肤起了水疱，又裂了开来。裂开，发出嘶嘶的声音。嘶嘶作响。滋啦作响。

绝望中，她点燃了整盒火柴，烧灼他，直到火焰噼噼啪啪地熄灭了，徒留他们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她的受害者。

布拉什·金特利不再救助劳顿·凯斯特勒，而是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我的狗，”他语无伦次，嗓音嘶哑，“噢爸爸，噢爸比！”并没有什么靠近的。天色渐暗，只有风在树林中升起。树叶纷纷落下，把他们半掩在一层脏兮兮的黄色中。

劳顿·凯斯特勒平静了下来。他气喘吁吁的呼吸慢了下来。他问道：“你看不到他们吗？”

布拉什什么都没有看到。山间的夜色降临得飞快，如果她在野外停留得太久，随着气温的下降，她或许会像垂死的劳顿那样注定要死去。

在避难密室里，她的话突然断了，想说的话吞了回去，又沉默了很久。从这一刻起，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福斯特是不是在听都不重要了。

“他告诉我，他父亲死于同样的过敏。”她说道。而凯斯特勒先生是来接儿子的，护送他的儿子去来世。同样地，狗也来了。家里的狗在劳顿几乎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死了，但它们也来引导他，给他安慰。

福斯特的脑海里闪过了监控录像里那个神秘的女孩，她似乎正要把他的露辛达带去安全的地方，但却很有可能把她推向了灾厄。

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年幼的布拉什·金特利，想要成为宝石学家的人，她一直握着劳顿的手，尽管他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冷，而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微弱。她想要坦白，关于接吻，关于接吻之前吃了花生，关于白马王子拯救睡美人，但她不能打断他述说那些她看不见的狗和一个并不在场的父亲。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像手铐，而他太重了，分寸难移。她是这样一个女孩，知道整夜吹过林间的风为什么听起来像有人来救援。与此同时，它又为什么听起来像一只美洲狮来寻找猎物。

朗姆酒和可乐调成的鸡尾酒。

布拉什被她自己的故事挫败了，说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听凭鳄鱼把我赤身裸体地撕成碎片的原因。”然后伸手去拿她自己那杯“自由古巴”^①。

米茨伸手去拿镶有红宝石的金袖扣。

施洛告诉她：“不是那一对。上帝保佑别碰它们。”他说：“我想让我儿子拥有那一对。”他举着一杯马提尼酒，晃了一晃，示意那对镶嵌绿色石头的：“如果你乐意，我就戴那对孔雀石的吧。”

袖扣，还有各种各样的领带针和领带夹，更不用说他晚礼服衬衫上附加的饰钉和西服翻领上的饰花，都陈列在他卧室五斗橱上的一个天鹅绒衬里的托盘里。当米茨伸手去拿那对孔雀石袖扣的时候，她在五斗橱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

施洛用手指指着托盘，说道：“伯爵表也不行。我就戴天美时，以防万一。”

镜中是一个二十好几的女人，很有可能三十岁了。她的金发越来越深。她的圆脸变瘦了，显得她颧骨很宽，眼睛更加醒目。她正在恢复她原来的气色。怀孕就会这样。她问：“我看起来像个凶手吗？”

在镜子里，施洛瞥了她一眼。“别胡思乱想，”他说道，“就你这个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杀的人？”他往后拉了拉外套的袖子，伸出一只手。

米茨把他衬衫的法式袖口翻叠起来，对齐洞眼，把袖扣摆到位，然后打开扣钉固定好。接着，她伸手去摆弄另一只袖口。

他看着她，仿佛在掂量这是一篇谎话，还是一次坦言。这是他想要听的东西吗？“别逗我发笑，不然我会出汗的。”他把他笨重的身子在无尾晚礼服外套里扭了一扭。

她把第二个袖扣扣到位。她记得曾为父亲做过这些，就在一些像今晚一样的特殊的夜晚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这样的夜晚。有一次她真的跟他一起去了，她的父亲，但没有第二次。不会再去了。在他们周围坐着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并离开礼堂之后，不会了。他们的邻座溜去了休息室去观看这场盛事，在酒吧的电视屏幕上看。等到那些来占座的——那些盛装打扮、野心勃勃的演员都坐满了空位子，甚至等到那些随时准备进入镜头的无名小卒都要尴尬地站起来偷偷开溜时，米茨·艾夫斯感到羞愧不已，因为只有孩子才能备感羞辱。她早已知道电视摄像机不会朝着她的方向摇动，不会冒险暴露观众中的一小片空位子，那里本该坐满了好莱坞的名人。

不，米茨再也没有恳求父亲带上她。不过他的袖扣是她扣上的，他的领结是她学着打的。今晚，她正在为施洛做同样的事情。

杜比剧院（Dolby Theatre），奥斯卡奖颁奖所在地。

卧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着当下在杜比剧院^⑫外的人群。红毯两侧阶梯式排列的一层层座位，每隔一段距离就驻扎着摄制组，采访抵达的特邀嘉宾。

“你父亲，”施洛看着镜中的自己，愤愤地说道：“照我看来，他倒像是一个凶手。”

指tab collar，一种搭配领带的衣领，其特征是用一根带子将两边的领子拉起，形成一个可以让领带穿过的空间。

米茨翻起他衬衫衣领上的拉袢^⑬，把领带绕在他的脖子上。她把领带的两端在他下巴下交叉，尝试着平衡两边的领结圈。

这部尖叫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音效奖的提名。不是因为哪些东西做得出色而获得提名，而是由于政治，以及如果你把帝国影院和在底特律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电影行业需要证明他们并没有发行一部用混凝土块砸死了近三千个青少年的

恐怖电影。把这个称为雪荷载坍塌或者范围仅限一个街区的轻微地震，记者们报道的是掌控新闻的人让他们报道的内容。

不是每次放映都以灾难结束。其他地方的很多场次都太平无事，但两次已经足够典型，足以把大多数人从影院吓跑。

浮华之城（Tinseltown），指好莱坞。

今晚，整个浮华之城^⑫的人都出动了，应召成为人类小白鼠。在一场浩大的考验信仰的实践中，他们会一起观看尖叫的片段，所有的明星都盛装出席，穿着借来的设计师服装和珠宝。只为了向世界证明观看电影是安全的。

然而，施洛的妻子，她抱怨她腰酸背痛，只是为了能留在家里。并且施洛，他也没有戴红宝石袖扣。还有伯爵表。他的儿子，施洛的儿子，正在楼下，在地下室里，被禁止今晚出席。莫特，一个还是童子军的男孩，为此哭得死去活来。

米茨对领结紧张兮兮的。让两边的领结圈保持平衡，把它拉紧，这样它就能挺立起来，但又不能太松，会让它往前倒。她说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当英雄的那一次？”

走上跳板（walk the plank），旧时海盗船上的一种惩罚方式，受罚者被迫走上木板，最后掉落海中。

这是一个她从未说起过的故事，不过她觉得告诉他是安全的。尤其是今晚，他即将走上跳板^⑬。他和所有好莱坞的人会走上那条红毯，微笑并挥手，清楚他们可能正走向一个巨大的坟墓。米茨可以冒险告诉施洛。“我试图帮助一个小女孩。”她用指尖抚平他无尾晚礼服的翻领。“我在一栋楼里遇见了她，市中心，她在那里迷路了。”米茨从天鹅绒托盘里拈起花，把它别在他的纽扣洞眼里。这是一朵梔子花，素净、洁白、馥郁。“我十二岁，而那个女孩，那个迷路的女孩七岁。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在这全心全意的装扮中，她觉得自己像是殡葬师。就像一个殡葬师在打理尸体时一定会感受到的那种感觉。

施洛从后裤袋里掏出一个钱包。他拿出几张信用卡和全部的现金，把它们留在梳妆台上。他塞回裤子的钱包，除了他的驾照就空空如也了。

她从包里翻出一小把药片，把它们捧在手里。施洛捏起两粒，用一点马提尼吞了下去。他又捏起两粒，用他最后的一点酒咽了下去。“现在，告诉我吧。”他慵

懒散漫，宽宏大量，一个精神极度恍惚的瘾君子，对着她微笑，就仿佛她是他的女儿。“你是怎么成了这个迷路的小女孩的英雄的？”

最糟糕的部分她不能告诉他，不是在租来的车等着送他去剧院的时候。为什么要在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徒增烦扰呢？

相反，米茨从五斗橱里拿起一把梳子，把他头发的分缝梳得分明，又用梳子梳理了他脑袋两边和后面的头发。她说道：“我把小女孩带去见我父亲了。”她弹去了他耳朵上的一小点头皮屑。她凑近他，用哈气和纸巾把他衬衫上每一颗饰钉都擦得发亮。“我以为我父亲可以帮助她。”

在电视上，第一批车已经到达了剧院的大门口。第一批抵达的人已经下车，走着红毯，一个个看起来嘴唇发青，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就像是服用了随便什么能让他们克服恐惧的镇静剂。这一连串摇摇晃晃的珠光宝气的僵尸。所有的好莱坞名流，蹒跚着走在红毯上，迟钝地笑着，疯狂地笑着，口水欲滴地笑着。

很快，施洛将会和他们一起摇摇晃晃地走进这幢房子。史上最艳光四射的死亡游行。

“他帮忙了吗？”施洛问道，“你父亲帮了这个你带回家的迷路小女孩了吗？”

米茨看着电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穿着礼裙，透明，洁白，就像所有那些要被投进火山的处女祭献品所穿的，这个年轻的女人踉跄了一下，跪倒在地毯上。她泪流满面，举起戴着珠宝的双手，推挡开任何想要扶她站起来的人。当两个穿着正式的保安从胳膊底下架住她，开始把她向剧院大门口拖时，镜头切换到了一位面带笑容的新闻播音员身上。

米茨转念一想，又把手伸进了包里。她的手指拈出的不是药片，而是一包密封的耳塞。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施洛听不见的话，他或许还有个机会。就像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他船员的耳朵一样，如果施洛没听到塞壬的歌声，他或许会逃脱。她把那包耳塞递过来的样子，就像是她想要他一定收下。

他看了一眼耳塞，又看了一下她，他收下了耳塞，把它们塞进口袋。施洛昏沉沉的，睡眼惺忪，坚持问道：“那你父亲是怎么帮助这个你带回家的迷路小女孩的呢？”

幽居症（cabin fever），长时间待在封闭空间内引发的易怒、不安等心理疾病。

避难密室相当于一个避难套间，五个房间和两个全套卫生间，有一个是带坐浴盆的。然而在躲藏了几个礼拜之后，即使在房子里四处转转，幽居症^⑧还是隐约出现了。正如布拉什所说的，就算是一幢大房子，也仍然是一个狭小的世界。

••

今晚，他们促膝观看电视。屏幕上，一个身穿闪亮的白色礼裙的年轻女人跟跄了一下。她在红毯通道上跪了下来。

“我知道她，”布拉什指指点点地说道，“她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出演南北战争电影的女孩，被刺死了。”

他们看着电视，两个身穿黑色西装、戴着镜面飞行员墨镜的工作人员提起这位女演员的胳膊肘，把她拖向了大剧院的方向。先是一只，然后是另外一只，银色的细高跟鞋从她脚上滑落，落在了她身后的红毯通道上，这个瘫软的女人被两个架住她的男人夹着，晃晃荡荡的。

布拉什幸灾乐祸地笑了：“看来有人在派对前喝了太多的鸡尾酒。”

原文为rosaries or prayer beads，分别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使用的。

好莱坞的名流们看起来全都不太高兴。大多数人都半闭着眼睛，磕了药，走得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有几个人泪流满面，双手合十，紧握着玫瑰经念珠或祷告念珠^⑨。一些有望获得奥斯卡奖的人手持《圣经》。《圣经》！福斯特震惊了。他们就像是判了死刑走向断头台的囚犯。布拉什从未见过紧张不安到这种地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身体喜剧（physical humor），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来进行表演的一种喜剧形式，类似于卓别林的表演。

电视上，一位著名的动作巨星在大剧院的大门口突然停住了。两个魁梧的身穿制服的引座员走上前来，引导他往前走，这位能左右开弓的硬汉一把抓住了门框。在一个注定是低俗闹剧的场景中，第三个引座员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挥动着一根小警棍击打这位演员英俊的脑袋。看起来是把他给打晕了，把他变成了瘫倒在地的一堆皱巴巴的晚礼服。福斯特从未在颁奖典礼上见到过这种标新立异的身体喜剧^⑩，他不禁怀疑奥斯卡是不是在尝试用噱头来提高他们的电视收视率。

过了一会儿，布拉什叫了起来：“那是施洛！”

福斯特看了过去。

“你知道的，”她说道，“就是拍了那部《浴血保姆》电影的人。”

福斯特凑近细看，这就是那个声音像是连连打嗝的男人。

布拉什身体前倾，靠近了去触摸电视机。那里她的制片人朋友正摇摇摆摆地走着，当他在队伍的末尾突然停下时，已经不太稳当了。她说道：“他雇用了那个制作我的尖叫声的拟音师。”施洛缓慢地转过身，正对着主摄像机。就像是直视着布拉什，他似乎给了她一个飞吻，然后从大门口跌了进去，消失在镜头之外。

第三部分 完美的尖叫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前门的那个，临街的那扇门。米茨几乎忘记了这个声音，她已经很久没有听见它了。

回授（feedback），声音透过扩音系统放送后，又被收音设备接收，形成一种重复循环的回路，最后产生的极大的噪声。

几天来，她一直忙于回听库存的磁带，希望能找到那个尖叫声的母带。那是一声短促的尖叫，人们能从奥斯卡之夜的电视转播中听到它弱不可闻、模糊不清的版本，片刻之间就被数千人的哀号和话筒回授^①产生的电子啸叫声给吞没了。从效果来判断，这段录音原本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品，但现在却毁了。

三千五百人同步发生的边缘系统。他们所有人都受到刺激，达到同一个音调，就像群狗跟随着消防车嗥叫。达到完美的频率和音量，足以震碎一幢建筑物，就好像这房子是一个玻璃香槟酒杯。

就像两万乐迷在摇滚音乐会上纵情于同样的边缘声浪，共享同一时刻亢奋的大脑化学反应。又或者，大约五万名球迷涌进一个橄榄球场，同享由一个达阵得分带来的巨大的边缘冲击。这种快感是孤零零坐在家中电视机前的人无法享受的。

那声吉米的尖叫，把人们的情绪反应变成了武器。它操纵、利用了他们的恐惧。可怜的施洛。

她的手机上闪着一条新的语音留言。施洛的号码，是那个晚上的信息。最后的告别。就跟人们在世贸大厦一跃而下之前留下的那些信息一样。手机显示那段语音留言的长度是五十三秒。施洛生命中这最后的五十三秒，她还不能听，现在不能。

她已经任由那条留言闪了好几天了。

在消声室里，米茨把音量调成静音，观看了电视直播的过程。

布拉什·金特利不知道从哪里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只穿了一条亮闪闪的白色丝绸吊带裙。她抢走了媒体的注意力和上千万实时观众的情感。一个渴望着阳光的世界，这世界如饥似渴地抓住了她。一辆救护车挤开密集的人群缓缓前行。镜头里，她无力地挥着手，被宗教领袖们拥在怀里，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悼词，好

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叙事的一部分。这样一幅哀悼基督图，这个几近赤裸的女人，被罗马领的神父、大胡子的拉比和包头巾的伊玛目高高举起。

米茨的眼睛盯着布拉什被救护车送走，耳朵在留神倾听。她在耳机里回听了一声又一声的尖叫。只需要听上一小段就知道那不是吉米的。

在一小段尖叫声之后，她切换到下一段，听到了一个声音的碎片。不是尖叫声，而是耳机外面的声响，她隐隐约约听到了。她按下暂停键，抬起了一侧耳机。

她听着这个隔音的消声室。墙上的空隙里填充了豆砾石，用来消除一切回声。唯一的声响是她脑海里的电铃声，这房间环境音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电视里，人群聚集在警察设置的路障周围。

米茨把两只耳机都塞好，却听到了另一个声音。隐藏在尖叫声里，并不是录音的一部分，米茨捕捉到了某种动静。

她不再听了，摘下耳机，去聆听这个新的声响。

米茨查看了前门的摄像头。那里站着一个爸爸模样的陌生人，一个没带任何样品的推销员。不像街头传教士那样穿得正儿八经。她按下对讲机：“请问？”

他四处张望，直到他的眼睛看见了安装在他上方墙上的摄像头。“你好，这里是‘艾夫斯拟音艺术’吗？”

巴迪·霍利（Buddy Holly，1936—1959），美国当代摇滚巨星，以标志性的黑框大眼镜的时尚宅男形象闻名，曾被称为眼镜摇滚英雄。

镜头里的男人戴着一副巴迪·霍利^①式样的眼镜，镜片极厚，他的眼睛好像给镜片放大了，都要撑满眼镜框了。他的头发梳成那种乖乖男孩的发型，在一侧偏分出发线，在耳朵上方剃出鬓角。得体的鞋子。一张英俊的广告目录模特的脸。有点眼熟，像是她在新闻里见过他。他扬声对着摄像头说道：“我需要一声尖叫。人们说你是最好的。”

她内心挥之不去的念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召唤自己的死亡。有些人在最为苦痛的时分。有些人则在充满喜乐和爱意的时刻召唤死亡，因为意识到这样的时刻是他们再也不会达到的巅峰。

或许，这么多年以来，她在破烂的酒吧里浪荡，在台球厅里和人渣调情，死亡已然来到她的门口。戴着眼镜。

米茨穿过消声室，来到走廊里，走上一段通往街面的楼梯。当她打开门的那一刻，她畏缩了。她认得这个男人，除非他有个双胞胎兄弟。

透过眼镜，他震惊万分地瞪眼看她，嘴半张着，呆愣在那里。

新闻里说的正是他。绑架了布拉什·金特利的疯子。

布拉什知道福斯特手机上的那张脸，但她不确定这张脸的名字。为了不至于毫无用处，她给他写了一份当地拟音工作室的名单。这些老派的公司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她教给他怎么进入避难密室，这样他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偷偷溜回去。

她保证立即偿还银行的债务，他们可以合法地住在这幢房子里。

为了回报这恩惠，他撕下了价值一千五百美元的道奇飞镖座椅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旧的管带胶带。他很有技巧地把这些胶带缠在她的手腕和脚踝上，把最边上扯碎了，看上去给磨过，咬过。

就像一对去上班的夫妻，他们驱车前往好莱坞，距离围绕着深坑正在举行盛大葬礼的地方就几个街区，那里原本是杜比剧院。赤着脚，穿着她第二好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吊带裙，布拉什吻别了他。藏匿了几个礼拜之久，她给他理过几次发。就像他也给她洗了头发，补染了她的发根。由于一切跟头发有关的事情都是前戏，他们在避难密室里做了爱。打发时间的性爱。电视节目没啥可看的性爱。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性爱。虽然究竟是谁绑了谁做人质还有待商榷。

他们在汽车里吻别，布拉什一瘸一拐地走向哀悼的人群。即将引起轰动。

至于他，福斯特系上了他最好的领带，穿上他行李箱里最后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几个月前为了他没能去成的丹佛而打包的行李箱。一趟或许是露辛达本人阻止的旅行。他拿着名单，已经拜访了几家拟音工作室。艾夫斯拟音工作室的门就在一条狭窄的后街，几乎是一条小巷了，孤零零地落在一家亚洲饭店的后门和轮胎仓库旁。随便一停车都在垃圾箱之间。

用螺栓固定在混凝土墙上，那个标牌——“艾夫斯拟音艺术”——它的油漆已经起皱了，一个涂鸦艺术家用喷漆覆盖了一半的标牌。

福斯特找了一会儿，不过他还是在门框上找到了一个按钮。他用力按了下去，里面什么动静都没有。意料之中。这幢房子看起来是实心的混凝土，层层浇筑，建造了很久之后仍然可以看到浇铸模具的木质纹理。

他往死里按按钮。门里面毫无动静。

垃圾箱散发着臭味。福斯特的车是街上唯一的一辆汽车，他担心它的安全。他用拇指往死里按按钮。

这一次，有个声音应了一下：“请问？”女性的声音。声音是从上方出来的，于是他抬头望去，发现门的上面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他用手顺了一下领带，把它捋直，对着摄像头喊道：“我需要一声尖叫。人们说你是最好的。”

她的声音透过小小的扬声器，听起来刺耳又机械。

有一阵子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脚步声。没有招呼声。终于传来了一阵金属的叮铃咣啷声，像是防盗锁在转动的声音。坚固的防盗锁门给拨到了一边。门的防盗链取下的叮铃声。门朝里面打开了。

门道里站着一个二十好几的女人，很有可能三十岁了。金发，不过比他预想得要深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她不是绑架露辛达的人，那她就是绑架者的姐妹。或许是他想象出来的，不过她看起来畏缩了一下。她眼睛瞪大了，牙齿露了出来，牙关紧咬。

令人尴尬的停顿之后，她伸出手来。“你好。”她说道。

没有一张暗网上的图片会让他预料到这样的情形。一位小个子的孕妇。怀孕很长时间了。她脖子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副耳机，拖着一根长长的连接线。

他郁积了这么久的怒火，似乎在他双手腾腾地起来了。他做过的那些计划，要活活地烧死这个人，要剥掉这个偷走他孩子的人的皮，管他是谁，怒意在他的指尖高涨了一会儿。福斯特都要在这门口把她生生掐死了。挥舞他的拳头，击碎她的头颅。她看上去不比监控录像里那个领着露辛达离开的女孩个子大多少。

最终，他的手还是握住了她的，他们紧紧相握，又松开了手。他勉强说道：“我的名字是……我是盖茨·福斯特。”

“你好，”门口的女人说道，“我是米茨·艾夫斯。”

米茨挥手招呼他进屋，示意他走下混凝土楼梯，进入消声室。福斯特缓缓地转动脑袋，环顾这些设备，连接线和电源线结网一样地纵横交错，把简易但有效的电声元件拼接了起来。这是一个洞穴，话筒如同钟乳石一般密密地一簇簇地从昏暗的天花板垂下，而地板上的话筒则像石笋，高高低低一组组地竖立着。桌子占满了消声室的中央。调音板几乎占据了两面墙，一排又一排的仪表盘、旋钮开关和音量表，表上颤动的指针记录了他们每一步脚步和每一次呼吸的声响。

她紧紧地跟着他，斥责道：“要么你就别再对我扯这些废话了，好吗？”

她看着他四处窥探：“就像我对你们的人说的。我只卖尖叫声的使用许可。我从不出售原版母带。”

这位福斯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他的脑袋往后仰着，惊叹于一排排的设备，所有的古老的模拟设备，嗅闻着过热的真空电子管发烫的气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漂白水味道。他说道：“抱歉，女士。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米茨提醒道：“就是你们那一长列荣耀男士的杰出作品。”她确实着重了男士这个词。

••

这位男士，这位福斯特，他耸了耸肩。他杀死了施洛。他杀死了杜比剧院里的所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都毁了这个行当。

林迪舞（Lindy Hop），一种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以爵士舞、踢踏舞等为基础的舞蹈，在20世纪80年代复又流行。

米茨走向调音台，抓起一叠她从网页上打印下来的纸。“共振灾难，”她说道，“这就是你们的把戏。”她读过关于1850年昂热大桥的报道，士兵们步调一致地行军，引起的共振太过强烈，它使得大桥扭曲变形，两百多名士兵丧生。她朝着他晃动这些纸。她大叫大嚷，1981年堪萨斯城凯悦酒店的空中步道，挤了太多跳舞的人，太多的舞者同时跳起了林迪舞^②，天桥因此倒塌，造成一百一十四个人死亡。

她拉出一把椅子，把它转了过来，让他坐下。她从调音台上的一只景泰蓝碟子里拈起一粒安必恩，飞快地塞进嘴巴。她的舌头感受到了它确凿的平整、圆滑，然后她的磨牙一口咬了下去，把它碾碎了。她拿起一个酒瓶，然后是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直到她发现了一个不是空的。她弄掉了软木塞上的钢丝笼和锡纸，问道：“香槟？”

这位福斯特转开了目光。

她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深藏不露特工先生。”她砰地打开了软木塞。“我要说，你来这儿是为了收拾残局。我想我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麻烦，不是吗？”打印的页面就堆在她胳膊肘旁边的调音台上。她猛地一推，那些纸张在地板上飘落开来。

她从一个架子上找出三个香槟酒杯，一个一个地吹去了杯子上的灰尘。她感觉自己像个女巫，把香槟倒进了肮脏的杯子里，在她阴冷的地下室里晃晃悠悠地走着。她递给他一杯香槟酒。他接了过去，但没有喝。

她从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口，证明它是安全的。香槟和安眠药，她的孩子就是靠这些养大的。

这位福斯特喝了他的那杯酒，酒杯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道污痕。他就是那么一副我哪知道什么地耸了耸肩：“我是特意来找电影《浴血保姆》中使用的尖叫声的。”

门铃又响了起来。它把米茨的注意力引向了监控屏幕上的新画面，就是大楼前门外的人行道的景象。那里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一头波浪形的深色披肩发。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光泽闪耀的双层天然珍珠项链。站在门口的这个身影抬起手指按下了门框上的按钮。

“不好意思，”米茨说道，“我正在等一个人来录音。”她凑近一个话筒说道：“请进来，好吗？”她按了一个按钮。楼梯上面的门打开了。脚步声往下来了。

女演员和这位陌生人，这位某某福斯特，他们两个一看见对方就愣住了。女演员犹豫了一下，走上前去。她伸出一只手，刻意说道：“我是梅雷迪思·梅雷迪思·马歇尔。我是来参加试音的。”

他握住了她的手。然后他的手猛地抽了开去，像是她这一握力道大得要捏碎他的手指。

米茨走到调音台，拿了第三杯香槟回来。她把酒递过去，说道：“在你念台词之前，或许你想喝上一杯？”

为了不用做介绍，米茨果断地说道：“福雷斯特先生……”

“福斯特。”他纠正她。

她重复道：“福斯特先生正打算告辞。”

福斯特离开了。他有什么可选择的？如果他直言不讳地警告这个露辛达，拟音艺术家是个绑架犯，甚至比这还要坏，他就永远找不到他的孩子了。她本来就永远再也不会信任他，至少不会在他拿枪威胁她之后。他羞辱过她。

所以他离开了拟音工作室。驱车回到了山脊上那幢被没收的房子，挪开掩盖临街的门的胶合板，穿过巨大的、布满灰尘的房间，用避难密室里的座机拨打了一个他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天赋无限公司。”

福斯特说道：“你好，我是4471号会员。”

那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要求告知口令。

“炖肉。”福斯特说道。

那个声音柔和下来，很友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福斯特先生，我的朋友？”

“你知道那个女孩，”福斯特开始说话。他走上前，打开房间里的电视，调到静音。“我一直约同一个女孩。”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只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电视上布拉什·金特利端正地坐在医院的床上，周围摆满了花束。兰花和玫瑰的海洋。场面像极了露辛达的葬礼。

电话里的那个男人说道：“对不起，朋友，你要约的女孩已经被预定了。”

福斯特看着布拉什在电视里精心装扮、频出秋波。一根透明的管子透过扎在她胳膊上的针滴注着。无所谓什么止痛药，它们只会使她的脸更平静、更淡定。她的头懒洋洋地垂着，露出了可爱的脖子和蕾丝短睡衣上方的乳沟。他对着电话说：“这就是我要打电话的原因。”他说道：“我看到她和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在一起。她可能有麻烦了。”

电视屏幕底部的滚动条显示，为布拉什的医疗花费而众筹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三百万美元。

电话里的男人笑了：“恰恰相反，你要约的女孩正在参加正规试镜。”

布拉什在病床上收到了一大捧百合花。她的面容和仪态看起来那么安宁，那么优雅，止痛药一定很有用。她的指尖一直在轻轻地摩挲脸颊和嘴唇，仿佛在确认她仍然还活着的证据。记者都倾身紧紧地靠近她，似乎她在用很微弱的声音回答他们的问题。

福斯特一边对付着座机，一边发短信给那个女孩，最近的那位露辛达，或者梅雷迪思。两个都没有反应。

“你听见我说话吗？”电话那头的男人说道，“这是我们那个女孩的机遇。”他解释说，一个选角导演一直在到处找人。选角导演打电话，发邮件，想要找一个和牛奶盒上某个失踪女孩年龄相仿、容貌相近的姑娘。

床上的女孩动了一下。她缓慢地眨了眨眼，嘴角勾起磕了药一般傻乎乎的微笑。她赤裸的胳膊和腿扭动着，拉扯着把她的手腕和脚踝绑到床柱子上的绳子。

她把一个舒尔SM57人声话筒放低，直到它快碰到女孩的嘴唇了。在它旁边，一个老式的铝带式话筒已经准备好了。从其他方向伸过来的是几个罐式话筒。一个枪式话筒也垂了下来。每一个都连接了各自的前置放大器。她等待女孩开口，留意着指针在每一个VU音量表上跳动。

女孩说话的时候，指针快速地摆动起来。“我们开拍了吗？”她像是在水下一般慢吞吞地对着米茨眨了眨眼。她抬起下巴，往下看着自己裸露的乳房，她浑身一丝不挂。

米茨轻轻地把一个话筒推进了一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睡着了。”为了响应一个监听音箱，米茨稍微移开了一个话筒。她说：“我需要测试一下音量。梅雷迪思，你能跟我说说你早餐吃了什么吗？”

镇静剂让女孩仍然昏沉沉的，她抬起脸朝向舒尔话筒。太近了，她看着它都斗鸡眼了，她开始说：“杏仁……酸奶。”

米茨又嚼了一粒安必恩，用香槟冲走它的味道。米茨琢磨她是否需要再调整一下房间环境音。

米茨继续说道：“亲爱的，你知道威廉尖叫是什么吗？”女孩的眼睛找到了她。

女孩摇了摇头。

米茨的宣讲很套路化。普通人如何付出一切，却从未看到从他们的生生死死中产生的巨额利润，而我们生命中最为私密的时刻如今又是怎样作为商品被复制和出售的。

怀利·古斯塔夫森（Wylie Gustafson, 1961— ），美国乡村、民谣歌手，擅长约德尔唱法。

女孩咯咯地笑了。“并非总是如此。”她说道。她拉扯着绑缚她的绳子，与其说是要挣脱它们，不如说是拽着它们来拉伸她的肌肉。当她说到“怀利·古斯塔夫森”^⑤的时候，音量表纷纷跳动起来。

根源音乐（roots music），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术语，指受到特定地区或文化影响的传统音乐，包括民谣、布鲁斯、乡村音乐、福音音乐、灵歌等。

她含糊又低声地讲述了一个苦苦挣扎的乡村歌手，他于20世纪90年代来到洛杉矶谋求功成名就。在一个嘻哈和说唱的世界里，他那约德尔风格的根源音乐^②并不流行。在零零碎碎的广告工作中，他为一家科技初创公司录制了一段三音符号德尔。他们付给他大概六百块钱，一次性使用这段歌声。两年后，他在超级碗听到自己在唱约德尔，就雇了一个版权律师，提起一项五百万美元的诉讼。如今，他靠着这笔和解协议的赔偿金，经营着一个巨大的养马场。

女孩做梦似地笑着：“他给他的马取名叫雅虎。”

米茨不由得笑了。第一次听到一个有幸福结尾的好莱坞故事，真的很好。一个小人物赢了的故事。

米茨拉开一只乳胶手套戴在一只手上。她一边看着音量表轻轻地摆动，一边拉开第二只手套戴上了，随后把头发束进了一顶布的手术帽里。她又倒了一杯酒，喝了几小口，吞下一粒药。

药物的典型副作用开始显现了，亢奋。米茨抬起手，把枪式话筒往女孩的嘴边拉近了一点点。她吩咐道：“现在，请告诉我你早餐还吃了些什么。”

她的声音轻了下去，像呼吸，女孩说道：“黑咖啡……”

米茨撕开一个小的塑料包装，里面有两只泡沫橡胶耳塞。她用戴了乳胶手套的手指拧了拧一只，直到它能塞进她的耳朵。她肚子里那个小小的新生命动了起来，蹬了一脚。

米茨正在撕开快递信封，打算取出并拆开刀子。她必须做这件事。她必须搞清楚她是否能犯下这恶行。

监听音箱上，它们的指针随着每一个声音轻轻地跳动。

米茨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唤醒她。她直视着她的眼神，对她说：“你演的角色叫露辛达……”

...

女孩的眼睛瞪大了。脸色苍白，突然清醒了，她真正地挣扎起来，扭动着要挣脱束缚。

米茨嘘了她一声，让她放轻松，说道：“你的台词……我想让你说的台词是‘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不要！救救我！’”

她的呼吸又浅又急，女孩问道：“我的提示是什么？”

听到这话，米茨将那把超大的刀子举到了女孩的眼睛能到的地方。

原来这位做拟音的人让福斯特来操作。他要从以前制作的存货里购买一个尖叫声，所以她让他在调音台前坐下，给他戴上了一副耳机。她费劲地抱来一大堆磁带，把它们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教他怎么去装一卷卷的卷盘。他要从这一百多年来的尖叫声中一路听下去。

他没有问起女演员露辛达。他不能冒风险吓到这个叫米茨的人，失去她的信任。米茨脖子上系着一条双层天然珍珠项链，这让他怒火中烧。

她把卷盘放到轴上，装好磁带。“只有一个尖叫声是我想让你留意下的。”她告诉他。她让他的注意力从音量调控上转了过来，对他说：“这是一个男人由于剧烈的痛楚而尖叫，我不骗你。”她强调道：“在尖叫声最剧烈的时候，你会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一个酒瓶和一个酒杯，碎裂。”

她手腕一推，挥一挥手，剩下的存货就听之任之了。其余的惊叫声都是没用的东西。渣滓。

随后，她又费劲地搬运了一堆卷盘过来，接着是第三堆。然而，即使调音台上堆满了卷盘，每一盘磁带的一头都松松地拖散开来，这都称不上是从装满类似录音的箱子和文件柜抽屉里挖出来的沧海一粟。

于是福斯特戴上耳机，按下开关。他耳朵里的嘶嘶声变换了音调，一声惨厉的惊叫声让他猛地跳了起来，掀翻了身后的椅子。

她就坐在他身旁，她的胳膊肘挨着他的，正听着她自己那堆卷盘，这位叫米茨的人摇了摇头，咧嘴一笑，像是为他的举动而感到尴尬。

每一声尖叫都很快结束，随后而来的是一段空白磁带的嘶嘶声。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发出指示。并不总是同一个男人，但却是针对那个就要发出喊叫的人的清晰的指令。尖叫声来了，刺耳、尖利、持久。或者是破碎的、啜泣的。

磁带咔嚓一声变换了音调，预示着一声新的尖叫。为了寻找他的女儿而听。偷偷摸摸地听这些剪辑室的残缺片段。这些片言只语勾勒出折磨的瞬间。是折磨，还是拙劣的表演。

在磁带嘶嘶地又一次变换音调之后，福斯特准备好迎接下一次冲击。出乎意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话。

“我当然要和施洛快活了。”那个女人说道。她的声音，清晰的声音，取代了眼下一刻。此刻只有这个来自过去的女人在场，大喊大叫。“你最好解开我，马上！”她喊道，“你以为那个小宝贝是你的孩子吗？别让我笑话了！那个漂亮小姑娘是施洛的！”

他猛地瞥了一眼米茨的方向。她在那里重听磁带，擦除磁带，并没有留意到他耳机里的这一出戏剧。她或许会从这一出老套的小品中找到乐子，但更有可能的是，她早就听过更糟糕的东西了。

尖叫声继续着，咒骂，嘶吼：“沃尔特，你这个杂种！”保存下来的平平无奇的老式情节剧的回声，早就湮没在时间里的垃圾电影的无聊对话。这个女人的尖叫声渐渐消失在寂静中，福斯特忍不住笑了。他把这一段倒了回去，按下了删除键。

让米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是，电线都够得着。它们从消声室调音台四面八方地延伸开去，穿过储藏室，一直到储存柜。她就在那里发现了那一件礼裙。

即使安必恩也无法抹掉过去的记忆。没有比那件织物更能唤起回忆了。尼龙薄纱和醋酸纤维缎子随着时间而发硬。香烟和发胶的味道。樟脑丸的臭味破坏但也保存了这些气味，她对母亲的最后的记忆。

她手机上的提示灯还在闪烁不停：施洛最后的遗言，还没有被听取。

奥斯卡之夜，一开始她很勇敢。在那之后的事，她不记得了。

一开始她穿上那件礼裙，想要偷偷混进颁奖典礼。谁不想扮演英雄呢？

走进去，避开红毯礼仪很容易。保安人员过于专注地把人们圈在礼堂里，而不是外面。何况，没有人会阻止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就连警卫都忽视了她。他们朝她看过去，略过她，就好像她是隐形的。如果不是需要乔装打扮，米茨绝对不会拉上拉链把自己塞进那件礼裙。礼服的特点是裙裾里面有裙裾里面还有裙裾。那么多层干硬的、纯白的缎子。她或许是个幽灵，她在杜比剧院的过道里来回走动，呼喊施洛。喊他堵上耳朵，和她一起逃走。

在她的脖子上，戴的不是钻石项链，而是一副降噪耳机。她提起裙裾，大摇大摆地走过那些不愿与她对视的人。人们带着哆哆嗦嗦的微笑和被困在屠宰场中的牛一般的疯狂眼神。

一个被唾弃的人，她呼喊了：“施洛！你不必去死的！”

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受到诅咒的女子，拥有预言的能力，但无力改变预言的命运，也没有人相信她的预言。

一个卡桑德拉^②，她呼喊了：“跟我走。抓住我的手！”

舞台上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赤着脚，紧握着奥斯卡金像奖，正对着话筒哭泣。她泣不成声，说道：“我不想要这个。”她晃着小金人。“我想要活着！”管弦乐队开始奏起一段嘹亮的号角声，她叫喊得更响了。乐曲淹没了她的话语，她举起了她的小金人。举起并且扔出了这座闪闪发亮的镀金奖杯。它猛地撞到了小提琴演奏区，随后两个男人抓住了她瘦削、裸露的肩膀，把她拖向了舞台的侧翼。

.....

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了最佳音效奖的提名。灯光暗了下来，开始播放一段电影片段。观众齐齐屏住了气息，不过这并不是那声尖叫。

就在这时，在几乎一团漆黑的地方，一个声音说道：“米茨，宝贝姑娘，你疯了吗？”是施洛，从他坐的地方噓了一声，离过道只有几个座位。

米茨猛地一扑，跌跌绊绊地从名流们的膝盖撞过去。她伸手抓住他的一只汗毛很重的手腕，把他拉了起来。

一个恶灵，她尖叫了：“我是来救你的！”

第二段电影片段开始播放了。再一次不是那声尖叫。观众全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施洛试图把她甩开，然而米茨紧抓不放。她本想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这时，世界炸开了。某种东西，某种比安必恩和酒更强悍的力量击中了她。她什么人都没有救成。接下去发生了什么，她毫无印象。她第二天早晨在好莱坞的一条巷子里醒来，晕乎乎的，身穿白色礼裙。

她脖子很痛。她手机上的语音留言闪烁着，是唯一的头绪。

闪火（flash fire），指高温下迅速点燃并蔓延，但只持续很短时间的火灾。

硝酸银是一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此刻她站在那里注视着那件礼裙，它就挂在储存柜里。这些，这些薄纱和缎子的荷叶边，它们是这样的闪火^①，就等着爆燃。它们能做成最出色的炸弹引信。在这些底下米茨堆放了一卷卷的硝酸银胶片^②。她给发脆的裙子夹上小小的鳄鱼夹。她把夹子接在电线上。电线一直通向她设想的末日场景。

福斯特又试着拨了一次电话号码。拨给露辛达。拨给梅雷迪思·马歇尔。两个女人没有接电话。

群狗嗥叫，一辆救护车从夜色中驶出。就好像只是通过联结起来的力量，大楼里每一只博美犬和吉娃娃犬，冯塔内合作公寓里每一只柯基犬和腊肠犬，它们全都嗥叫不已，唤来了警笛声声。警笛声引来了红蓝交替的频闪光。灯光把救护车带到了大楼的前门，停在了路边。

映照在街对面的大楼里，明亮的方形灯光勾勒出一个正在喝酒的身影。映现的米茨拈起一粒安必恩，把它放在她的影子舌头上。她倾倒影子酒杯痛饮，直到一饮而尽。

她最近一次灌录究竟进行得如何，她并不清楚。她和往常一样，眨着眼睛醒来，发现女演员已经不见了。没有鲜血。没有尸体。一段磁带从一个卷盘转到了另一个，不过她并没有勇气去听自己杀戮任何一个人。她摸了摸珍珠项链，它遮住了她脖子上的最后消退的瘀伤。项链是从哪儿来的，她也不清楚。

她看着那扇窗，映射出自己头上戴着耳机的倒影。她正在细听，寻找关于她母亲的线索。关于她父亲的死亡。磁带上任何额外的对话都有可能填补她记忆中的空白。解答她的诸多疑问，她是如何走到人生中的这一步的。在大街上，医护人员正在卸下一辆轮床，把它推上前门的台阶。

那个映射的她又倒了一杯酒。一根影子手指伸手摁下了她那多媒体播放器上的播放键。一个声音充满了她的脑海。一个孩子的声音，抹灭了眼前的一切现实。

明亮，明亮又清晰，清晰又柔和，一个声音说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露辛达·福斯特。”

随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米茨父亲的声音，像他的笔迹一样瓷实，说道：“你想演电影吗，露辛达？”问话的声响忽高忽低，像是他转过了身去，并没有把注意力都放在她这里。

“我叫露西，”女孩说道，“我妈妈的名字是安布尔。安布尔和盖茨·福斯特是我妈妈和爸爸。”

米茨停止了磁带。倒回一段。按下播放键。

“……和盖茨·福斯特是……”

她重复了这个过程，以求确认。

“……盖茨·福斯特是……”

狗耳朵向后伸展，表示紧张或焦虑。

牛奶盒上的那个女孩。那个米茨长久以来想要记住的女孩。另外一个人一直在寻找她，过去几天一直在她身旁工作的男人。这个男人来到她的工作室，偷偷摸摸得像一只耳朵向后伸展的狗^①，询问是否能购买一声以前的尖叫。盖茨·福斯特。不是奥斯卡之夜的尖叫。

婴儿踢动了一下，她的乳房开始漏奶。为了抑制胃酸倒流，她又吞下了一粒药，就着更多的酒。

她看着她的影子自我按下播放键。

她父亲的声音说道：“你父亲马上就来接你了。”

那个孩子问道：“我的朋友在哪里？”她问：“米茨在哪里？”

街对面映射的影像僵住了，酒杯举在往嘴边的半当中。

那个孩子开始结结巴巴地顶嘴，她的声音在米茨的脑海里回响，说着：“米茨去哪里了？”

那个男人用柔和的声调让她安静下来。凭经验，米茨知道他会查看工作室里的监听音箱。他会摆弄电平。调整话筒。

女孩说道：“告诉米茨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听到这里，米茨把磁带倒了回去。她倒回磁带，把它删得干干净净。

福斯特几乎可以认出说话的那个人。磁带上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倒回一段，瞥了一眼在他身旁忙乎的米茨·艾夫斯，对耳机之外的一切都充耳不闻。他

调整了自己的耳机。按下播放键。

“天哪，医生，”那个男人说道，“你非得弄脏道具室里的每一把刀吗？”有别的人笑了。有几个男人。

他倒带。按下播放键。“……弄脏道具室里的每一把刀吗？”笑声。

福斯特一直听到磁带结束。倒带，再听。他在某几个词后面按下停止键，在“每一把”后面，在“室”后面。有两张脸几乎就要呼之欲出了。他视为朋友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两个。他盘点办公室里的男人。他在记忆里搜罗安布尔的父亲保罗的声音片段，并且找到了一小段。保罗说：“圣诞快乐！”大声又自信，就在通往房子的前门口，而他的妻子琳达正蹲下来拥抱露西。

这声音不是保罗的。也不是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

二重身（doppelganger），源自德语，意为酷似活人的幽灵，指隐藏在内心的另一个自我，通常带有恶意。

这些就是他生活中有限的范围了。然后他想到了互助小组。他在脑海里一张张地过着这些面孔，两个声音都对上了，就像钥匙滑进锁一样严丝合缝。他想知道是否会有声音的双胞胎，声响的二重身^②。是否世上任何两个人会有一样的声音，就像他们可能会有一样的指纹。磁带上的两个男人，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福斯特擦除了磁带，但他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让他心烦意乱。让他垂下脑袋，耷拉肩膀。这一天太阳落山后，摆在他面前的令人痛苦的任务。

米茨建造了一座花园。当她身体里生长的那个陌生的小生命紧张不安时，她就像父亲曾经做的那样，在消声室里搭了一个小床。床在调音板触手可及的地方，她把旧毯子堆在上面，躺在那堆散发霉味儿的柔软之物上，地下室排水管和潮湿衣物放在洗衣机里太久的味道。她伸出一只胳膊关掉工作室的灯，一排又一排，直到彻底的黑暗和寂静。就这样，她抹去了世界，就这样她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她身体里的那个小生命像是很好奇，一动不动。等待着。

像他父亲曾经做的那样，她仅凭触摸就能找到按钮。她调低房间的温度。她导入夜晚蟋蟀的合唱。她唤起树蛙唧啾的叫声。她把水流汹涌的声音调整成细水淙淙声。像泉水一样悦耳的涓涓细流声。她用风铃的声音搭配泉水的叮咚。

从黑暗、寂静的虚空中，她创造了一个夜晚天堂的世界。老鼠在落叶中窸窣窸窣。树枝在微风中嘎吱作响，一只猫头鹰鸣叫了两声，从他们头顶的空气中飞

过。

就像她父亲曾经做的那样，米茨引入了一群安静的鹿，它们啮咬玫瑰花丛，咬下柔嫩的花蕾。她用高高的草丛替换了这个缺憾的、让人不安的世界，草叶窃窃私语。

在这里，在这片隔音的、无光的虚空中，她像变戏法一样召唤出一个天堂。很快，她身体里的那个小生命似乎就睡着了。随着水和风铃的叮当声无穷无尽地循环起来，米茨，躺在破败的毯子堆成的小巢里，就连她也陷入了梦乡。

福斯特把篮球移到了一边。他轻轻地拿起每一只泰迪熊，把它们放到安全的距离。当他提起一只长颈鹿毛绒玩偶时，它开始播放音乐盒摇篮曲，在寒冷的夜晚，叮叮当当的旋律听起来很大声。明亮的音符在周围的碑石间回荡，刺耳而令人不安。为了让长颈鹿不再发出声响，他把它横放在墓穴里，用铲子的弯刃敲击它。

他把节日贺卡、生日贺卡和贴着圣徒像的玻璃蜡烛收拢起来，放在一边。基督怀里抱着羔羊的像。烛芯烧成了黑色的残根，蜡烛里晃荡着从草坪洒水器里流进来的水。长毛绒玩具上覆盖着草坪割草机扬起的碎草叶。

碑石完全露出来了，在没有月亮的黑暗中发出微光。特雷弗·劳伦斯，罗伯和麦·劳伦斯的爱子。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只相隔几个月。

福斯特跪在墓碑前，低语道：“如果我错了，我很抱歉。”他站起来，把铲子的弯刃重重地插进松软的草地。他用铲子把草皮割成整整齐齐的方形，放在一边。在那上面，他铺开一块防水布来堆集散落的泥土。每铲几下，他就停下来听一听。蟋蟀和青蛙停止了鸣叫，不过现在它们重新歌唱起来。当 he 从越挖越大的坑里用力往外铲土时，它们的喧闹声都快要淹没他沉重的呼吸声了。他把他脚下的泥土往外挖，一直到只有他的脑袋露出洞口。然后铁铲撞到了混凝土，保护着棺材的混凝土墓室。福斯特只凭双手，就把墓室顶盖的边缘擦得干干净净，十指沾满了湿漉漉的泥土。

他看过那些照片。互助小组的成员把照片传来传去。罗伯给他们看了抛光的紫檀木小棺材，光亮得几乎是红色了。差不多一只手提箱的大小。麦和她的家人向敞开的墓穴抛掷鲜花的照片。没有尸体的照片，不过也不会有，特雷弗在闷热的汽车里煎熬了一天之后没人会想这样做。

和布拉什用凸耳扳手锋利的一端撬开胶合板一样，福斯特把它插进墓室顶盖下方，使劲撬动混凝土。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部电影。他只是廉价汽车电影院恐怖片里的一个角色。顶盖掀了起来，滑到一边，露出棺材，似乎比照片里看起来的

还要小。不管是不是电影，棺材的盖子都打不开。它需要一把钥匙。一个套接插口的东西。否则棺材会被锁上，避免渗水。

他小心翼翼地不踩到棺材本身，把脚落在墓室混凝土的边缘。不管是不是电影，他身子后仰，举着铲子像挥舞斧头一样砍了下去。弯刃凿进上了亮漆的木头，即使到了这一刻，木头还是那么鲜红，他几乎以为它会流血了。第二下让棺材盖子裂开。第三下从中间劈开了盖子，福斯特跪了下去，抠挖碎裂的木头。他扯开缎子和衬垫。准备好了去看，期望发现令人心碎的恐怖景象，那悲惨的枯槁的尸体。他用力撕开了塞着衬垫并打着褶皱的衬里。

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他把绗缝的缎面毯子和枕头掀了开来。埋葬在这里，用玩具致意，在照片中哭泣，在这个漂亮的、破碎的棺材里，福斯特什么都没有找到。小小的床垫没有污痕。

即使在这儿，沉在墓地潮湿的泥土里有一个男人那么高，他的手机还是有信号。他拨打了电话。

一个声音应答了，他在工作室里从磁带上删除的声音，说道：“喂？”

“朋友。”福斯特说道。

片刻的停顿，一声喘息，一阵颤抖，一阵沉默之后，罗伯·劳伦斯说道：“盖茨。”他问：“你从哪里打来电话的？”

福斯特问道：“互助小组还是每周四聚会吗？”

罗伯在电话里说道：“你还好吗？”

“这个礼拜你会去小组吗？”福斯特问道。

即GPS定位系统所采用的定位原理。

罗伯回答得太大了。像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说道：“你的意思是我会去互助小组吗？”就像是有人能用三角定位法^②找到电话，确定福斯特的位置似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福斯特说道，挂断了电话。

米茨在鼓起勇气听语音信箱之前，打开了第三瓶酒。

她看了一些那天晚上在杜比剧院里面拍摄的视频。是电视上播放的片段，相对干净的片段。最糟糕的都在网上，但她没去那里看。她独自待在公寓里，把手机放

在面前的桌子上，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取代了她周围的世界。

“米茨，”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的宝贝姑娘。”

来自坟墓的声音，让她的胳膊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它继续说道：“米茨，你没接电话，这真好。”像一个男人对着他车里的免提电话大喊大叫，这声音说：“上帝保佑你一定不要接起电话，别听到这个。”尖叫声，人的尖叫声和一声如同雷鸣的响声盖住了他的话语。“……太多尘土，让人没法呼吸，”施洛喊道，“你能听见吗？”

米茨的脑海里浮现出帝国影院里面的一组镜头。裂缝在每一个表面蔓延，裂缝分岔出更多的裂缝。墙壁和天花板在移动。摇摇欲坠。弥漫的灰尘洒落下来，覆盖在下面所有的东西上。

“我快窒息了。米茨，我的宝贝姑娘。我希望你一定要知道，我是多么为你感到骄傲。我此生不虚。”他停顿片刻，清了清嗓子。“没有语言可以形容，不过这些包厢，它们全都掉下来了。噢，恐怖，这么多人……就这么没了。”

尖叫声低了下去，但这一刻钢筋扭曲和玻璃破碎的轰隆声变得更响了。

米茨可以从她在新闻上看到的视频里想象出这一幕。墙壁的混凝土板断裂成大块，破碎成小片，崩散成水泥小石子，已然迸碎为齏粉。“太多尘土了。”施洛说道。他对着电话咳嗽。“我在撞碎之前就会给憋死。我看不见了，这么多灰尘让我要瞎了。”

米茨眨掉了眼中的泪水。

“宝贝姑娘，”施洛声音嘶哑，继续说道，“我喜欢你想要救我。我以所有殉道者的全部鲜血起誓，我真的不知道。”他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施洛，就像所有她爱过的人，如今化为了一段录音。

这太过分了。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米茨失去了勇气。她关掉了手机，不要听到她朋友死去的声音。

那声音打了个嗝，倒抽了口气。他的呼吸咕噜噜的，像含着漱口水。那个磁带上的男人用鼻音喘着气，又急又快，呼哧呼哧地喘，就像他的肺缩成了一角硬币那么大。通过福斯特的耳机，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咳嗽着，好像他的胸膛里装满了水。

他哀喘道：“我亲爱的女儿。”他啐了一口，像是一股液体溅到了某种又平又硬的东西上。现在嗓子清爽了一些，他说道：“我做了一切我做的……”他咽了口唾沫说道。“都是为了引诱你到这一刻。”

福斯特试图把这个男人的声音插进一部电影里。一部有关鼻炎患者的情节剧。一部有关重伤风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在耳机里，那个男人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这不能怪你，”他说道，他的声音不比耳语高多少，“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我就训练你这样做了，”他说道，“我知道你在这一刻感受到的可怕力量。”

在福斯特脑海中的一片黑暗里，那个男人干呕起来。他喷出一股看不见的东西，是福斯特无法想象的。在一间很久以前的病房里，血块喷溅。每一声都回响起清晰的回声，让人联想到混凝土或者瓷砖。没有东西是软的。在背景中，他能听到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正在抽泣。

那个男人的气道通畅了，他说话更大声了：“总有一天，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一个继承人出现。”

福斯特冒险从侧面瞄了米茨·艾夫斯一眼。他想招招手，问她是否知道这些角色。这是从哪一部夸张的肥皂剧里来的？

米茨戴着耳机没有察觉，口中无声地念念有词。像是在做祷告，又像是在学外语。她坐在那里，双腿挤在调音台下面，在肚子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靠近。她用一只手抚摸着自已，手指来来回回地抚摸腹中隆起的还未出生的孩子。

福斯特脑袋里那个男人急促地喘着气，喘息着说出“不要怕”这几个字。他说道：“你的继承人，总有一天他会对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福斯特调了一下旋钮，让音调更尖锐。转动拨盘，把音量调高。

那个男人的声音弱了下去，他说道：“等到你代替我被锁住的那一天，你一定要记住我是多么地为你感到骄傲，”他倒抽着气，“但愿你死时也是这般骄傲无比。”这时他的声音尖厉起来，然后静默了下去。

取代那个男人话音的只有房间的环境音，还有稳定的嘀嗒、嘀嗒、嘀嗒的声音，越来越缓慢，直到最后一滴。

听到这里，盖茨·福斯特倒回了磁带，按下删除键。

磁带到底了，不过米茨假装还在听着什么。她能听到她的脉搏跳动。她假装她还能听到第二种心跳，宝宝的。

那个叫福斯特的人坐在那儿，隔绝在耳机里。他或许朝她这个方向瞥了一眼，但他不可能听见她对宝宝的轻声低语。对这个她永远不会见到的孩子的呢喃。她低低地说道：“不要怕。你会被一个爱你的女人抚养长大，而那个女人不会是我。”

她轻抚腰间不断变化形状的隆起，对它说：“你会成为家庭的一员，但不是我的家庭。我的家庭会随着我一起消亡。我们的工作必须跟着我一起消失。”

米茨摸了摸鼓起来碰触她的那只小手。她无哀无怨，对孩子说道：“你将步入命运，但不会是我被骗去实现的命运。”

在下一段磁带发出由恐惧和痛苦引起的又一声尖叫，又一声喘急、窒息的惨叫之前，米茨继续对着安静下来的婴儿低语，它这会儿似乎听进去了，也听懂了。

福斯特听着，这位拟音师在解释人类如何定位声音的源头。对于低频声音，人脑会分析声音抵达两只耳朵之间的时间延迟。但对于高频声音，人脑会分析声音分别抵达每只耳朵之间的音量损失。

米茨·艾夫斯就是这样训练他的。她的声音，平静淡然，一位大师在教导她的继承人。指点他。她传授了似乎是一辈子的知识，好几辈子的。一份传承。

混响逐渐消失到静音的时间。

“你不会听到干巴巴的声音，再也不会了。”她说道。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一首歌和每一曲原声音乐都给润色过了，要么使之更温暖，更丰富。要么声音给调得听起来更低沉，混响被拉长或缩短。她谈到了声音的衰减时间^②。她教他如何调整声音的饱满度。

此处运用了钢丝录音的原理。这是一种最早的磁储存技术，它将模拟音频的信号以磁性存储在细钢丝上。

按照她父亲所说的，按照她父亲讲给她的故事，任何铁丝篱笆都可以拿来存储录音。她讲述了一个人可以如何沿着篱笆行走，使用一个话筒，话筒连接在一根针上，而针将把她的声音编码在铁丝上^⑫。她说，小时候，她曾把一副耳机和一根针拼接在一起，沿着随机找到的铁丝篱笆走，想要读取任何秘密的信息。带刺铁丝篱笆。链环铁丝篱笆。

同样地，她解释了如何把扬声器反向连接，充当话筒使用。这创造了一种如此美妙的失真，以至于音乐家有意地通过扬声器来录音。

低吟唱法（crooning），20世纪20年代，由于酒吧、舞厅等演出场所引进了话筒，通过话筒的扩音作用，歌手们不必再竖着嗓子吼，只需用说话般的音量轻轻哼唱，一些非常细致的艺术处理方式，如一声轻微的叹息、一个小小的停顿，就能被纤毫毕现地展示出来。

指碳粒式话筒，1876年由埃米尔·贝利纳（Emil Berliner，1851—1929）发明，常见于旧电话和公共广播系统，当碳粒被空气的气压压缩时，会产生电信号。

短号音调柔和、圆润，而小号发出的声音则更为明亮、有力。

她描述了低吟唱法^⑬是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取代了更传统的歌唱方式。在那个时代，碳粒会积聚在话筒^⑭里，广播公司偶尔需要一个一个地关闭话筒，用小锤子敲击，清除积聚的碳粒。低吟歌手唱的音调更柔和、更悠长，产生的碳粒积聚要少一些。出于同样的原因，短号取代了小号^⑮。总而言之，人们只能听到话筒能拾取的声音。技术决定了音乐的风尚。

米茨·艾夫斯向他介绍了铝带式话筒和动圈式话筒、碳粒式话筒和电容式话筒。她教他抛物面、全指向、双指向话筒。一架子又一架子的模拟混音设备。她向他展示要花五万美元才能更换的真空管，价值两万美元的话筒。她引导他参观了混凝土防空洞，里面排列着塞满录音的文件柜。

她告诉他威廉尖叫。

有一对电线穿过这些拥挤的房间，只是两根沿着地板排布的电线。他们的参观沿着这些电线展开，不过她从来没有让他注意到这些。在地下室最深之处，电线消失在紧闭的储物柜里。福斯特打开柜门，里面挂着一件走了形的白色东西。那是一条礼裙，随便地塞在储物柜里，挂在钩子上。缎子和褶皱就像婚礼蛋糕一样奢丽。

像是导火线一样，电线向上环绕，固定在礼裙上的夹子上。两个金属夹子紧紧地夹住织物，又互相夹紧。礼裙下方，是一堆锈蚀的胶卷，散发着醋的臭味。

米茨·艾夫斯等待着，但他没有发问。他关上储物柜，而她继续对他进行教导。

它听起来不太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奥斯卡之夜在杜比剧院里录的手机视频，它们听着很单薄。太尖锐了。一点儿都不像米茨知道的吉米的尖叫在母带上的声音。这些是粗劣的复制品。在一段视频中，光彩熠熠的名流一排排地坐在那里，他们的脑袋朝后仰，他们的嘴巴大张着，合唱般齐声尖叫。像群狗狂嚎。他们中的有些人站着，脖子用力绷得紧紧的，牙齿都露了出来，在碎片如弹雨一样落下的瞬间还在惊叫，最后是他们身后的混凝土墙坍塌下来，潮水般埋葬了一切。

米茨点击了另外一段视频。另外一张张哭号的脸。她暂停了视频，把它放大到满屏。她研究那些脸，每一张都扭曲变形。每个人的下巴都落到了胸前，每个人的嘴都张大到绷紧了，嘴唇看起来又单薄又苍白。碎裂的灯和砖砸向他们时，没有一个人回闪躲避。她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个片段。在她放弃希望之前，她会看每一个帖子。

在一段视频里，一个穿着白色礼裙的身影猛然冲过镜头，尖叫道：“施洛！你不必去死的！”周围座位上没有人给这个身影一个眼神。一个女人，她的白色礼裙在她身边翻滚，宽大的裙裾铺满了过道。她呼喊：“跟我走。抓住我的手！”

在另一段视频里，这个疯狂的女人强行从坐着的客人这里挤过去，猛地拉住了一个男人的手腕。她没有瞧见，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在她身后沿着过道走来。一个人举起了什么，不是枪，但却是像枪一样的东西，随后扣动了扳机。一根金属线从空中射出，刺进了这个疯子的后颈。

在第三段视频里，这个女人惊叫起来。她显然是被电击枪击中了，保安抬走她抽搐的身体时，她扭动着，尖叫着。这段视频一直跟拍着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消防出口。就是这样，灾难过后的第二天早上，米茨就是这样发现自己穿着破烂的白色缎裙，坐在好莱坞的一条巷子里。

泰瑟枪（Taser），一种电击枪，可以发射出连着细绝缘铜线的电极小飞镖，电极上的倒钩钩住衣服后，通过铜线释放高压电，能穿透五厘米厚的衣服，使人痉挛。

此刻看着画面，她的脖子隐隐发痛。泰瑟枪^⑤解释了她发现的痕迹。这就是她忘记的一切。

她弓着身子，鼻子几乎贴到了屏幕。除了网络摄像头，无数手机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最后的一刻。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记录自己的死亡。

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指群居动物中存在的社会等级，等级高的动物有优先进食权，如果有地位较低的动物先去食用，会被地位高的动物啄咬。

了解啄食顺序^⑤很有用。实际上，就是知道贵宾中的贵宾是坐在哪里的。米茨扫过主楼层的中间席位，暂停了下来。她倒回几秒钟，他就坐在那里。他翻领上的栀子花还很新鲜。他一边把手机举到脸这里，一边说话，留下语音留言。孔雀石袖扣还在。天美时手表还在。这里的墙壁和天花板还没有坍塌。不同的是，地板变形了。裂开了一个大坑，吞没了坐在施洛附近的几位电影明星。裂缝豁得更开了，更多的一线明星滚落进去，尖叫连连。他们倾泻而下，跌进观众席下面不知道是地下室还是停车库的地方。施洛继续对着手机说话。即使他自己的座位歪向了一边，朝着空洞滚落，他还在讲个不停，想要在这个现实世界为她留下一些他自己的东西，会给她带来好处的东西。

这时她轻触了一下手机，再次播放语音留言。施洛的声音呼喊：“我很高兴你平平安安的，我家人也平平安安的。”他在喊叫，因为他周围都是轰隆的声音，或者是因为他塞住了耳朵。或者大喊大叫仅仅是因为施洛总是在电话里吼，不过他对她说：“现在是时候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米茨。我要告诉你的是——把你该死的磁带销毁了！”

死亡看起来很快。快速并且没有痛苦。没有痛苦并且彻彻底底。

视频里那个小小的身影对着手机喊道：“要是我们的死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应当毁掉你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

那就是施洛。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施洛，即使他的整个世界都向一边倾翻了，即使他被抛入了覆灭之地，他还在对着手机大吼。

福斯特转了转球形把手，但它纹丝不动。从地下室的窗户，他可以看到里面。他们通常见面的那间屋子的地板上都是灰尘，薄薄的一层，没有脚印。往常摆了一圈的折叠椅不见了。窗户上欢迎失踪或亡故儿童父母的告示不见了。站在人行道通往地下的水泥台阶底端，就感觉像是站在坟墓里，于是福斯特往上走到了与街道平齐的地方。他的那辆破旧的道奇车就停在马路牙子上，是这个街区唯一的一辆汽车。几条街外的大道上有车来车往。从那个方向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一个身影沿着砖墙行走，一个男人，罗伯。罗伯叫道：“太迟了，你清楚的。”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不得不大叫：“你什么都阻止不了。”

福斯特估计他的名字其实不是罗伯。他在这个互助小组里遇到的人都不是谁谁谁。这地方也不是某个地方，从来就不是。他尽力猜测。“只有我，对吗？”他

喊道，“为什么是我？”

罗伯，不再是这个从不存在的小组的组长了，他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停了下来。“只不过是出现了而已。”他高高在上，笑得既得意又愧疚，他说道：“我们布置了一个陷阱，有一天你踩了进去。”

《大商店》（The Big Store），1941年由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主演的电影，影片中巨大的百货商店是一场骗局。

他们全都是演员，或者是雇用来的，在那里上演了一出叫做《大商店》^①的骗局。一个长线的骗局。他们每个人都假装死了孩子，在一起排练他们的故事。第一个晚上，福斯特从人行道走下台阶，阅读告示，打开那扇门，他们全都抬起头来，此时他们中有人正在讲述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死亡。有人挥手示意他进去。那个不知道是谁，正在述说故事的人开始假装哭泣，福斯特完全给骗了。他问道：“肯定还有其他悲痛的父母，为什么是我？”

罗伯，那位“不是罗伯”，磁带上抱怨血太多、有太多刀子要清理的声音，他耸了耸肩：“你是个男人。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块头的人。”

福斯特摸了摸夹克口袋里的枪。

“我们需要一个愤怒的人，”“不是罗伯”说道，“我们可以利用你的愤怒。”

他指的是那场葬礼。混乱的场面，全都是安排好了的，就为了驱使福斯特采取行动。除了露辛达，还有什么东西在诱导着他的方向，就是这些人，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

“别把这些放在心上了。”“不是罗伯”说道。他不再装模作样了。他低下头，挠了挠后脑勺。“我们的任务是拉拢一个狠得下心的人，有无穷无尽的怒火来支撑他未来几年的工作。”他四处张望，眼睛盯着什么东西。“最好的代理人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一位的代理人。”

福斯特看过去，那什么东西只是一扇窗户。只有窗帘在窗户里飘动。

“不是罗伯”迈开一步，靠向大楼的一侧，像是想要融进砖墙。“我只是来传个口信，”他又看了一眼那个窗帘，“告诉你的老板……”

福斯特问：“什么老板？”

“告诉米茨·艾夫斯，”“不是罗伯”明确道，“她必须在星期二之前交出正在讨论的资产。”

一个从未见过的身影在走过来。另外一个男人，头发蓬乱的陌生人，靠近的时候放慢了脚步。某个头发像大麻一样炸开的穴居人。

火人（burner），漫威漫画（Marvel Comics）中的变种人拜伦·卡利（Byron Calley），有一头蓬乱的头发。

“不是罗伯”顺着福斯特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新来的陌生人，火人^②那种类型，但是瘦长。“星期二四点钟，”“不是罗伯”说道，“那时我的雇主会凭实力来取走资产。”

福斯特问道：“什么资产？”

“不是罗伯”已经后退了，一边撤退，一边说道：“你的老板会知道的。告诉她趁一切还不算晚之前把资产交出来。”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小跑远去。就在这位未见过的陌生人大步走来之际，“不是罗伯”突然冲刺了起来，消失了。

就在刹那间，这位从未见过的人似乎就要擦肩而过了。他是那种戴着爱与和平念珠的嬉皮士范儿，怒气冲冲的。他的肩膀收得紧紧的，手握成拳头。男人的手臂猛地一挥，在福斯特一侧脑袋上迅速、用力地打了一下。福斯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白光，膝盖软了下去。他重重地倒在人行道上，屁股着地。随着那个男人拳头的劲道，枪从福斯特的口袋里滚落出来。哐啷哐啷地滚过人行道，哐啷哐啷地跌落马路牙子，跌落并且掉进了排水沟。

那把枪，不见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没有停步地走开。不是陌生人，不完全是。不再是。

由于广藿香令人联想起印度，使得它成为1960年代嬉皮士非常喜爱的一种香水，但嬉皮士往往不太讲究卫生，所用的合成香水气味难闻，因此广藿香在英文中有时也暗喻不洗澡。

广藿香^③的难闻味道和那句“太聒噪了，老兄”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

米茨戴着珍珠项链来到了餐馆。靠后面的卡座。老规矩。一个女演员，一个朋友，坐在那里等待着。米茨轻巧地坐进卡座，问道：“你打电话说有活儿？”

布拉什·金特利没有回答，没有马上回答。她从超大的墨镜后面盯着米茨隆起的肚子看。“你很幸运，”她说道，“我真希望我能有个孩子。”

米茨很清楚，布拉什筹划了她本人的绑架，作为不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借口。她说道：“你本来可以跟绑架你的人来生一个孩子的。”

“不能是他，”金特利摇了摇头，“太老了。他除了尿什么都射不出，你懂吧？”

一名侍者走近桌子。一个年轻的女人，新近涌入的满怀希望的漂亮女孩中的一员，为了振兴电影事业搬来加利福尼亚州。米茨觉得这个人充满热望，但却毫无希望。当声音的问世扼杀了一代默片明星时，他们从纽约舞台剧剧院招募替代者，而剧院将再次提供新的明星。

布拉什摘下了她的墨镜。侍者的视线落在了女演员的身上，无法移开。追星一族，她问道：“我能请问您先用些什么吗？”

“不用了，亲爱的，”布拉什说道，“也许来杯咖啡吧。”

米茨要了一杯酒。白葡萄酒。午餐时间。只要了酒，一大杯。

西拉酒（Syrah），一种红葡萄酒。

侍者盯着她怀孕的肚子瞧，显然在左右为难，既想问米茨是不是怀孕了，又怕是指暗指她太胖了。她没敢冒险：“我们有西拉酒^①。”

“就来两杯这个吧。”布拉什说道。女演员从桌上的抽纸巾盒里扯了一张餐巾纸，开始把纸叠起来，又揉皱了。她避开了米茨的目光，说道：“有人向我强调，你非法持有一项资产。”布拉什传达得僵硬又磕磕巴巴的：“这些……人要我在这个节骨眼进行斡旋。”一位女演员在朗读剧本，就好像英语不是她的母语。“如果你在星期二的四点前未能交出上述资产，前述人士将会抵达你的办公地点强行收缴。”

尽管这话传达得很生硬，但米茨明白了。有人要来打劫工作室。特殊势力将在星期二下午洗劫“艾夫斯拟音艺术”。

侍者端上了她们的酒，米茨双手去够颈后。她解开扣子，把双层珍珠项链拢在手掌心。“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她说道，把项链从桌子上递了过去。

布拉什说不出话来，拿起项链的两端，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他们陷害了福斯特，全都是陌生人。他们迫使他上演了那一出模拟葬礼，狂欢节的怪胎秀，他们逼他去发疯。安布尔在那里，坐在后面的见证人。有一群人用手

机设计了他，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噩梦，实际上是个阴谋，一直可以追溯到链接了那个保姆电影的电子邮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他是某件事情的一部分，被某些人物盯上了。不认识的人操纵了他的愤怒和悲伤。现在把这件事告诉安布尔，福斯特知道自己听起来也很疯狂。

任务达成。

安布尔亲了亲他的额头，轻轻地把他的头按在了枕头上。要找她意味着打电话给她父亲。她只是凑巧接起了电话，尴尬片刻后，安布尔解释说，她正在躲避公众，躲避媒体，躲在她父亲的房子里，保罗在郊区的房子。又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她邀请他过来。然后他就来了，前妻领着他到后面的卧室里，让他坐在床上冷静下来。

“休息一下吧。”她在他耳边低语。她的手指取下他的眼镜，合起来放在了窗台上。

安布尔的狗跳到了床上，就在他身旁。一只小狗。一只哈巴狗。也许是保罗的狗。福斯特并不清楚。

“他们一步步地谋划了这一切。”他尝试解释。拿掉了眼镜，房间里的一切都模糊不清。

安布尔就像过去一样听着，让他发泄情绪。她把手伸到床尾，展开一条毯子盖住他。为了让他裹着毯子躺下来，她把他胳膊和肩膀这里的毯子边给掖了进去。做完这一切，她走到房间的窗口，向外面看了看，然后拉起了窗帘。哈巴狗紧紧地蜷伏在他的腿边。

她从窗帘的一角向外凝望，说道：“你需要休息。一小时就好。”

是何等的幸运啊。或许他时来运转了。在他最需要安布尔的时候和她联系。在打电话的第一个地方就找到了她，还给邀请过来，给了一个地方睡觉。从特雷弗坟墓里带来的泥土粘在他的裤子上，一块块的黑色印迹。泥土嵌在他的指甲里，但特雷弗宝宝从来不存在。罗伯是一个角色，世界几乎全变成了一部电影，情节都是为了推动他走向某个目标。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陷入了床垫。安布尔再一次俯下身来亲吻他，她的发丝垂落下来，拂过他的脸庞。

“睡吧。”她说道。她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不管是什么构陷了他，福斯特逃脱了。在这里他是安全的。星期二四点钟什么的，某个长期谋划的骗局会落到米茨·艾夫斯的身上，但他并不一定要在那里。

他可以一觉睡过星期二，他太累了。那只狗紧偎在他身上，几乎就像露西还是个宝宝的时候一样。有安布尔的气息，她头发的气息，萦绕着他，他仿佛回到了他们初结婚的时候。他把自己安置在他们还很幸福的年代，未来一片光明。宝宝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腰间，如果他不睁开眼睛，他就是一个新爸爸，一个年轻的男人。

如果他不睁开眼睛，这个世界看起来完美无缺。

细柔，轻微，小狗开始叫了起来。然后是又长又响亮的嗥叫，预示着警笛要来了。一声警笛加入了狗的嗥叫声中，在卧室的窗户外面，邻近的狗也与警笛声齐鸣起来。一辆警车越来越近，行驶得太近了，掩盖了动物的叫声。

福斯特睁开眼睛，摸索着找回了他的眼镜。

哈巴狗歪着脑袋看着，福斯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偷偷地溜进后院。溜下窗台，跳进草地。跳起来，翻越过后篱笆。翻过去，沿着一条小巷奔跑出去。

米茨把福斯特安置在一条船上。这一直是她最喜欢的场景之一。她关掉了工作室的灯，开始通过营造一个海洋来构建这个世界。三月的大西洋中部，暴雨肆虐、狂风翻腾的海洋。她让海浪击打木制的船体，让风呼啸着穿过索具。她让帆布的风帆翻卷，噼啪作响。雨水猛烈地倾泻在甲板上，水在舱底晃荡。

他踉跄着走了进来，这位盖茨·福斯特，精疲力竭，嘟嘟囔囔。他的衣服沾着泥土。脸的一侧肿着乌青块。嘟囔着一个阴谋。嘟囔着自己被前妻背叛了。

她拖出了小床和毯子，催着他躺下去。她抹去了这个世界，开始在他周围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电闪。雷鸣。渐渐地，闪电和雷声的间隔拉长了。风减弱了。暴雨只化作了一阵薄雾洒落船上。甚至连迷雾都消停了。海面平静，风帆落下，此时这位盖茨·福斯特迅速地坠入了梦乡。

这一天漫长而难熬。每一声尖叫都可能是某个人的痛楚和恐惧，但都不是福斯特要找的叫声。不是他爱的那个人的尖叫声。当他保有的同情心枯竭起来时，他发现自己对那些忍受痛楚的声音感到很恼怒。这纷扰喧嚣的人的苦难，他开始憎恨那些陌生人，他们受到的煎熬折磨了他的耳朵。

福斯特检查了每一声尖叫。消除它，删除它。转向下一条。

米茨几度把目光投向他，几乎是惊恐的目光。几乎像是她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打算做什么。

他给伴游公司发了短信，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他抹去了另一卷里一群垂死的陌生人的苦难。

为了能让米茨听到，他从调音台往后退了退，大声问道：“你预计是什么时候啊？”

米茨没有回答，隔绝在她自己那副耳机里，他又尝试了一下。

她转过来，把耳机拉到颈间。

“孩子预计什么时候生？”他问道。

米茨耸了耸肩。“星期二下午，”她说道，“就在四点后。”她把耳机戴回耳朵上，继续手头的工作。

福斯特的耳机里，嘶嘶声变了。音调的变化预示着一段新的录音。不同的房间环境音，随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陌生人说道：“米茨，宝贝儿，爸爸睡觉的时候你把他绑起来是不对的……”

福斯特偷偷瞥了一眼在他身旁工作的女人。

一个孩子低声回答了他。它在磁带的嘶嘶声中含糊不清，直到福斯特辨认出这些话：“……你对我的朋友干了些什么？”

那个男人结结巴巴地说道：“米茨，你不可以。”

孩子的声音尖利起来，气咻咻地：“对着话筒说，快说话！”

男人的声音又尖又刺耳，他恳求道：“你不可以这样，米茨。你爱我！”

一阵沉默降临，福斯特听得更仔细了。他认出这些声音是某种东西，跟他以前听到过的东西有关。是另外一个话筒的收音？又一段过去的碎片。

不管这是什么，都不是他的过去。

他查看了磁带上的标签，上面列着每一段录音的名称。一个十来岁孩子带着圈圈的笔画，标题是连环杀手被孩子剥皮致死。他把这一段倒了回去，删除了它。他等待下一个片段。

.....

米茨知道原始人是对的。那些相信照片会偷走一个人灵魂的部落。它确实会，也确实偷走了。录音亦如此，录像亦如此。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养成自己的外表和举止的方式。我们的这一杰作在我们的心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每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拒绝了所有的其他可能，选择了那个理想的自我。

身份的机会成本。

我们拒绝了懒散的自我，肥胖的自我，白发苍苍的或者瘦骨嶙峋的自我，那些我们看到的不断出现的被周围人塑造的其他自我。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美好的努力结果。直到我们看到照片、听到自己声音的录音，我们才会满意。更糟的是视频带来的折磨，目睹我们创造的尖声厉叫的、目瞪口呆的怪物。你从万千可能的你中选择去创造的那个你。你被赋予了一次生命，而你却把它奉献出去了，用来完善这个蹒跚摇摆、哀号不已的人造的弗兰肯斯坦怪物，都是由其他人的特征拼拼凑凑而成的。任何独特的东西，任何天生属于你的东西，很久以前就被丢弃了。

虽然明了这一切，米茨还是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究竟怎么结束的，米茨并不清楚。她和往常一样，眨着眼睛醒来，发现女演员已经不见了。没有鲜血。没有尸体。只有淡淡的始终存在的漂白水的异味。一段磁带从一个卷盘转到了另一个，不过她并没有勇气去听结局。

此刻，卷盘转动了，一个女孩的声音说道：“他给他的马取名叫雅虎。”

通过耳机，米茨认出了乳胶手套啪的打开的声音。她听到了酒倒进杯子的声音。录下来的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像慢动作一样的话语，她说道：“你演的角色叫露辛达……”

...

音量表显示了什么。猛地一动，或是绳子的嘎吱声。

米茨嘘了她一声，让她放轻松，说道：“你的台词……我想让你说的台词是‘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不要！救救我！’”

磁带里几乎听不清，那个女孩问道：“我的提示是什么？”

在调音台，就在尖叫声响起时刻，米茨调低了音量。尖叫是一段一段喊出来的，然后给时高时低的喘息声打断了，接着是一阵嘶哑的咳嗽声。在那之后是死

亡般的寂静。

背景里响起了哭泣声。啜泣着，一个女人轻轻地哭着，一把刀掉落到水泥地面上响亮的当的一声。一个米茨不记得的自我。

另一个女人，那个女孩的声音问道：“请问你能把我解开吗？”

哭泣声弱了下去，变成了抽鼻子的声音，颤抖的叹息声。断断续续的呼气声。

“现在我要走了。”年轻女孩说道。“给，”她又说道，“拿着这个。它们是真正的珍珠。”紧接着是咔嗒一声，微弱得只有最灵敏的话筒才能捕捉到。然后脚步声匆匆远去。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

此刻听着磁带，那些回响的声音似乎比在她身旁工作的那个男人更真实。比蜷缩在她身体里的小生命更真实。米茨一动不动地坐着，耳机罩在她的耳朵上，听着她真实的自我哭泣，然后那个虚幻的她伸手按下了删除键。

摘自《现代奥斯卡启示录》，布拉什·金特利著（第205页）

我为什么和盖茨交往？他从真正的绑架者手里解救了我。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知道牧场沙拉酱里有什么，有数以十亿计的人，但他们仍然喜欢吃它。我一点都不记得我被绑架的细节了，但我知道盖茨·福斯特救了我，我嫁给了他，而如今他是这个行当里首屈一指的拟音艺术家。他们挖走了他，政府挖走了他，作为他们重建国内电影行业成就的一部分。我知道我爱他——尽管有一半时间他闻起来像漂白水——我也爱我们的儿子，劳顿。几乎就跟我爱铬透辉石一样。我的意思是，你只要戴上我的任何高定戒指或者项链，你就会像是身处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之中。你明白了吗？

你可以说我嫁给了铬透辉石。我生来就是要嫁给铬透辉石的。

福斯特抹掉了另外一盘磁带。到底有多少尖叫声他说不上来。他放弃计数了。

露辛达对他来说从未像这样不知所终过。他追踪她到这么远，到了这个隔绝声音、隔绝世界的堡垒一般的地下室的混凝土深坑里，而这会儿他不得不在这么多的尖叫声里搜寻她的声音。地狱就在他的脑海里，他在那里遇见了鬼魂，要在它们之中拣选。就好像他在阴间鬼府里摸索，要从亿万亡灵中仅仅寻出一个灵魂。

他把另一个卷盘装到轴上，把磁带穿好。耳机里传来了嘶嘶声。他用手指转动按钮，降低音量，就在这时，一声尖叫像是撕裂了他的脑袋。一声长长的尖叫，某

个肺活量巨大的人，尖叫声持续得比大多数人都要长久。持续得太久了。这不是一声尖叫。

他转过身，对上这个叫米茨的人瞪得圆圆的、震惊的眼睛。她已经摘下了耳机，他也照做了，尖叫声还在响着。声音充满了工作室。

“我的警报器。”她对着每个角落里扬声器爆发出来的响声吼道。星期二到了。

“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发明而来的。”她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伸手到调音台另一头按下了一个开关。就那样一个没有标记的、毫不起眼的按钮，就那么咔嗒一下，工作室里开始弥漫一股烟的味道。一百万支生日蜡烛被吹灭的苦涩的烟味。

不知道对着街道的摄像头是给油漆涂黑了，还是被砸落了，监控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到。有什么东西砰砰地撞着临街大门的外侧，金属的门看起来比围着它的混凝土墙壁还要坚固。

米茨的计划不是一个计划。不算是。至少在她站起来，走到道具室的门口时还不是。她在那里的弯刀和军刀中，找到了一条钢链和一把挂锁。她在那里找到了那把切割刀。

每个人的尖叫声都层叠在一起，它们震耳欲聋。烟雾，呛人的、难闻的、浓黑的、有毒的，从箱子和文件抽屉里渗出来。烟雾后面隐约泛起橙色的火光。重重的敲门声湮没在了这片嘈杂里。

米茨拿着链条和她那杯酒走到屋子中间的桌子这里，横躺在上面。她身体里的那个小生命拼命想要挣脱出来。她把链条缠在两条腿上，把大腿紧紧地绑在一起，然后啪地锁上了挂锁，她问这位盖茨·福斯特：“能麻烦你把我的药拿给我吗？就是那把刀旁边的那些。”她用颤抖的手指指了指景泰蓝碟子上的那些。她躺了回去，对他说道：“我并不想在这儿生的。”

他脸色苍白，在浓黑的烟雾的衬托下几乎要发亮了，他问道：“你要分娩了吗？”

米茨把药扔进嘴里，嚼了起来，用酒把它们吞了下去。说道：“我杀了你的孩子。露辛达。”

他看着调音台上的那把刀，说道：“我做不到。”

米茨伸出手，紧紧地抓住那些话筒，把它们像老朋友那样拉近了。她手往上够，去拉悬挂着的话筒，让它们悬停在她脸上。她说道：“露辛达。你的露西在市中

心的一幢大楼里迷路了。”她说的话字字都在，又像是没有。“我找到了她。她一直想要一个姐姐。”她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刺死了她。”音量表上的指针纷纷直跳。

盖茨·福斯特，这位父亲等了这么多年来到这里，他的脸上写满了恳求，想要不一样的真相。然后他拿起了那把刀。

福斯特听到了。她说，她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她解释说，只需要刺一下，轻轻一划就能让一个人开始尖叫，但要止住叫声，却需要再刺上一百多刀。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试图弥补她把一个小女孩带回家的那个下午。

他做不到。起初做不到。他说：“你在撒谎。”他说露辛达没有死。这个叫米茨的人是他与女儿之间最后的联系。他终于来到这里，十七年来在那个强奸儿童、杀害儿童的暗黑世界里千难万险。他拿起那把刀只是为了吓唬她，但此刻那些画面击中了他。受虐儿童的清单。尖叫声和浓烟如同飓风般在他周围翻滚，直到一声尖叫开始循环，惊叫着：“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不要！救救我！”

这个叫米茨的人抬头看着他，他知道这是真的。他再没有什么要寻找的了。再没有什么值得询问的了。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罩衫，他担心刀子会把衣服划破。荒谬的念头。这只是一部电影。他告诉自己他是在拍电影。福斯特抡起了他的胳膊挥刀而下，像插一面旗。

刀子一下一下地刺进了米茨的胸膛，有节奏的刺啦声。拔出来，刺进去。拔出来的时候带着完美的抽吸声，是她以前工作时很精心地制作的那种。一种平静，一种震惊和创伤后的平静笼罩了她的身体和心灵。比酒和安必恩混合所造成的遗忘更深切。

此刻，要刺上一百刀，才能解决第一刀了，他又开始刺她。他哭了。他的脸上烟灰混着她的血和他自己的泪水，红与黑的面具。

一个小女孩站在桌子的一边，说道：“米茨，我在这儿。我来帮你回家。”

女孩悲悯地看向她的父亲，米茨对她说：“他看不见你。”她的声音抖动了一下，这个叫福斯特的人猛地拔出了刀子，站在那里准备再插进去。

这个女孩，露辛达，露西，只做了她一天的小妹妹，说道：“告诉他炖肉的事情。告诉他用一把大刀把肉的一端切下来的事情。”

刀子落下来的时候，米茨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个奇怪的口信，刀刃差一点儿就捅进了她的胸膛。

露辛达叫了出来：“告诉他，琳达外婆和我在一起。”

米茨倒抽着气说出了这个口信。

“告诉他，”露辛达喊道，“这不是他的错。”

米茨尝到了血的味道。血从她的肺里涌了上来，在她一边咳嗽一边喘息地说话时，这斑斑点点的血洒满了凑近她收音的一簇话筒。指针在音量表上跳动，但很微弱，最终恢复了平静。她不能说话了，不过她还能听见。她不再能感觉到把她的腿绑在一起的链条了。她不再看得见，不是从她自己那双眼睛看，但她能够感觉到一只小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听到露辛达的声音在说：“跟我走。我知道你迷路了。我会带你回家。”

又一个身影从烟雾中走了出来。矮胖的穿着无尾晚礼服的男人。他戴着孔雀石袖扣。他汗毛很重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天美时手表，翻领上别着一朵散发甜蜜香味的梔子花。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米茨只在相片里见过的女人。米茨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施洛，你看起来不错……”

施洛回之以微笑。“宝贝姑娘，我希望我也能这么夸你。”他招呼她站起来，和他一起走。他深情地看了一眼陪伴他的女人。一个金发女郎。他说道：“你母亲非常想见你。”

福斯特还在刺。录音里的尖叫声还在继续，但她已经死去了。她死了，然而福斯特停不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做该做的事，所以他又切又砍。他正在劈开一个紫檀木棺材。他扯开刺成碎片的、湿透的衣服，把手伸进她身体里面，在她黏糊糊、冷冰冰的器官里摸索。

他进入了她。进入并且亵渎。亵渎并且毁灭，他在她身上翻寻，就像他从那么多英里的磁带里、从那么多的网站里搜寻一样，在她身体里滑溜溜的东西里乱翻一气。他赤手空拳地抓着，指甲缝沾着血污，他的手指找到了他所希冀的东西。

电突然停了，灯都灭了。在一个只有噼啪作响、明明灭灭的橙色火苗照亮的场景里，卷盘慢慢停了下来，尖叫声也随之沉寂了下来。最后一声尖叫消逝了，福斯特从死去的女人身上举起他那滴滴答答的战利品。它在有毒的空气里呼吸了第一口，开始号啕大哭。这个孩子的尖叫声进入了这个闷热、污秽、黑暗的世界，它的声响盖过了所有那些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尖叫。

砰砰撞击前门的声音停止了。但是当孩子在他怀里大哭的时候，一个新的声音冒了出来。嗡嗡的声音。门铃意味着有人正在临街的门那里。他是死在这里，还是死在外面的人的手中，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福斯特被火映得睁不开眼睛，他抱着那个血淋淋的、瑟瑟发抖的男婴走上楼梯，摸索着打开门锁，使劲推开门。

街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身影。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只有一个女人，身旁停着一辆豪华汽车。在那些跑掉的雇用来的人和逼近的消防车之间的空当里，只有这个女人。她说道：“你有孩子了。”

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闪耀光泽的双层天然珍珠项链。

他把孩子递过去，布拉什·金特利接了过去，拥在怀里。

就好像只是通过联结起来的力量，邻里的每一只博美犬和吉娃娃犬，城里的每一只柯基犬和腊肠犬，它们齐声嗥叫，唤来了警笛声声。警笛声引来了红蓝交替的频闪光。灯光带来了第一辆消防车。它们联合在一起的声音如同魔法般召唤出了第二辆、第三辆和第四辆，但已经太迟了。火焰从“艾夫斯拟音艺术”的屋顶炸开。火焰从半开的临街的门呼啸而出。

博伊刀（Bowie knife），19世纪30年代美国边境英雄吉姆·博伊（James Bowie，1796—1836）所使用的猎刀，是一种极度强劲的野外战斗工具。

里面，燃烧的话筒从它们的架子上垂落下来。悬挂的话筒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道具室里，斧头燃烧起来了，冰镐、博伊刀^⑤和大头棍燃烧起来了。烈焰腾腾，无穷无尽的磁带为之添加了燃料。电线融化了。音量表跳动着，仿佛在监控它们自己的死亡。

在这里，这样一些最后的时刻，一个卷盘得到了转动的动力。磁带开始播放，声音从最后一个小小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一个小女孩说道：“闭上你的眼睛。听听看，猜猜看。”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轻柔的声音，轻微的啪嗒啪嗒的声响。

另一个女孩叫了出来：“雨！”

大一点的女孩说道：“现在告诉我你早餐吃了什么，露西。”

小一点的说道：“脆谷乐。炒鸡蛋。一杯牛奶。”

一扇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脚步声。一个男人的嗓音说道：“米茨，你的新朋友是谁啊？”

大一点的女孩说道：“露西，我想让你见见我爸爸。”

就在这时，最后一卷磁带开始融化，燃烧了起来。

电视里，一个年轻的女人被绑在昏暗木屋里一张精雕细琢的黄铜大床上。一伙南方联盟军士兵涌进了屋子里，其中一个士兵拿了一把切割刀。另一个士兵问道：

“你是打算告诉我们那些奴隶藏在哪儿呢，还是非要我们处决你，塔米·贝尔？”

盖茨坐在沙发上，从放在腿上的一个碗里吃着爆米花。在他身旁，布拉什抱着他们的儿子劳顿。

士兵们扑向了这个女人，她尖叫起来。至少响起了一声尖叫，显然是配音。盖茨·福斯特点击了一下，转到另外一个频道。在那儿，那位不是露辛达。她是电视界的新星梅雷迪思·马歇尔，在一部情景喜剧里演主角，讲述一对谐谑的父女经营侦探事务所。扮演她父亲的人是那位“不是罗伯”·劳伦斯。在全新一代的影视明星里，唯有这两位收视率是顶流的。

每一行对白的台词后都响起一阵背景笑声。

福斯特一边嚼着爆米花，一边问自己这世上是否有任何事物是真实的。任何事，任何人。就连爆米花的味道都不对。他转回到内战电影，说：“这片子太烂了。”

婴儿醒了，开始哭闹起来。布拉什轻声哄孩子，说道：“刚才那声尖叫很不错。”

她的丈夫没有回答。他查看他的电子邮件，举着手机，这样他的妻子就看不见了。他打开一封来自爱达荷州统计局的邮件，这不是那天第一遍读这封邮件了。甚至不下十遍了。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简而言之，州里的记录显示，劳顿·凯斯特勒从来没有在爱达荷州的任何一所学校注册过。从来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孩子的出生证明。从来没有一个男孩死于花生过敏，死在狮子威胁下的寒冷山巅，紧紧地握着未来电影明星的手。

爱达荷州甚至连他妈的桦木山都没有。

布拉什·金特利，不管她是谁，她都是瞎编的。把他当一条鱼一样耍，然后把他钓了上来。要么这个故事是训练罗伯的人教给她的，那个演出了假的互助小组并且在他们举办的假葬礼上要弄了福斯特的同一伙人。无论是什么深暗势力组织，是他们把虐待儿童的图像传送给了他。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激起了他的怒火。

当他深陷于绝望中时，那个组织给他发送了露辛达尖叫的视频。

福斯特往嘴里猛塞爆米花，在沙发垫上擦他油腻的手指。他的怒火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需要提醒。

为此，他翻遍了他的恶魔图库。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现在，是他可以挑选了。他从暗网上选定的人，他们会像比萨一样被送到他手上，任他随心所欲地处置。就像肉被放血、被切割、被焚烧。

它会痊愈的。

的确，他的方法并不完美。错误是难免的。但即使无辜的死者也不会白白受难。就是这样。福斯特可以进行审讯，发泄他的愤懑。并且，如果没有意外，电影业必将有所起色。

福斯特看着他美丽的妻子——管她是谁。他看着他们的孩子——陌生人的后代。有一天，这个男孩，他自己的儿子，将会追随他的脚步。

盖茨·福斯特永远不会被喊停，因为他为那些喊停的人工作。同样，他也永远不会给逮到。

他的未来看起来很简单。简单又光明。光明又无穷无尽。

译后记 边缘人、好莱坞和隐藏之物

把双层苏打饼干粘在西瓜上，用棒球棍一砸，就成了完美的头骨摔折的声音；或者把胶合板条浸在水里，溶化掉胶水，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喀喇折成两半，就能录制股骨折断的声音了；而演员在雪地里，每走上一步，就有人捣碎一袋燕麦片……帕拉尼克就这样在小说《声音的发明》中营造了一个迷人的质地绵密的专业世界，好莱坞的拟音大师，隐在幕后的演员，超越表演的表演。然而，就在你误以为你要走进一座声音模拟的宫殿，一个神秘的洞穴，话筒如同钟乳石般密密簇簇地从昏暗的天花板垂下，也和钟乳石一样，从地板上高高低低一组组地竖立起来。还有铝带话筒、枪式话筒、罐式话筒，各种五花八门的……你以为你就要走进一部《达·芬奇密码》一般有着奇异图景的知识悬疑小说时，一些典型的帕拉尼克的小细节却在不断地提醒你——凡是巨大的可见，所有表面的辉煌，都不是帕拉尼克要描述的。他笔下只有惶惶不安的小人物。

米茨·艾夫斯，艾夫斯拟音艺术独一无二的拟音大师，离高中毕业还有两年，就以十万美元售出了她人生第一个成功的配音作品。她成功推销这一艺术作品的场景极富戏剧性，是一场穿着打褶格子粗花呢校服裙、母亲的高跟鞋的高中女生和大腹便便、色眼眯眯的制片男性的对峙，随着播放键传出的声音，权力颠倒了，是女性从担惊受怕向令人惊怕的转变。米茨把她的工作称为“政治”，收集尖叫声等于政治行动，等于最后一波女性主义，它相当于终极的权力。把基本的人性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权力终究也是一种商品。米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性人格障碍。最终，她开始渴望找到一个男人，一个有力量的人，足以毁灭她。

要在故事快结尾的时候，读者才会知晓，盖茨·福斯特戴一副巴迪·霍利式的眼镜，梳乖乖男孩一样的发型，样貌甚至颇为英俊。故事开始时，他容貌模糊不清，只是一个爸爸模样的人，只是一个公司里的销售员，成天面对着满是产品型号和交货日期的电脑屏幕。然而这都不是他。他是一个在十七年前就失去女儿的人，一个因此而没日没夜地在暗网上冲浪的人，搜集犯罪分子的图库，冀望能亲手惩罚拐走他女儿的罪人。他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被击垮的边缘人，需要参加互助小组来修补情感上的缺陷，与其他组员不同的是，虽然都是失去了挚爱的儿女，唯有他是仿佛从未得到救赎和解脱。他最终听从了互助小组的建议，打算举办一场棺材空空如也的假葬礼，告别女儿，也告别过去。未曾想到的是，这场互助小组的葬礼却像是被某种骇人的不明势力所操纵的。福斯特迫不得已走上被通缉的逃亡之路。福斯特从未原谅自己，或许这是未知力量仍然存在的理由。

在《声音的发明》里，故事的行进速度相当迅疾，也时不时地会出现有关好莱坞的片段。在帕拉尼克干脆利落、用词简洁的笔下，这些场景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真

实，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信的，然而综合起来又是寓言式的，仿佛是为了解构这座电影的神殿而存在。在迷人的奥斯卡颁奖夜，整个浮华之城的人都出现了。所有的明星都盛装出席，穿着借来的设计师服装和珠宝，却只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观看电影是安全的。有望获得奥斯卡奖的明星手持《圣经》出席，就像是走向断头台的死刑犯。这样一种巨大的不可思议，帕拉尼克却是理直气壮地写来，不悛怪异。或许，帝国影院的坍塌，杜比剧院的陷落，正是因为好莱坞光鲜的背后就是深渊吧。

《书单》（*Booklist*）在对《声音的发明》给出赞美之辞时，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继2020年出版《帕拉尼克谈写作》（*Consider This*）之后，他（以《声音的发明》）宣布重新回归小说，这必定会使他狂热的读者为之战栗。”这确实解答了我在翻译时的疑惑。我偶尔会猜测，究竟是《帕拉尼克谈写作》这本书出版在前，还是《声音的发明》出版之前。无论如何，在对两本书的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响应。如果说《帕拉尼克谈写作》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经验的总结，那么《声音的发明》就像是其写作课的实践产物，并且因为经过了理论上的系统思考，其技巧越发地纯熟了。在《声音的发明》里，仿佛每一个人物、道具、情节，都是帕拉尼克曾言及的“隐藏之物”，它们出现就是为了让读者立刻忘记，然后又在必定会在故事的后续发展中有一个意外又奇妙的响应，让人为之恍然。处处是谜面，又时时有解答，米茨·艾夫斯和盖茨·福斯特，两个不相干的人，通过曲折的双线叙述，随时随刻丝滑相遇，让读者惊讶构思之巧夺天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声音的发明》会是写作者用来学习写作的绝佳读物，可以拆解像帕拉尼克这样一个作家在埋伏线索、调动情节上是如何运筹帷幄的。

《声音的发明》立体地描写了电影工业的配音技艺，既纵向地追溯了录音的历史，也具体地深入了拟音这一行当的方方面面。小说的好看，还远不止于这些丰富的知识性情节，更在于一种生动的文学笔法——用无声的文字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可怖的声音。帕拉尼克通过角色的反应和情节的演进，让听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可感，书中的尖叫声更是让读者觉得恐怖而战栗。

也因此，《声音的发明》涉及了较多的影视录音的知识。在翻译的过程中，非常感谢我的同学配音导演、配音演员武向彤，以及她的好友上海荧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吴文隽和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黄巍给予的大量而耐心的帮助。就本书的影音翻译参考而言，他们简直堪称天团。他们精到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的态度，屡屡让我慨叹。在讨论中，我们有时候为了确认某些专业词汇的准确所指，甚至要猜测、定位所采用录制技艺的年代，尽管如此，仍难免会有翻译上的错漏，这必定是由于译者的理解尚不够深透所致。此外，还要感谢我在美国生活的同学仇每洁，帮助我啃下了不少语言上的难解之处。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论及《声音的发明》时说：“这部关于好莱坞的想象之作，从头到尾只刻画了何为伤害，而结局更是让人感到糟糕透顶。”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是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故事，你终究不知道所有操纵这些可怜人的背后力量在哪里，他们是谁，还会做出什么样的骇人听闻的事情。然而，帕拉尼克在作品中对这些边缘人又是不乏同情的，有一些温情的时刻散落在书中，如同米茨十二岁的那一年：“如果她睡不着，她的父亲……会在她周围构建一个新世界。坐在调音台那里，他会创造出风的声音。他会加上壁炉里木头的噼啪声。老式钟响亮的滴答声。镶嵌玻璃窗松脱的一块玻璃的咔嗒声。她的父亲会在她身边建造一座城堡，把她安置在最高的塔楼上。他只用声音就做到了这一切，让她置身于一张有着华盖的、垂着刺绣天鹅绒的床上，她会睡去。”